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 INSTITUTE IN PUBLISHING

NAN HUA UNIVERSITY

台灣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the Book Review

In Taiwan's Newspapers

指導教授：齊力 博士

ADVISOR : Dr. CHI, LI

研究生：黃婉玉

GRADUATE STUDENT : HUANG, WAN-YU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南 華 大 學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出版學研究所

台 灣 報 紙 書 評 的 產 製 過 程

研 究 生：黃 婉 玉

經 考 試 合 格 特 此 證 明

口 試 委 員：齊 力
邱 炳 欣
應 浩

指 導 教 授：齊 力

所 長：應 浩

口 試 日 期：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南華大學管理研究所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論文題目：台灣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

研究生：黃婉玉

指導教授：齊力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在台灣，書評雖然多元化的依附在不同的傳播媒體上發展，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唯有報紙的書評有較獨立且專門的發展，但是它卻總是給人冷僻及小眾的印象，書評本身雖擔負著閱讀指南與購買促銷的雙重角色，但是在台灣的發展似乎越來越朝向菁英化、學術化的風格，原本應該是親近且指引讀者的媒介，卻發展得離大眾越來越遠，因此引發本研究的動機，欲探究台灣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究竟是如何，以致於呈現今日的模樣。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為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及聯合報三報的書評主編、選書者和書評者，研究結果用二度建構的方式，也就是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詮釋及書寫，旨在盡所能清晰的呈現目前台灣三報書評產製的過程。

對於整個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本研究結果分成選書、選擇書評者、書評者書寫、編輯與刊登四個部份分析討論，發現三報所選的書多是所謂的讀書人、文化人所認定的好書，這樣認定下所選的書，勢必有些閱讀的深度；至於三報所選的書評者絕大部份都是學者身份，因為對書評的認知、心中設定的目標讀者的不同，加上不同類別的書籍的書寫著重點也有差異，因而造成書評者多樣的且深淺不一的書評書寫方式，不過絕大部份的書評仍是太過刻板嚴肅，同時它也被認為是有閱讀門檻的文體。三報書評的呈現，因為主編採取客觀公正的立場，然後仍擔負著文化教育的意識形態，加上過度依賴學者的專業背景，雖然建立起其權威性與公信力的形象，卻發展成今日書評較為嚴肅的模式，其實並不貼近一般的普羅大眾。

關鍵字：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書評、書評主編、書評者、選書、聯合報

Title of Thesis : A Stud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the Book Review

In Taiwan's Newspapers

Name of Institute : Graduate Institute in Publishing, Nan Hua University

Graduate date : June 2003

Degree Conferred : M.B.A.

Name of student : Huang, Wan-Yu

Advisor : Dr. Chi, Li

Abstra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ok reviews are byproducts of various forms of media in Taiwan, those in the newspapers can somewhat stand-alone. However, people are given the impression that book reviews are always dull and dry — although they serve as a guide for reading and a stimulant of book purchases, nowadays they are tinted with professionalism and academicism in Taiwan. What is supposed to be the friendly media of books and general readers then becomes aloof. My motive to do th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of the book reviews in Taiwan's newspapers is to find out how the book reviews become the way they are made today.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Interviewees include the editors in chief of book reviews, book selectors, and reviewers from Central Daily News, China Times, and United Daily News. To give a crystal idea of the way these three newspapers publish book reviews, I conduct the research with reconstruction, namely, to interpret and present from a researcher's viewpoints.

This research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selecting books, choosing reviewers, reviewers' writing style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 find that books the three newspapers choose are mostly acknowledged by intellectuals and scholars, which means, to some extent, the books are difficult to read. As for the reviewers' chosen, most of them are scholars. With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owards what book reviews, target readers, and emphases on the topic of the books, the reviewers offer a variety of ways in which book reviews are written. However, many book reviews appear to be mechanical and rigid; they are even considered a literary form that sets up a bar in reading. Objective and neutral as the editors in chief of the three newspapers try to be, they bear in mind the ideology that comes with their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addition, they rely too much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scholars (reviewers). Consequently, even with the authoritativeness and fairness in selecting books, they make those rigid book reviews unreachable for the general readers.

Key words: Central Daily News; China Times; book review; editor in chief of book review ; reviewer; selecting books; United Daily News

目 錄

中文摘要	i
英文摘要	ii
目錄	iii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	4
第三節 研究目的	6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書評	7
第二節 書評內部內涵(書評寫作)	15
第三節 書評外部關係	21
第四節 台灣書評發展概況	26
第五節 國外報紙書評媒體的運作	3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41
第二節 訪談大綱與訪談對象	44
第三節 效度的問題	47
第四章 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	
第一節 選書	50
第二節 選擇書評者	78
第三節 書評者書寫	85
第四節 編輯與刊登	10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23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28
第三節 研究限制	132
參考文獻	133

附錄一	國內有關書評的學術論文	145
附錄二	受訪者歷年的報紙書評書目	146
附錄三	訪談逐字稿(第四章附錄)	15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紀的頭兩年，台灣經濟動盪，失業人口攀升，出版業退書率超過 5 成(施沛琳，2002；曾金月，2003)，在此不景氣的情況下出現了「69 元書店」的回頭書低價風，還成了金石堂《出版情報》2002 年年度十大出版新聞之一(蔡若苓，2003，頁 33)。台灣出版業每年的新書出得越來越多，但是每本書的「嚐鮮期」也越來越短、價值越來越稀薄，行銷的媒體或方式雖然越來越多，但是茫茫的書海，能被關注的又有多少？在這個什麼都速食的、資訊爆炸的、日新月異的、喜新厭舊的、每年新書書種突破三萬本¹的年代，沒有行銷、沒有華麗的裝扮，還有沒有辦法只靠紮實的內容吸引大眾的眼光？

提起書評和暢銷排行榜的機制，一般人總反射性的將它們分別貼上菁英/通俗的標籤，書評給人的感覺似乎總是帶著一絲高不可攀的意味。書評依附不同的媒體發展，無論報紙、期刊、雜誌、電視、廣播或是網路都可見它的蹤跡，卻總是不脫小眾或冷僻的型態，而台灣書評媒體的發展，看起來似乎非常多元，實際上，除了近幾年報紙書評版有意朝往獨立及專門的走向，期刊或雜誌的書評專欄仍然多屬附屬的性質，書介的性質過高或是仍和文學批評共生著，即使當中有所作為的期刊或雜誌，最後仍不免遭受停刊的命運。

電視的書評節目則汰換率過高，內容不易深入，而且多在冷僻時段播出。趙莒玲(1994，頁 34)引用張大春的話指出：「過去讀書人和

¹過去台灣年度出版的書種都是藉由問卷調查，然後經由統計推算而來，民國 89 年因調查母體的改變和回收率的問題，造成推估的出版種數為 24,385 種，比實際登錄 ISBN 的書目筆數 38,601 來得少，雖然 ISBN 的登記數也不完全等同於實際出版種數，但仍是目前較為可參酌的數據。國家圖書館根據申請 ISBN 統計的書目資料，民國 86 年至 89 年都超過三萬筆，而民國 90 年 ISBN 累積筆數達 40,115 筆，民國 91 年的數據也已累計至 35,025 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頁 8-9、131；王榮文，2003，頁 96)

電視人各司其職，互不相干，使得書評節目訪談的過程只能就基本和浮泛問題，無法將讀書塑造成一專業領域，更遑論權威可言。」楊孝榮教授(1994，頁 22)認為：「報紙媒介已逐漸發揮介紹圖書出版和書香社會活動的功能。但是，直接進入民眾生活的電視媒體對於此項活動，卻並未發揮應有的功能。」亮軒(1994，頁 26)則以為，媒體的廣泛影響力，雖能鼓勵整個社會讀讀書風氣，但是，「電視的優點固然有些是書本難以取代的，書本的特色電視又何嘗可以完全發揮？一個介紹讀書的節目做得再好，也只是『看』的，而非可『讀』的。甚至我們可以說，它也未必等於一篇書評。」

至於目前國內各廣播電台以介紹書籍為主的廣播節目，還是停留在書訊類，並不是專門的書評，第一類可稱之為典型的書訊節目，內容綜合了好書、新書推薦，作家、編譯者的訪談，文學作品賞析、聽眾讀書心得交流等；第二類節目則是將文字有聲化，或許可稱之為「有聲書」，(管秋惠，1992，頁 58)實際上也還不是發展成熟的書評媒體。

相較而言，報紙的書評還是比較被大眾熟知的，吳燕惠(1999，頁 14)指出：「除了中時開卷及聯合讀書人版之外，其他的書評刊物所佔比例少，影響程度有限。而兩大報書評的意義主要在導讀和出版趨勢觀察，當然也具有部分文化意義。」雖然她也指出這兩報仍然存在選題冷僻、篇幅過短、菁英導向的質疑聲音，但是畢竟目前台灣報紙不僅有專門的書評版面，加上報紙每週出刊，具有時效性；發行量遠較期刊或雜誌大，影響力更深遠的兩項優勢(陶鎧，1991，頁 38-39；賴青萍，1992，頁 53；蘇精，2001，頁 9)，所以本研究將目標鎖定在報紙。雖然先前有民生報《讀書周刊》、自立早報《讀書生活》及自由時報斷續有書評相關的專欄，但是它們卻沒有持續的發展或固定

的版面，所以本研究只針對有獨立書評版的三報：中央日報《出版&閱讀》、中國時報《開卷》、聯合報《讀書人》，將它們做為本研究的對象，因為這三報的書評版都有幾年穩定的發展，無論中間是不是做過或大或小的變動，至少都呈現一定的規模和影響。

仔細檢視「書評」這個概念，它其實是一個無生命的「物」暫時歸類為一種體裁或文類。如果它能夠被如此被歸類的話，但是「創造」它的，卻是人，凡事一旦牽涉至人，就少不了人的七情六慾波動，而牽涉其中的當事者，不只是被評的這本書的作者(被批評了不服氣)、評這本書的書評者(如果覺得不好，該不該寫真話?)，更有甚者，連出版這本書的出版商(可以趁機抓住宣傳機會)、刊登這篇書評的媒體編輯們(壞評該不該登?)，個個都不能倖免這場「戰役」，之中牽涉的利益、觀點、學術涵養、交情、媒體政策或是社會文化……在在都形成這場「戰役」無法單純的原因。

綜觀台灣和大陸對書評發展脈絡的描繪，總是一再提起，因其文化形成和社會風氣使然，書評者常會因為交情而盡吹捧之能事，或是因為擔心得罪人而無法寫出負面的書評，因而流於泛泛之談，書評常給人流於書摘之感。別於美國資本主義商業化的走向，大陸書評的發展幾乎完全仰賴於官方的政策，他們將書評當作是精神文明建設的指標，是提高國民文化水準的一項利器，所以難免處處殘留引導教化的痕跡和黨的政治意向，更多的是在實際運作過程中，中國人文化裡揮之不去的沉重人情包袱。台灣的書評發展雖朝向西方取經，意識型態上卻仍擺脫不了和大陸相同的包袱，一方面帶有商業行銷意味，扮演著替出版市場/出版商報導和宣傳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負擔著深重的文化使命感，仍肩負著教育、引導閱讀風氣的沉重擔子。

一直以來，台灣的書評頂多只能算是書訊性質，批評不多(早期

因為言論箝制或人情壓力的關係，也無法暢所欲言的批評)，多為書目的建立；後來書評的發展大多也依附著書介、讀後感的特質共生著；近幾年來幾個比較具有權威性的書評媒體，反而朝往「學術化」、「專業化」的走向，別於其他強勁的行銷方式，只靠文字魅力的書評，究竟帶有多少的功能？尤其是走向「菁英」式的書評，它裡頭究竟涵蓋著什麼樣的概念發展而成？而發展了幾十年的書評，從以前就不停疾呼建立書評制度、推廣閱讀的美好目標，究竟發展到什麼樣的程度？書評，它本身擔負著雙重角色與功能——讀者購買與閱讀新書的指南，以及出版者宣傳與促銷的工具，實際上，在台灣它又是如何被運作的呢？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記憶中，我跟所謂的「課外書」結緣的時間有點晚，那是國小時代的中期，感謝當時學校推行的「班級圖書室」的活動，不過那時候的書籍多是大部頭的童話故事，還不能完全算我所謂的「課外書」；不過我記得很深刻，國小畢業的那個暑假，我用零用錢買了第一本自己擁有的「課外書」——琦君的《煙愁》，那還是一個解嚴不久的年代，生長於簡單純樸的鄉村裡，我的知識來源除了學校的老師，就是鎮上那間小小的圖書館，現在覺得它簡直是簡陋不堪——講了好幾年的圖書館自動化仍未落實，但是卻是當時我的無窮寶藏。自此，那片繽紛美麗的世界開始讓我不可自拔。那是 1990 年代的初期，如今轉眼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了。

愛書的人應該都有某種程度的嗜書焦慮症，我想。我也一直認為，閱讀是一趟孤獨卻又怡然自得的旅程；也是一場私密的儀式，沒有人能夠參與，沒有人。所以能夠對話的只有文本和自己的心靈。至於

能夠分享旁人的，唯有在閱讀之後心中充斥著跳動的、不能抑止的興奮與充實感再也無法抑止時，吐露出的欣喜之言才能散發出閱讀者的感動，但那也不過稍稍能表達出萬分之一。但是，如果能夠知道另外一個人也竟然跟我有相同心情，那會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除此之外，我又非常渴望能夠知道茫茫書海中，有沒有什麼是我遺漏的，有沒有什麼樣的管道，可以完成我的心願？除了暢銷書排行榜、除了商業廣告、除了口耳相傳，書評多少也帶著行銷的商業成分存在，只是它的作用有多少？目前台灣有關書評的媒體很多，網路上也不乏這樣的專欄存在，可是我持續閱讀著那些名為書評的文字，不知道為什麼，我總覺得它們距離我好遠。有的時候太過艱澀，有的時候太過死板，有時候你直覺那只是場面話……為什麼要找一篇吸引人的書評那麼難？上了研究所，無意間讀了《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這本書，才知道竟然還有所謂的「書評學」的存在！後來發現中共對書評的推廣和理論的建立真是孜孜矻矻、不遺餘力²，台灣除了未發展出書評相關理論之外，書評產製過程中人的因素，本質上和大陸存在著大同小異的批評與難題，除此之外，他們書評發展的目的、意向則非常鮮明，於是不由得讓人猜想，台灣的書評媒體之所以存在，究竟為了什麼呢？如果書評仍有行銷的成份存在，為什麼跟讀者的距離那麼遠？他們的目標讀者究竟是誰？目前台灣的書評產製過程究竟是如何？跟目前現有的文獻所描繪的圖像是一致的嗎？它目前發展的狀態，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是唯一的方式嗎？

² 1985年6月，中共中宣部出版局在濟南召開第一次「全國圖書評論工作會議」，交流有關書評工作的方針和任務；1986年4月22日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圖書評論工作座談會；1990年6月由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在昆明召開全國首屆書評理論研討會；1994年7月，江西教育出版社也與《江西日報》《讀書》版合作，在南昌舉辦書評研討會，在會中探討有關書評的職能任務、書評工作發展態勢、報刊宣傳如何與書評活動結合等問題進行研討。（林俊平，2000f，頁6-9）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仔細閱讀目前台灣關於書評的學術論文，會發現大多使用內容分析法³，解構目前較具有代表性的書評媒體的內容組成，也就是針對結果做分析討論；本研究欲從相反的角度，也就是從整個書評活動過程中，主導的相關的人與事探索起，詳究何以呈現今日報紙書評的狀態。因為未有直接相關的文獻和理論，本研究只能先從探索性的目的開始，但仍企圖有多一點描述性的發現，也就是針對那些相關的參與者——書評主編、選書者和書評者——將他們做為本研究探索的對象，因為研究者認為整個書評產製過程畢竟皆由人主導，這些相關人員的態度、想法、做法及書寫，研究者認為對書評活動的構成存在著很重要的關鍵作用。

所以本研究希望運用目前已有的書評相關理論和文獻，藉由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描述和分析目前台灣報紙書評產製的過程，研究者希望能夠盡所能的清晰的呈現這幅圖像，也就是馬曉聲(1996, 頁 104)所指出的書評研究的基本任務：「是描述和分析整個圖書評論活動，是告訴人們這項活動的每一個環節都是怎樣的，是總結、歸納書評已經取得的成果。換言之，就是通過我們的研究，可以使人們知道，書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是幹什麼的，怎樣去寫書評，都寫什麼，書評作者要做什麼工作等。」這就是本研究的目的。

³ 見附錄一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所以另闢一章文獻探討的意義在於，希望在進行本研究之前，先對研究主題內容相關的理論、文獻和目前書評發展概況加以了解與分析，並希冀在文獻中找到適當的論述，形成本研究的分析架構。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先對書評這個概念做個釐清；第二節欲針對書評內部書寫內涵做相關文獻探討；第三節探討書評活動相關人員，其內涵與職責為何；第四節欲梗概呈現台灣書評媒體自七〇年代迄今的發展；第五節則是描述外國報紙書評發展，且以美國的情況為主。

第一節 書評

什麼是書評？書評的定義眾說紛紜，並沒有一個一統的標準，本節便針對定義、書評和文學批評的關係、書評的角色三部份做討論：

(一) 定義：

中國大百科全書(1993，頁 328)裡頭，對於圖書評論(book reviews)這麼解釋：「對圖書的內容(與形式)進行評論並就圖書對讀者的意義進行研究的一種社會評論活動，簡稱書評。它是宣傳圖書、引導讀者閱讀，提高圖書質量，以及進行學術研究和討論的重要手段。圖書評論比圖書介紹的內容更深刻，傾向性更鮮明，在介紹圖書內容和特性的基礎上作深入的分析 and 評價。具有公開性、廣泛性和新聞性的特點，在現代社會的報刊上，書評是經常出現的一種文體章體裁形式。」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大辭典(1995，頁 1228)，對於書評(Book reviews)如此解釋：「一篇好的書評，應將該書作者之意圖與目的交待清楚，該將書所要表現之觀念傳達給讀者，並且對於該書之評斷，

應予讀者一明確印象。一篇完整之書評應包括(1)介紹部份，(2)評論部份。介紹部份應標明正確之書目資料，如書名、作者、出版社、出版年等。並且應敘述全書之大要、主旨與涵蓋範圍。評論方面則應持客觀、公正之論點批評該書之優缺點。」

Walford(1986, p5)引用 King¹的說法，認為書評的目的包含解釋和評論，不僅要為讀者指出書中的普遍概念，更要予以評價。內容介紹跟評論大抵可以粗略的涵概目前書評定義的內涵，只不過是孰重孰輕的問題，譬如從美國圖書館界的角度，他們對書評要求傾向實用性，因為字數也少，不希望有太多介紹，而希望多一點書評者個人的認知與建議(Francine Fialkoff, 1992, p74)。而大陸學者的書評定義中，都會涉及政治意識型態，認為要包含黨的思想指導成份(伍杰 1991, 頁 119、1996, 頁 161²；黃宏信, 1991, 頁 392)。

書評，一般普遍的概念是將它視為名詞，視為一種評論的文類/類型，然而如果將概念再擴大，它可被視為一種「社會評論過程」，常常這兩者的概念是被交錯使用的。本研究是使用後者的概念，將書評視為一個工作整體，要討論的，便是整個工作中相關的人和事。

孟昭晉(1994, 頁 6-7)指出，書評以「體裁」(如文章)為屬概念，是以一種靜態、微觀的事物作為觀察的角度，從「書評」的名詞定義上提出定義；若以「活動」(如社會評論活動)為屬概念，是以一種動態、宏觀的過程作為觀察的角度，從「書評」的動名詞意義上提出定義：

一、是借助大眾傳播媒介即時通報近期新出版的具體圖書，並對其價值進行簡潔的分析評議的一種文章；

¹ King, Lester S.(1968), The book review, JAMA, vol.205, p.343.

² 伍杰 書評十性 這篇文章剛開始收錄在《書評的學問》這本書評研討會的論文中，後來1996年又集結於《我的書評觀與書評》一書中。後者文字有再經過修補。

二、是以近期新出版的具體圖書為對象、報導並評議其價值與社會意義的一種文化評論活動。

本研究的定義傾向於第二種，是將書評視為一個動態的評論活動。除此之外，也存在很多和書評涵義相類似的名詞：評論(文評、文論)、圖書介紹、廣告、版本學、編纂評斷法(Redaction Criticism)、內容提要、作家評論、學術論文、文藝評論、作家論(人物論)、書訊、書介、書話、文學批評……不一而足(徐召勛，1994，頁 1-5；徐柏容，1993，頁 3-14；孟昭晉，1994，頁 1-8)；再者，書評的概念或發展現況評論等，也有很多散篇的文章加以討論(史學彬，1991，頁 110-111；伍杰，1991，頁 112-113、1996，頁 161-167、174-182；吳道弘，1991，頁 120-121；林春，1992，頁 156-158；林富松，1979，頁 185-186；范炯，1991a，頁 106-107；徐健，1992，頁 108-109；高建國，1992，頁 115-116、124-125；曹宏，1992，頁 160；陳志強，1991a，頁 103-105、1991b，頁 108-110；歸人，1973，頁 89-90)。

(二)書評和文學批評的關係：

「書評」，就字面上的意義而言，就是「書的評論」。英文名為 Book Review，或 Review，也很容易瞭解，但是要做一個鞭辟入裡又放之四海皆準的定義，可不容易。首先，就 review 和 criticism 兩個詞，不同人就有不同的理解。徐柏容(1993，頁 19)指出：「如果把書評的評不理解為評論而理解為批評，那就是說，書評只能做負面的價值判斷，只能指摘、批評，似乎作正面價值判斷，即闡明、發揚書籍之優點、美好之處，就不是書評。」所以他又說明英語中何以使用 Review 而不用 Criticism，也是因為前者包含了正面的和負面的價值判斷。

而蔡源煌(1992, 頁 109)對這兩個詞有不同理解:「...過去將 literary criticism 譯作『文學批評』,實在也有點誤導,彷彿不批、不評則無以為論。我想,堅持稱 criticism 為『批評』的人其著眼點可能在於『實用批評』 也就是說,針對特定的作品去撰寫評述。」所以他個人傾向於翻譯成「文學評論」這個名詞。可是他的這番言論似乎又將書評和「文學評論(literary criticism)」畫上等號。

就本章第四節台灣書評發展概況可以看出,台灣的書評一直依附在文人/文學雜誌/文學批評裡頭,所以談到書評,幾乎是等同於文學批評(張健, 1988, 頁 71; 龍應台, 2000, 頁 169-172),並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批評家和書評家的概念也多所重疊³,至今彼此的界線都不是非常清晰,但是如果仔細思考,兩者實在不應該混為一談,而且從文獻中整理發現,書評者如何看待書評,預設哪種讀者對象,通常就會產製/書寫成怎樣的書評。書評之所以在台灣還沒有成氣候,歸人(1973, 頁 86-87)指出可能有三個因素:一是高度的文化水準及優良的讀書風氣,大抵是在昇平安定的環境下培養出來的,不過近百年來的中國缺乏此一客觀條件;二是絕大多數作家缺乏接受批評的雅量,在人情重於藝術之下,所以嚴正的批評自然無法產生(林慶彰, 1988, 頁 73; 應鳳凰, 1988, 頁 75);三是書評制度沒有建立的問題。可是仔細觀察,台灣近二十年來書評的推廣和發展幾乎也沒多所進步,相同的批評仍在。

Silver(1979, p124)引用 Paul Heins 在 *Out on a Limb with the Critics* 這篇文章的看法,倒是有指出一些差別:「任何從文學角度所做的分類、比較、評價都可稱得是批評的一種。真正的批評,或者說嚴謹的批評,一定是以文學知識和規範作為出發點,做出評論。書

³ 這個概念蕭乾有所討論,見蕭乾(1990, 頁 10-15);同樣的文章也集結在這本書:蕭乾等著(1989, 頁 13-15)。

評家若著墨於作者如何成功傳達他的想法，那書評家便是以評論家自居了。書評寫的是書本出版的現況，評論才是用各種角度來看文學，不過，書評家多少還是會在書評中摻入自己的看法，而切入的角度是否尖銳，決定了描述性書評和評價性書評。前者是讓那些對書本身有專業/學術見解的讀者作為參考，後者則是就書的內容做分析和評論。」司徒衛(1960, 頁 1)雖然認為：「書評應該是屬於文學批評的領域的；優良的書評底本身即是文學批評重要的部分，雖然此兩者並不是全然相等的。如從範圍、質地及目的、功能等方面詳加考察，便顯然易見其間密切的關聯。」不過他所指的書評是「指評論文藝作品的那一類文章」，加上他又指出：「書評和文學批評兩者基本的區別，可說是書評僅是文學批評底原理、原則的具體應用，用以對一切文學作品做適當的解釋和判斷，在此一意義上，書評的寫作不僅須有才識，而且須有創作的技術與熱誠，是更富有藝術意味的。在另一方面看，書評不但是應用，同時也印證了文學批評的原理、原則。」(ibid, 頁 3)這番言論雖然仍不足夠，至少讓書評擺脫於文學批評附屬的一種別於其他人的先進看法，不過也可以理解的是，當時文學類書籍是主流，加上並沒有太多針對書評系統性的研究，所以難免會有模糊不清的傾向，然而目前台灣非文學類的書種，已經不是過去七〇、八〇年代可比擬，實在不該再用以前的觀念去看待書評，應該更精緻的細分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不同類別書籍書評的概念(Kenny, p84)。王梅玲(2000, 頁 3-4)則指出：「『文評』(Literary criticism)是另一種與書評相近的文字工作，經常造成混淆。文評係指『一種評鑑文學與藝術作品品質與特色的文字工作』，有人認為這也是一種創作與藝術。其較偏重對文學與藝術作品的文藝與創作的評論，與書評重在圖書作品內容介紹與評鑑價值有所不同。」

研究者基本上贊同孟昭晉(1994, 頁 7)的論點：「各個學科和藝術門類都有屬於本科本門的評論與書評。」他所指涉的書評的概念，是將書評經過類別分類，明確指出是文學類書籍的書評。他將文學書評和文學評論(文學批評)做了「評價對象」、「讀者對象」、「客觀通報因素與主觀評論因素比例側重」、「評論的全面性和局部性」的區別(ibid, 頁 7-8)。「評價對象」的部分，他認為書評有新聞性，所以評價對象限於近期內發表與出版的新作品，而文學批評則沒有限制；「讀者對象」是指書評的對象可以是大眾也可以是專家，而文學批評大抵都是針對那些同行專家所寫；「客觀通報因素與主觀評論因素比例側重」則是指，書評必須兼顧客觀報導與主觀評價，但仍側重客觀報導的部分，和文學批評的比重剛好相反；「評論的全面性和局部性」則是指，書評必須對一本書作全面的評論，不宜偏重小細節，但是文學批評卻可針對書中某個環節、人物性格或是語言風格做品評。所以可以說，文學批評是文學書評的方法之一，但並不是絕對，書評的目的終究是在評論一本書，而非炫耀書評者的才學。

不過他所謂的客觀報導和主觀評論，研究者認為還是有討論的空間。真有所謂的客觀可言？所謂的客觀和主觀並沒有絕然二分的界限，它甚至可以提升至哲學討論的層次，今日台灣書評媒體都要求書評的公正客觀性，但研究者認為那應該分兩種層次來探討：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事實判斷就應該站在相對客觀的立場上，它應該是涉及書評者態度的問題，應該就書論書；而所謂的價值判斷，研究者當然認為書評一定要有書評者的評價在裡頭，沒有評論哪裡稱得上「書評」？只要是有所依據，都是個人的觀點呈現。不過問題又回到源頭，一些主觀性的問題仍是難以避免。

(三)書評的角色：

就本研究而言，所指涉的書評，是指台灣報紙上書評版的書評專欄(新書介紹、出版消息、藝文資訊、讀書心得感想不論)。因為針對報紙的新聞性，所以本論文的書評定義採用孟昭晉(1991，頁 12)的說法：「查考中外辭典、百科全書對“書評”的定義與釋文，可知近代書評有三個基本特徵：一、它是只針對某種具體的圖書之價值進行分析、評估、解釋、介紹而形成的一種文章；二、它是針對近期出版的各種新書(包括期刊等)而寫的；三、它通常發表在雜誌上、報紙上，以致形成書評專檔和書評期刊。」孟昭晉在《書評概論》一書中，開宗明義即援引中外文獻對書評的註解，並一一提出自己的看法及論點(ibid，頁 1-5)，並總結出書評應該有三個基本特徵：評論性、通報性、新聞性(ibid，頁 5-6)。

就出版學的範疇而言，大陸學者一直不停的在發展和修正相關概念，普遍以編輯 印刷 發行三方面做為出版的主要內涵，後來陸續有學者將評論(書評)的概念也加入其中，甚至是擴展成編 印 發 讀 評這樣的內涵，以為這才構成完整的出版流程(伍杰，1997，頁 8；孟昭晉，1994，頁 50-51；徐召勛，1994，頁 6；徐柏容，1993，頁 37-40、151)。在印刷業未發達以前，書籍的抄謄不易、流廣性也不高，多為貴族獨有的專利，後來科技日益發達，加上知識的擴散，教育的普及...種種因素加乘之下，書籍的獲得越來越普遍，後來商業模式的發展，使得書籍也成為某種形式的商品，它也需要行銷和宣傳，廣告當然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是它的成本並不是一般小型出版社負擔得起的(Harvey，1979，p170)，相對而言，書評就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出版社只要負擔某個數量的樣書(review copy)⁴分送各個書

⁴ 指出版公司專門寄給書評作家，以及關有書評專欄的報社和雜誌社，通過他們撰寫書評文章，對此書進行宣傳的樣書(羅仁助，1993，頁 4；羅仁，1994)。

評媒體，即使不一定會被挑選上刊登書評，但是一旦被刊登了都會有某種程度的效果(尤其是《紐約時報書評》，被刊登好評的書通常會有一定的銷售保證；即使是被罵的書，通常也被認為是某種程度的注意)，且面子(出版社/編輯努力被肯定)裡子(書籍內容質量皆高)都顧全了，算起來其投資報酬率是很值得的。可是也因為如此，書評尤其是某些極盡吹捧之能事的內容，通常被譏為「高級廣告」，其可信度也就大大降低。難怪 Dessauer(1989, p163)會引用當時在《紐約時報書評》寫專欄的作家 Richard Kluger 的話這麼說：「我們會納悶，媒體怎麼老是把書說得一文不值。其實書是新知，不見得全是廣告或書商所包裝出來的劣質品。書傳達的是思想，如果有人願意花時間精力來吸收內容，又願意去推廣，那麼這些思想會更具意義。」其實書評一向寫好話的刻板印象，不僅僅是台灣有的現象，中外書評媒體都不免遭受這樣的批評。

台灣或大陸的書評發展，背後常背負著強大的教育宣導和知識提昇的意念，所以總是不脫一些文化使命的形象，而美國的書評發展一開始就是商業且實用的導向，而且發展得很多元且各取所需。通常美國的圖書館在書評媒體占很大的比重，因為圖書館員的購書政策都是依靠書評，相對的，圖書館員在對書評的討論上更積極以及具實用性，尤其是針對童書。羅仁助(1993, 頁 3)⁵指出：「美國的書評活動，基本上由新聞業的書評活動、圖書館的書評活動、出版業的書評活動，以及讀者和其他文化行業的書評活動組成。新聞業的書評活動，注重新聞性和及時性；圖書館的書評活動，注重指導性和實用性；學術界的書評活動，注重於理論性和探索性；而出版業的書評活動，卻

⁵ 以下兩篇文章除了姓名和標題有一些出入，內文完全一模一樣！前者是登在大陸的期刊中，後者則是刊登在台灣的新聞報，究竟是一稿兩投或是出現抄襲的情形，有待查證。

羅仁助(1993)，美國的書業與書評業，世界圖書，第 6 期，頁 3-5。

羅仁(1994)，美國的出版業與書評業，自立早報，11 版，11 月 14 日。

注重宣傳性及大眾性。」通常美國的出版商都將書評當成促銷的一環，出版商的財力和勢力常常是影響圖書是否能得到書評界青睞的首要因素。出版商還設置了「書評協調員」，他的職責是建立書評作者的名單以及書評刊物的目錄，平時要跟他們建立關係，以至於在寄送書評樣本時，能斟酌誰是重要或合宜的書評作者或刊物的主編；寄送樣本時，還要附上一張書條，提醒書評作者和刊物編輯部。在刊物發表書評後寄贈樣刊，並寫明收樣刊人的姓名和地址；還得注意是否有刊登了書評，但是沒收到樣刊的情況，以便及時向對方索取和資料登記，以掌握發表書評的情況(魏龍泉，2001，頁 274)。羅仁助(1993，頁 4)指出，也因為出版業免費提供書評樣本的習俗，一個普通書評作者每星期可收到十至十五本的書評樣本，一般日報的書評編輯每星期竟可收到數百冊。像《華盛頓郵報》這樣大型日報的編輯室，樣本書的拆包已幾乎成為一項專門工作，需要僱用一個某週工作二十小時的專職拆包工！徐召勛(1994，頁 234)也指出：「由於書評評論的圖書是學術性較強的著作，為讀者提供了選擇閱讀和選擇購書的依據，大大節約了讀者的時間，深受美國讀書界的歡迎。又由於書評與出版界緊密聯繫，及時評價新書，書評的毀譽對於一書的銷售乃至書商的經營都有深刻的影響，因而也受到美國出版界和廣告商的重視。」不過，雖然在美國出版業和書評業是分開的產業，但是由於出版業積極滲透，書評業的獨立性受到嚴重的威脅。不過相對的，書評業對出版業也產生制衡的作用，因為出版商常常也會撰寫宣傳圖書的廣告，然而有公正或客觀的書評出現時，他們多少會考慮到輿論的影響，而在下筆之時斟酌用詞。

第二節 書評內部內涵(書評寫作)

概略而言，書評的發展，應該取決於客體和主體及其相互關係的建立，所涉及的最主要有：書評本身、書寫者、傳播的媒體，以及社會背景(如果不涉及書的作者及讀者)。黃宏信(1991，頁 399)指出：「書評活動是一個複雜的認知過程，它不光涉及到原著、書評作者、傳播媒體及接受行為諸要素，還受一定社會文化氛圍的影響。它的製作和傳播總是在特定的社會整體文化氛圍中進行的。」

本研究所定義的書評，是指圖書評論活動，所以勢必要對書評活動的內涵加以闡述，孟昭晉(1994，頁 57)認為：「書評活動由四個基本要素組成：書評主體、書評對象、書評媒體、書評受眾。」書評主體指書評工作者，即「通過自己的實踐推動社會書評機制運作的人」，他認為書評工作隊伍的構成包含：書評作者；書評編輯；宣傳、新聞、出版、發行、圖書館、廣播、電視等部門與書評工作有關的行政負責人、領導者；書評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者；廣播電視書評與讀書節目主持人；書評組織活動的積極份子。徐柏容(1993，頁 152)則稱：「主體指的是具有意識和意志的人。」不過他只針對書評者做闡述，而孟昭晉的「書評對象」等同徐柏容的「客體」：「指的是被主體認識和作用對象的外在事物。」指的就是書。

(一)書評寫作的理論架構：

有書才有書評產生，但是不一定每一本書都會有書評；不同主題的書就有不同類型的書評……關於書評這個體裁/文類本身就有很多的探討，包括書評的類型/型式(伍杰，1996，頁 174-176；李興武，1991，頁 315-320；孟昭晉，1994，頁 30-36；思兼，1962，頁 9-10；洪肇隆，1981，頁 72；徐召勛，1994，頁 20-26；徐柏容，1993，頁 56-91；徐進夫編譯，1973，頁 6-9；陳三井，1979，頁 107-108；龍

應台：2000，頁 174-179)、功能/職能/價值(王建輝，1989，頁 25-29；司徒衛，1960，頁 5-7；宋秀珍，1991，頁 114-115；孟昭晉，1994，頁 23-30)、體裁(王建輝，1989，頁 193-198；林玉山，1991，頁 401-406)、風格(牛素琴，1991，頁 351-357；丕評，1991，頁 367-374；徐柏容，1993，頁 289-305)、原則(陳志強，1991c，頁 115-117)、標準(朱榮智 1979，頁 156；孟昭晉，1994，頁 87-124；徐柏容，1993，頁 116-135)……等概念都有被討論，如果全部羅列會有些繁雜，所以此部份只討論概念比較大的「書評寫作」的架構。

王建輝(1991，頁 87-99)在《書評學理論框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在第一節「什麼是書評學及書評學的可能型態」中提出三種不同的理論型態，在第一類理論型態中就提出了「書評寫作」這個概念。第三節「書評學的若干理論模型」嘗試建構三個理論模型：信息傳播模型、哲學模型、及學科模型，在學科模型中，揭示最高層次、社會層次、基礎層次、第一層次的概念，並將「書評寫作學」放於基礎層次下，內容包含：書評方法論、書評語言、書評體式論、書評作者論。但並未給予詳細的描述或定義，他認為「尚是一種先驗框架，真正合理的建構框架尚須我們在實踐中去調整充實。」

高楠(1991，頁 100-110)在《關於當代書評學的宏觀構想》中提出：「書評學由三個部分構成，書評功能學、書評傳播學、書評寫作學。」至於書評寫作學的內涵他認為也由三個部分構成：書評寫作思維論、書評文體論、書評寫作方法論。書評寫作思維論的部分，他認為書評寫作與其他文體寫作的差異在於思維過程的差異，它的思維對象是靜態存在的書，所以決定運用的主要思維方式是歸納和比較，而且都以書評作者的先在知識結構為根據，而且書評寫作思維還受書評的現實社會環境、書評傳播條件的制約；書評文體論研究書評的文體

分類依據，書評的文體類型、書評的寫作模式及接受依據；書評寫作方法論涉及實際的寫作方法、寫作技巧問題，針對書評主題(書評的角度及意向)、書評材料(材料的選擇、運用、處理的規律或原則)、書評結構、書評表達做細部描述。

馬曉聲(1996, 頁 104)認為：「一門學科的建設，主要有兩大支柱：其一是實際操作和已經取得的成果，其二是理論的反思和體系的建立。作為書評學科主要支柱之一的書評理論體系，應該是對書評事業的描述和總結，是一種反思後的成果，其主體是由關於書評的應用研究、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三個版塊構成。」而他所謂的書評研究，就是研究書評寫作方法、分析和反思書評作品、書評家專業行為以及發表書評的載體。書評寫作包含五個內容：一、評論對象的選擇；二、尋找評論的依據；三、立意與謀篇；四、書評標題；五、擇定書評的類型。

孟昭晉在《書評概論》一書第一章 書評與書評研究 第四節的書評研究 (1994, 頁 41)，對於其內容構成的部分，提出了書評理論研究、書評史研究、書評事業現狀研究、書評方法研究，而書評寫作方法則在書評方法研究中討論。他認為應該從微觀的角度去討論：「對於書評文章寫作的全過程和諸環節的具體方法進行研究。包括解析書評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結構，分析其風格、文筆。包括書評對象的選擇，書評工作中的閱讀法，描述、解釋、評價的方法，文章的寫作方法和表現方法等等。」之後獨立一章名為「書評寫作」(ibid, 180-225)，分成：議論文寫作概說、書評文章的內容結構、書評文章的形式結構、書評寫作過程要點四個小節做詳細敘述。

(二)書評寫作的內涵：

思兼(1962, 頁 11-12)引用書評家 Davrd Boroff 的說法, 認為一篇寫得令人滿意的書評, 內容應該包含: 描述該書、傳達其特質, 並予以評價; 引用《紐約時報》編輯 J. Donald Adams 的話, 指出內容應該包括: 其一, 將該書作者企圖要達到的目標交待清楚; 其次, 將該書所要表現的觀念傳達給它的可能讀者; 最後, 對於該書品質的評斷, 應給予讀者一個明確的印象。引用 T.S. Eliot 對文學批評的說法, 引申認為一篇完整的書評應包括介紹以及評論部份, 他認為在介紹部份, 不僅所評的書的書目要清楚條列、且要鳥瞰全書概略輪廓、還要說明該書性質與範圍; 評論的部份, 他特別指出「高明的書評家, 常將所評的書與其他同類書籍比較鑑衡, 並供給讀者有系統的知識與概念。」而他也主張評價時除了注意內文, 背景部份也不可忽略, 例如參考書目與附註、資料索引及其他附錄等, 據此可判別原著者治學態度; 排版與校對、紙質與裝訂、出版與價格這些細節, 也該注意。劉善繼(1991, 頁 80)也認為:「書評的內容是廣泛的, 包括圖書的內容, 裝幀設計和印刷質量, 還有版本等。不過, 我以為書評主要的任務還是評論書的內容。」

張玉法(1977, 頁 26-28)認為, 欲了解一本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書, 並評判其價值, 應從外觀與內蘊兩方面著手。外觀應注意: 一、從作者所處的環境, 了解其著作的價值; 二、從類似的著作中, 了解新書的價值; 三、除文學創作以外, 一般學術論著, 應看其是否合於論文形式。不過他認為「又任何著作, 小疵是難免的, 內容的錯誤可以指出來, 但不宜從印刷、校對等多方面多費筆墨。」

洪肇隆(1981, 頁 72)認為書評應包括: (1)向讀者說明該書的內容及主旨; (2)對該書的優劣加以評斷; (3)從該書舉出實例, 以支持評者的評斷。

范炯(1991b, 頁 122-123)指出：「書評的內質的表現方式似可做如下概括：總評全書或系列書；評書中所述、所論、某人、某事、某部份；評作者(包括風格、思想、社會背景)；由評書中所評，演出書外書，品出味外味，有評、有論、有品、有悟。」

Margo Wilson & Kay Bishop(1999: 3-13)根據 *What Makes a Good Review? Ten Experts Speak* ⁶這篇文章，篩選出書評內容應包含十點批評的標準：內容描述；界定讀者；範圍、筆調、風格、觀點；與其他作品的比較；圖文配合度；書評人意見；書籍優缺點；書籍使用法；簡潔度；文學價值的評斷。

目前討論書評寫作應包含哪些內容，各家說法都有一些差異，但是他們都認為應該包括評論與介紹的部份，只不過是比例上的問題，目前大致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書評顧名思義就是評書，而介紹不是書評的本份；二是認為書評固然離不開評論，但也應充分重視介紹在書評中的重要性，需要把評論和介紹恰當地結合起來，形成有機的聯繫(吳道弘，1991b, 頁 299)。研究者同意後者，雖然介紹不宜佔滿太多篇幅，但是若是缺乏梗概介紹，書評者所要表達的論點就少了立論的依據，不免有些突兀，而且本質上書評因為有其新聞性及通報性，評論的多是新書，所以多半得假設讀者是未看過此書的，介紹應該是附屬在評論裡頭的。

(三)書評寫作的程序：

關於書評的書寫程序上，也有不少文章討論：

Drewry(徐進夫編譯，1973, 頁 20)認為書評寫作需有十個步驟：

(1)選書；(2)閱讀；(3)筆記。心記或筆記，最好筆記；(4)分析用以

⁶ *Top of the news*, vol.35, no.2, winter 1979, pp146-152.

傳播書評的媒介；(5)以該書的主題、所取的角度或基點為目標，反覆考量其內容(後省略)；(6)將前列第三項筆記作成大綱——一種與第五項所定之主題相互融洽的架構；(7)寫作書評；(8)整理及校正原稿；(9)繕正原稿；(10)刊行或播送書評。不過這是以美國書評家為指涉對象，選書和投稿方式全掌握在書評家手中，這些部份和台灣不同。

徐召勛在《書評學概論》一書就直接闢了一章「書評寫作」(1994, 頁 128-161)，分成：書評的寫作程序、怎樣挑選圖書、書評的標題、書評的正文、書評的語言、書評的修改六個小節。在書評的寫作程序中，他提到「選書 閱讀圖書 查找並閱讀與被評書有關的資料 寫出題綱和文章的框架 動筆寫作 校正原稿和查對引文 要註明有關的出版事項 修改 謄寫」這樣的工作程序(ibid, 頁 128-131)。

孟昭晉(1994, 頁 211)則認為：「書評文章寫作的全過程包括選題 蒐集資料 進行批評性、創造性思維 確定論點 選擇論據材料 擬寫題綱 撰寫成文 修改定稿。」

朱榮智(1979, 頁 156-158)認為書評的寫作方法，首先必須注意選書(影響力的大小、價值的高低、兼顧自己的興趣) 閱讀(反覆閱讀、記筆記) 匯集整理，下筆為文(客觀的描述與主觀的批評)。

龍應台(2000, 頁 180)曾仔細描述他寫作的準備過程：「我必須在燈下正襟危坐：第一遍，憑感覺採擷印象；第二遍，用批評的眼光去分析判斷，作筆記；然後讀第三遍，重新印證、檢查已作的價值判斷。然後，我才能動筆去寫這一個字三毛錢的文章。我試圖清清楚楚的告訴你這本小說好在哪裡，為什麼好；壞在哪裡，為什麼壞。」

第三節 書評外部關係

這一節主要是探討書評工作中的關鍵對象，也就是指在書評產製過程中主導的人物，本研究將重點放在書評者和書評編輯的身上。

(一)書評者：

書評者主要是指書寫書評的作者，他們的背景來自不同領域(雖然持續有人倡導「書評家」的產生，但目前台灣還沒有這樣正式的「頭銜」或「職業」存在)，所以基本上，這個部分是探討目前書評者的背景組成，以及在專業上被要求的內涵為何。

1.書評者的背景(組成)：

孟昭晉(1994，頁 57)認為：「多數的書評作者是業餘兼及之的，他們是熟悉某門學科與出版物又愛好讀書寫作的學術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或本人就是作家、詩人、學者、編輯。有書評編輯慕名約請寫作的，也有自發寫作書評去投稿的。」

徐召勛(1994，頁 125-126)則將重心放在書評隊伍的修養與品質，所以引用中共中宣部出版局長伍杰的演講，認為這支隊伍可以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出版社的編輯，第二層次是宣傳出版文藝部門，第三層次是組織群眾性的評論。不過他還是認為專家、學者是圖書評論中的主幹力量，因為專家、學者具有廣泛、深厚的專門知識。

張玉法(1977，頁 26)指出：「書評需要立場持平的專家來寫，此處所謂專家，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對該書所涉及的論題有深切了解的人並不是說歷史學家可以給任何有關歷史的著作寫書評，政治學家可以給任何有關政治的著作寫書評。……其二是對該書所涉及的科目有廣泛認識的人，一個在創作上有成就的人，如果對文學史、文學理論沒有廣泛的認識，就無法評論別人的創作。」

徐柏容認為編輯可說是書評的基本成員，因為編輯可說是自始至終參與書稿的寫作與書籍的出版。在某些環節上，例如最初選題的確定與最後出版成書籍，編輯對書籍參與程度的深與廣，所擔負的任務與付出的辛勞，可以說是尤有甚於作者。除此之外，從更宏觀言之，編輯對同類書籍的了解，對一般書籍的了解，以及對出版界、對圖書出版情況的了解，都較諸他人更多、更方便。編輯所具備的這種種優越條件，使他們彷彿是天然的書評者(徐柏容，1993，頁 148-151)。

奚椿年(1991，頁 27)卻有不同的看法，雖然他覺得一門學科在起步的時候，是需要靠編輯或專家們帶頭，但是，「編輯可以成為編輯學家，不一定就是書評家，專家也各有自己的研究對象，不應要求他們來充當書評家的角色。」所以應該有專門的書評家，維持這門學科專門的獨立性。楊效杰(1991，頁 57-58)以一個總編輯的身份，從出版社組織的角度看待圖書宣傳工作(書評工作)，他認為在總編輯的領導下，成立一個以編輯中寫作能力較強的人員為主體，吸收其他部門人員參加的宣傳小組(或書評小組)，定期地對出版的圖書分析、歸類，組織人員撰寫書評，克服書評工作中的自發性與盲目性，使其變得有計劃、有針對性。基本上他也認為書評工作者從出版社本身來做，其經驗和理解都是比較好的，因為編輯寫書評本應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一部書稿從選題題論證到出書，編輯要通讀好幾遍，他們對圖書最熟悉、最了解、是圖書的第一讀者，最有發言權。陶鎧(1991，頁 47)認為：「目前書評的作者，一類是出版社的編輯，一類是社會上的學者和理論、文化工作者，寫書評多半是他們的副業。」張抒文(1992，頁 110)也認為編輯是書評者首選，因為他以為編輯本身就要「具備相當的文字水平，不僅會加工書稿，還應具備寫作能力。」加上他對一本書編輯流程的瞭若指掌：「從選題的確定、同

類書的比較、出版寫作意圖到反覆修改、編輯加工、裝幀設計、印刷成冊，編輯皆參與其中。」

針對書評者的概念，大部分的學者還是認為學有專精的專家是首要人選，而編輯倒是爭議較大的對象。持正面說法的學者，是認為編輯是對某本書生產過程最了解的人，由他來評論是最恰當不過的，但是這樣的危險在於「球員兼裁判」，對於自己的心血是否能真正持平的給予評論，是首要被爭議的地方。王小琪(1991，頁 344)就認為：「出版社的編輯和作者的熟人朋友同書稿的關係太密切，很難站在客觀的立場上對書做出公正的評價。從嚴格意義上講，書評應該是獨立於出版社和作者之外的社會輿論，只有獨立，才能發揮監督的功能，而編輯和作者的熟人朋友寫作書評是不利於這個功能的實現的，何況中國人又是特別地講情面呢！」就不難看出難處所在。

統整而言，目前書評者的組成，大抵可分成三種：一是社會一般的大眾；二是各學科的研究人員或是某些專門學科的批評家；三則是圖書編輯。第三種在台灣很少，大抵是媒體主編會考慮一些避諱原則。無論如何，以上三種都有其優缺點，即使所謂的專家也會受到專業畛域的局限，王建輝(1989，頁 58)就認為：「因業餘也就會因其知識結構的偏、狹、缺而必然導致書評素質的羸弱；也由於是在繁重的本職工作之餘從事書評寫作，也就大大地限制了他們閱讀大量作品從事深入研究所需要的時間。書評作者是需要時間閱讀、研究、思考。書評作者既脫離了大量閱讀的實際，就像作家脫離了生活源泉，也就使書評作者失去了大量的選擇，提供評論的材料既不多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比較，勢必造成書評眼光狹窄，就事論事，缺乏文采和份量，影響書評研究質量，從而也使書評公眾形象受到某種損傷。」這一番言論是很公允的，所以要求一個成熟的書評體系發展，書評家的培養和地

位的形成都該是當務之急。

2. 書評者的條件/內涵：

張玉法(1977, 頁 26)認為書評需要立場持平的專家來寫, 他所謂的專家, 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是對該書所涉及的論題有深切了解的人; 二是對該書所涉及的科目有廣泛認識的人。豐富的學問與素養, 當然是書評者內涵要求的第一要素, 也就是要有充實的學問、廣博的知識(吳道弘, 1991b, 頁 302)。

人格道德修養(吳道弘, 1991b, 頁 303; 張抒文, 1992, 頁 111)也是一個重點, 張孔明、騰恩昌(1991, 頁 34)認為書評要發揮導向作用, 書評家必須德識兼備。

持平的客觀態度, 也是另一項被提及的內涵, 也就是說要有持平的精神, 不容許個人的好惡、偏見作祟, 也不應允學理上的成見先入為主, 或是武斷地搬弄教條。(司徒衛, 1960, 頁 4; 龍應台, 2000, 頁 172)

朱榮智(1979, 頁 159)指出:「書評者應有的修養, 必須『才』、『學』、『識』三者俱備, 而且要有道德的勇氣。」劉善繼(1991, 頁 85)則引用劉勰《文心雕龍》提出的三個條件: 廣博的學識修養、要有正確的態度、避免主觀偏見和印象的褒貶。這兩個人的看法, 大抵可以包含書評者內涵的主要要求。

(二) 書評編輯：

書評編輯是報刊書評專欄和書評報刊及其他傳媒中承擔書評編輯工作的人員。編輯工作的崗位職責, 包括收集和 research 有關出版的資訊, 按照一定的方針制定並組織著譯者實現選題計劃, 審讀、評價、

選擇、加工整理稿件，使之適合於出版印刷，並向發行部門及社會宣傳介紹出版物。書評編輯除像一般編輯一樣承擔組稿、審稿、編輯加工、與作者讀者通信聯絡等工作內容之外，還有一些其他有特色的工作要做，如組織與參加社會性的讀書活動、圖書評獎活動、書評徵文活動、暢銷書排行榜的組織與發布工作等。(孟昭晉 1994，頁 59)

孟昭晉(1994，頁 82-86)認為書評編輯的職責(不過他也將電視書評節目主持人的相關職責也加入討論)應該包含：一、確定並貫徹特定的編輯方針，形成特色；二、選擇、確定被評圖書；三、聯繫書評作者，安排書評寫作；四、設計多種檔目、編發書評等稿件。

徐召勛(1994，頁 234-235)在講到美國書評情況時，指出書評編輯的分類及其職責：書評編輯有書評雜誌的職業編輯，也有一般報刊的書評專欄編輯。書評編輯的主要任務有三個方面：(1)挑選圖書；(2)挑選書評家；(3)書評編排。

第四節 台灣書評發展概況

(一)七〇年代

《書評書目》這本被譽為最早標榜書評的專業雜誌，創刊於民國 61 年 9 月，到現在它在書訊書評類的雜誌中還具有很重要的指標地位。因為有一群「覺得有些事硬是要有人出來打頭陣」(發刊詞，1972，頁 4)的人存在，所以有了這一本「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刊載書評，其餘的刊載書目」的雜誌產生。書評部份以論述、評介、讀書隨筆做開墾的目標，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做知性的評介外，也接受讀者寫些對書的印象和感受；至於書目部份，出版社、書店、作家、圖書分類都是他們打算進行報導的方向(陳銘礪，1987，頁 161)。創刊於民國 62 年 5 月的《出版家雜誌》，是繼《書評書目》之後，在市面發行的民

間書訊雜誌。它的內容略仿美國「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期以科學分類法報導完整之新出版品資料，並介紹出版界概況、印刷知識。半月刊形式，內容主要是介紹新書的出版消息，從第七期開始，又另闢「書香」專欄，乃是由讀者發表書評，或推介好書的園地。他們的理想是能為出版界整理一個完整的目錄，所以對象著重在書目整理(鄭明嫻，1981，頁 57-58)。另外，《愛書人雜誌》創刊於民國 64 年元月，是國內第一份報紙型的書訊刊物，在書目與書介部分引證的資料十分豐富。50 期之後由陳銘礪主編，較偏重文學性書籍、作家、文學活動報導。不過發行了八年之後，於 179 期後畫下休止符(陳清芳，1992，頁 16-18；陳銘礪，1987，頁 182-193)。至於《出版與研究》則被當時的王岫(王錫璋)(1981)以圖書館背景的身分提出肯定。

七〇年代後期，是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在文壇方面，先後也發生了「現代詩論戰」及「鄉土文學論戰」⁷，黃盈雯(2001，頁 152)指出：「值得嘉許的是，書評書目 堅守自己的立場，並不刻意介入文壇的論戰中，形成七〇年代雜誌圈裡的一股清流。」⁸這是個書評還在萌芽和探索的年代，所幸當時的文學氣氛使然，如同《書評書目》的發刊詞而言，很多文化人總是「前仆後繼」的投入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業之中。身為台灣第一本專門的書評刊物，《書評書目》的編輯當然有心亟欲建立書評理論與制度，巫維珍(2002，頁 38)指出：「...編輯策略方面，編輯希望建立書評制度，具有完善的批評體系，如陳恆嘉所言，組成主筆群，有計劃的評選書籍。從其再三強調書評寫作的

⁷ 楊照(1998，頁 11-49)的《台灣戰後五十年文學批評小史》這篇文章有詳細的論述。

⁸ 不過以楊照(1998，頁 34)的觀點：「《書評書目》上刊登的文學批評，談不上有什麼統一的觀點，和同時期的《文季》標榜社會關懷、後來的《仙人掌》從知識份子、文化前途著眼點都不相同。《書評書目》文評的特色，毋寧是在創造了一個『自己人』的氣氛，批評者與創作者在這裡平起平坐，而且不管是朋友或敵人，往往都是私交成份夾雜在批評作品裡，這種『氣氛』使得《書評書目》上的批評嚴格來說不夠專業，然而卻也因此帶有後來逐步專業化的文評中所缺乏的激動和與人情。」

原則，以及做為書評編輯的理想，《書》編輯建立書評制度的企圖是非常強烈的。」不過當時書評仍是以文學書籍為主，黃盈雯(2001，頁 44)指出：「《書評書目》的第一任主編隱地曾經表示，希望雜誌的內容可以控制為：文學類與非文學類各占一半的篇幅。依照上面的數字統計，發現文學類比非文學類多了一倍。」就巫維珍(2002，頁 40)對《書評書目》下的結論：「《書》的創刊將台灣的書評發展帶入另一個階段：以文學類書評為主，嘗試建立書評理論與批評概念，塑造『文人式』的書評氛圍，引領讀者進入書評園地，彰顯書評的「評鑑」功能，形成讀者閱讀參考的起步。」

(二)八〇年代

八〇年代初期，《書評書目》在民國 71 年 9 月 1 日出滿 100 期，停刊了。這個時期不能不提的是，民國 72 年初由高砂紡織公司投資的「金石堂文化廣場」開幕，採日本書店經營方式的作風，以電腦統計每月書籍銷售情況，列出文學類與非文學類的暢銷排行榜。這張經由電腦統計出來的數據，也打開了排行榜的風氣，歷經二十年至今，其影響力不減當年，甚至有過之而不及。這個年代的雜誌值得一提的是《文訊》，它雖屬於藝文性的刊物，但是因為刊行書評專欄已久，而且還樹立了一些做法，所以不能忽視它的地位。它在民國 72 年 7 月創刊，是由國民黨中央文工會所屬的「文藝資料服務中心」所出版的刊物，主要定位為文學與史料蒐集，創刊即有「書評書介」專欄，16 期再闢「大家來品書」專欄。比較值得注意的是，28 期開始的「書話」專欄將屬於感性的讀後感劃分出來，明確定位「書評」必須具有「評論」性質(巫維珍，2002，頁 42-43)。還有自 122 期推出新的書評單元「書品五人集」，邀請五位書評作者，各自選書，各自評論，

固定每期刊出五篇書評文章，由於五位書評人各自選擇中意評論的書，並不需要開會討論(林俊平，2000e，頁4)。同時他(ibid，頁5)也指出《文訊》「多『讀』少『評』喜『留白』」的現象。巫維珍(2002，頁46)也指出《文訊》另一項特色是：「從台灣書評的脈絡來看，《文》書評專欄已持續將近20年，記錄了文學發展的歷程，其文學資料的完整性，為讀者提供充足的資源認識文學領域，同時，具有文學專業的書評人，也帶領讀者形成文學觀點，這是《文》書評專欄的重要意義。」

《新書月刊》創刊於民國72年10月，是繼《書評書目》和《出版家雜誌》之後，最具權威的書訊雜誌。由「傳記文學」發行人劉紹唐創辦，周浩正主編。前後出版24期的《新書月刊》，一創刊即有書評專欄「密集短評」和「評鑑與欣賞」。「龍應台評小說」專欄的出現，更締造了一股書評風潮。而當這個專欄集結成書《龍應台評小說》，出奇地創下書評書躍居暢銷書之列的記錄。同時掀起龍應台旋風，所向披靡，使爾雅出版的《龍應台評小說》為國內第一本專寫書評的書(陳清芳，1992，頁18；陳銘礪，1987，頁194-198；鐘麗慧，1988，頁79；)。然而仍於民國74年9月因銷路及種種現實問題，不得不在做滿兩年24期後停刊(陳清芳，1992，頁18-19；陳銘礪，1987，頁200-201)。巫維珍(2002，頁49)指出：「《新》是台灣書評刊物中首先舉辦『年度評選』與『新書發表會』的刊物，開闢了新的編輯方向：除了書評專欄之外，書評刊物也用其它方式表示自己選書的方式與標準，表示書評刊物如何看待書市，所選書種也回過頭標明書評刊物的性格。」她更下結論表示：「《新》開啟了書評雜誌的另一面向：提供資訊，書評雜誌不只是評論新近出版的書籍，它還需提供出版界訊息，供讀者參考：讀者依賴書評選書，也需新聞揭示當代出版脈動，

這也是書評雜誌做為閱讀指南的意義。」(ibid, 頁 51)

這個年代初期的報紙亦刊載一般圖書的出版消息，如中央日報的「書香社會」專欄；中華日報每週一第九版的「出版界」專欄，介紹新出版圖書，以及專書的書評；自立晚報每週一第九版的「出版訊息」，關於各出版社新出版圖書的推介、每月 6 日第十版有出版月報專刊，其中的「迷你書街」一欄報導新書消息，另外該報不定期刊行「自立晚報書訊」，也有新書消息及評介；大華晚報每週日第十一版「讀書人」專刊，有書評可供參考。長久以來，大部分報紙在周末或周日，闢有「出版與讀書」、「文化與出版」等半版的專業篇幅。國語日報早自民國 72 年 2 月，在家庭版每週二固定「好書引介」專欄，由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館員唐潤鈿執筆，也在 76 年叫停。民生報文化新聞版則自 77 年元月開闢「民生書評」專欄，陸陸續續刊登，直至 6 月固定每週一見報(薛理桂，1985，頁 12；鐘麗慧，1988，頁 80)。報禁解除報紙增張後，聯合報曾於每週四闢有《讀書》專版，半版形式，由小說家蘇偉貞主編，設有固定書評專欄，內容包含圖書新聞報導、書籍評介，也特別著重國際文學界的報導。書評專欄為「新書快評」，一次約介紹一至兩本新書，五百字評論，亦有「新書短評」、「新書快報」等書介專欄。從 77 年 1 月 2 日至 5 月 10 日，但是最後還是無疾而終(巫維珍，2002，頁 70；鐘麗慧，1988，頁 80)。不過從民國 77 年 10 月到 82 年 7 月，聯副每月底刊登一次「質的排行榜」，每月由十位書評委員投票選出十本好書，短評推介。

在八〇年代的末期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時報於民國 77 年 4 月 24 日創刊了《開卷》版，一個版面，每個星期出刊一次，由當時的文化組和副刊組聯合製作。同年 7 月 25 日，推出「一部作品兩岸評」專欄，每月一次，分由台灣、大陸兩地評論家評介一部作品；78 年 6

月 26 日，邁向彩色時期，推出具批評觀點的書評專欄「第三隻眼」；7 月 17 日，製作「每月書評主題」專欄；79 年 1 月 8 日，推出新專欄「名家推薦新書」，每月由二位作家或學者負責篩選最新出版的文學與非文學出版品，每週撰文介紹及導讀；80 年 1 月 11 日，推出「一周好書金榜」書評專欄，並組成「開卷書評小組」，由七位各領域專擅之作家學者組成，每週聚集看書討論，挑選值得推薦的好書(李金蓮，1998)。林俊平(1999，頁 45)指出：「『開卷書評小組』是《開卷》奠定書評運作的開始。」而 78 年開始舉辦的「年度十大好書」評選，也在日後奠定了它的地位，隔年又增列「年度最佳童書」評選。

這個年代的書評藉由更多媒體，以更多的形式出現，各個場域也發展了奠定不可動搖的指標地位的刊物/版面。民國 78 年成立的誠品書店，於 80 年 12 月發行了《誠品閱讀》雙月刊，林景淵(2001)指出：「《誠品閱讀》創刊時普遍被看好，也應該是一種期待。……也許是創刊之初過度『審慎』、『嚴謹』，終於走入曲高和寡的不歸路。」所以於民國 84 年 12 月停刊，共 25 期。不過等到 89 年 7 月的時候，又重新發行了《好讀》，內容包含了重量書評、主題專欄、書市觀察、童書專欄等，屬於綜合性書評刊物。

(三)九〇年代

民國 81 年 4 月 16 日聯合報的《讀書人》創刊，5 月 7 日才開闢「每週新書金榜」專欄，每週評論一至兩本書，但不像中時的《開卷》成立一個書評小組來選書；83 年 4 月 10 改版，「三二九書坊」評鑑青少年書籍、「大眾讀物書架」則關照通俗讀物。而《讀書人》不遺餘力的則是，積極推動各種閱讀活動以及讀書會活動(巫維珍，2002，頁 76-77)。

中央日報的書評版面《讀書出版》則於 81 年 8 月 5 日創刊。不過巫維珍(2002, 頁 83)指出：「至 1997 年 4 月 9 日改版為《生活閱讀》，才開始書評專欄『一本書兩人看』、『專業書評』。」它的書評專欄《精選書評》，林俊平(2000d, 頁 3)指出它雖不像兩大報以「好書」為名，「可供評議的選書空間增大，不過精選書評所選的書仍以好書為主。」主要以專業學者擔任撰稿人，篇幅字數約一千五至兩千字，普遍為《開卷》的兩倍。

民國 81 年 12 月，台中省立圖書館(今更名為國立台中圖書館)受台灣省政府教育廳委託編印創刊發行了《書評》，擁有相似背景的《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是由國家圖書館所編印，不過它遲至民國 88 年 1 月才創刊。前者接受大量讀者的投稿，所以內容異於其他多由專業學者或評論家撰寫的刊物，呈現較大眾化的走向。黃盛雄(1993, 頁 6)指出：「文字也許不如專業評論家那樣漂亮，內容卻都讓讀者覺得很受用。」後者內容以新書介紹與新書書目為主，書評專欄多由學者撰筆。因為兩者皆以圖書館資源為後盾，多少是以圖書館採購新書的參考，而以圖書館員為最大宗讀者，尤其以《全》最為明顯，所以詳列了條列性的書目，此外就是提供讀者或出版業最新出版訊息功能。

關於電視製播書評節目，趙莒玲(1994, 頁 34)指出：「民國 79 年至 80 年間，公共電視台曾經推出讀書節目『當代書房』，可惜只播出一季，便無疾而終；隔一年，又有『書香書訊』節目，終逃不過廣告和未獲觀眾青睞的命運而隱沒。沉寂一段日子，82 年，作家張大春大膽的嘗試主持的『談笑書聲』，反映熱烈，證明了書評電視節目有潛在的市場，後來，張大春另起爐灶製作『縱橫書海』，接著無線衛視電視台跟著做『苦苓 晚點名』等書評節目，再度點燃知識份

子投身影像閱讀的希望。」這也只是冰山一角⁹；至於廣播，相關的書評單元更是不勝枚舉¹⁰，甚至網路上也出現了相關的讀書節目¹¹。後來網路開始發展，也成為了一個新的戰場，亞馬遜網路書店 (amazon.com) 於民國 84 年 7 月成立，引爆當時網路書店的熱潮。它最為津津樂道的是號稱百萬筆的書目資料和強調互動的特性，它的友善介面讓使用者登錄之後，會經由使用者歷來的購物記錄，推薦和篩選符合個人感興趣的產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Reader Review，任何一位消費者都可以自由地把自己的評論放在網頁上。張志偉(1999，頁 77)指出：「貝佐斯曾表示：亞馬遜特別自豪於讀者書評這個部分。」後來台灣金石堂書店的「個人化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的「閱讀版塊」、遠流出版公司的「遠流博識網」、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天下文化書坊」、時報出版公司的「時報閱讀網」……各種書評專欄、個人化站台以及類似名家評書的網站，都提供了類似書評書訊形式的宣傳功能¹²。而各出版社為專屬會員推出的書訊刊物，裡頭多少也有書評文章，但是商業廣告的意味濃厚。

第五節 國外報紙書評媒體的運作

台灣三報(中時、聯合、中央)報刊書評版的運作不過十餘年的時間，其版面編排、內容或方針一直在修改，或許背後有其依循的依據，也或許是在不斷摸索和嘗試中找出更適合的道路。「不過今天中文世界裡各大專刊每周、每月所推出的新書評介，我想基本的型式觀念還是源自西方，尤其是出自像《紐約時報書評》這一類的百年老店。」

⁹ 可參閱林薇瑄(2003，頁 33-34)，見表 2.4 台灣電視讀書節目一覽表。

¹⁰ 可參閱：信義之聲電視廣播部/廣播節目/書香園：
<http://www.lutheranmedia.org.tw/BOOK.htm>；中廣新聞網書香社會：
<http://www.bcc.com.tw/books/indexbig5.asp>

¹¹ 銀河網路電台/節目/節目一覽表/名家 觀點/e 起讀作家：<http://www.iwant-radio.com/bo>

¹² 可參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頁 123-127)，裡頭有完整的相關網站資料。

李爽學(2000)在評論《二十世紀的書：百年來的作家、觀念及文學》這本書的開頭這樣寫著。

(一)美國

的確，談到美國的報刊書評，不能不提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紐約時報書評》，為了不易混淆，後面皆簡稱《紐評》)及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紐約書評》，如果要概略的區別兩者，大致上前者比較商業大眾化，後者充斥著知識文人氣息；如果說前者的評論對象是商業暢銷書的話，那麼後者的評論對象，大體可以說是在文化閱讀意義上廣受關注的書；前者在出版界有市場，後者則是在知識界有地位。

《紐評》創刊號問世於 1896 年 10 月 10 日，篇幅、刊登時間及內容多次修定(見甘陽，1997，頁 61；Gross，1996，p9)，之後固定於星期日刊登。在美國，星期日刊行的報紙都是單獨發行的，所以在統計其發行量時，星期日刊的數量都會另外統計；通常它的版面、價錢也都比平日刊多，銷售量也都比平日刊大¹³。《紐約時報》的平日刊就有「每日書評」的書評專欄，每天刊登一、二篇書評，但是上述的《紐評》則是指星期日刊裡面的書評專刊，兩者在業務上沒有關係，《紐評》有獨立的編輯部，「每日書評」是由《紐約時報》僱用專職書評家撰寫書評(徐召勛，1994，頁 237；陶鎧 1991，頁 40)。

以《紐評》一年 52 期的發行，每一周至少評論 30 本書(titles)和簡短提要 20 本書，所以每年至少有 2,600 本書會被注意到(Dessauer，1989，p162)。《紐評》由一個十九人組成的專門機構負責，

¹³ 中華傳媒網，?????????>，2002-09-06，
<http://www.a.com.cn/cn/mtj/mtalfx/200209/020906cs.htm>

裡面設八名「試讀編輯」(preview editor)¹⁴，先篩選出版社推薦的新書，然後交由執行編輯和副執行編輯再篩選一次，最後則由讀書編輯共同商議評哪些書、書評的長度、然後再推薦書評撰寫人，一般會試圖把握「公平而不沉悶」的原則，儘量不讓寫同類作品的作家互評、避開書籍作者的敵人或朋友，有的時候還得勤讀新書前的「感謝頁」(acknowledgments)，以搞清楚作者的人際關係。書評者遍及美國之外，但是基本上還是用英文書寫，每篇書評字數從八百至一千字不等，從選書、策劃到刊登的過程約需四個月的時間，評論稿不做更改，所以評論者對內容得負完全的責任(徐召勛，1994，頁 235；鄭麗園，1996，頁 24；戴龍基、楊濤，1992，頁 115)。

《紐評》從其第一任主編海塞(Francis W. Halsey)時代開始，就明確主張「書也是新聞」(books are news)的方針(甘陽，1997，頁 62；Gross，1996，p11)，所以其主編和編輯都是編輯部的一部份，背景屬新聞界，並不一定有很強的學術傾向或特別的文學趣味，所以依賴各學科的專家寫書評，雖然力圖吸引知識界，但其主要仍是面向報紙的讀者大眾。早期的時候，《紐評》一直被拿來和英國倫敦的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做比較，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都有較悠久的人文傳統，它們並不迷信專業分工的社會、也不造就某個特殊領域的專家，而是涵養有廣泛的學養和文化深度的文人，書評總富有很深厚的人文關懷在其中，《紐評》標榜的專家性，只報導事實讓讀者自行思考判斷的客觀和中立標準，相對的便使內容平庸和刻板許多。加上 1958 年¹⁵Elizabeth Hardwick 在

¹⁴ 鄭麗園(1996，頁 21-22)的資料是十六位專屬編輯(還有另外三位特約編輯)中的八位是「試讀編輯」，每週四與主編開會決議。戴龍基、楊濤(1992，頁 115)則是寫：一個十九人組成的專門機構，內設十名“預先讀書編輯”。我想編輯人數和過程的差異，是不同年代的關係，或許其編制有過更動。鄭麗園的文章較晚出現，於 1996 年，可能比較接近目前的現狀。

¹⁵ 甘陽(1997，頁 67)和南方朔(1998)的資料有差異。甘陽寫 1959 年，且名為「著名紐約名女人」；南方朔則是寫 1958 年的「一個剽悍的女記者」。文章名稱一稱「書評的凋零」，一稱「書評的

Harper's 發表 書評的沒落 一文，其名言「一本書出版就被泡到一潭糖漿中」(A book is born into a puddle of treacle)尤其風行一時，揭示了《紐評》內容常吹捧、像套公式、不關痛癢的普遍情形，以及當時美國知識界對《紐評》的不滿現狀。後來 1962 年冬天，紐約各報三個月大罷工，知識界反而不憂反喜，1963 年 2 月推出了《紐約書評》的試刊號，引起了大家奔相走告的狂熱反應。它在最初創辦的時候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辦成美國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它做到了，而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從其內容政治意味的火藥味濃厚就可看出，而《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相對比較超然於社會政治，屬純文化刊物。從 1967 年開始，《紐約書評》更普遍被視為美國左派知識份子的前衛刊物，它也是歐美少數能將當代最新的、最富爭議性的事物，深入淺出講得最清楚的一個媒體。近幾年它發生好幾次論戰，這種筆仗也是它的特色之一。雖然以書評為主，但每期都會有一兩篇重頭文章，由名家撰寫，對社會文化和時勢政治進行批評。《紐約書評》的作者基本由美國東部文學圈人事包辦，包括自由、左翼文學與政治評論家。《紐約書評》於暑假七、八、九月及跨寒假的十二月、一月發行月刊，其他月份則出雙周刊¹⁶，所以它的週期是以大學開學放假週期著眼的。每期平均刊登九至十篇書評，每篇約三千五百字。不過七〇年代之後的《紐評》風格有所轉變，力排「新聞雜誌化」的通俗趨勢，朝「精寫精編」的目標前進 編輯內涵要求書評能有發人省思的「觀點」及「爭論點」，而選材更力求反應政治現實及社會人性面。這樣有心肩負崇高文化責任的走向，讓八〇年代擔任書評版主編的 Gross 指出，書評版格調雖高，還是有別於文學期刊，該版最大難

沒落。我選用較新的文章的說法。

¹⁶ 徐召勛(1994, 頁 236)的資料則是：每年出 22 期，平時一月兩期，暑期一月一期；採用較新年代甘陽(1997, 頁 69)的說法。

題之一，是如何在詔告曲高和寡的文學水平和專業文學素養之餘，又不至於使廣大的草根讀者產生疏離感。七〇年代之後，《紐評》和《紐約書評》的作者隊伍已常有交叉，甚至近年來的主編也時有交疊。目前它們的區別有：一、《紐評》每期有相當多評論小說等當代文學作品篇幅，《紐約書評》極少涉獵此領域；二、《紐評》主要讀者是社會大眾，《紐約書評》則多是大學師生；三、《紐評》大多數堅持一文評一書，《紐約書評》因為文章常常是長篇大論，因此經常採取一篇文章評數本書的方式。《紐評》在美國仍處於主流的龍頭地位，事實上，不少作家與出版商簽約著書前，契約中都會載明「日後新書必須在《紐約時報書評》打若干廣告……」等但書，尤見其影響力(甘陽，1997，頁60-74；田北杭，1997，頁116-124¹⁷；南方朔，1998；徐召勛，1994，頁235-236；高江、樂曉飛，2000，頁1-4；黃裕美，1996；鄭麗園，1996，頁21-24；戴龍基、楊濤，1992，頁116；Gross，1996，pp9-11；Rosenberg，1979，pp138-139)。

從文獻中發現，從最初的編輯方針，致使編輯的背景、書評者的組成及書寫的內涵的差異，都是使它們風格呈現如此不同的原因。《紐評》的書評被知識份子抨擊沒有內涵以及不關痛癢，多是因為背後文化背景以及預設的讀者群差異所致，歐洲廣博知識的人文素質涵養，通常瞧不起美國專業分工的知識分類，雖然在台灣的書評媒體這樣的專家是被極度推崇的。即使如此，《紐評》在美國其商業宣傳的功效，仍有其他媒體不可動搖的地位。

¹⁷ 田北杭(1997)，《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讀書，總218期，頁116-124。它和甘陽先生的文章除了一些標點符號不同，幾乎一模一樣。刊登時間只晚了4個月。有待查證究竟為何有如此結果。《讀書》這本圖書評論刊物，「該刊從創刊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我國當代書評報刊中歷史最悠久、影響力最大的刊物。」(趙曉梅，2001，頁150)有關《讀書》的介紹，也可見潘二如(2003)。

(二)德國

在德國，現今較著名的大報通常將書評歸於副刊內容，但每年會有數次書籍專刊發行，例如配合法蘭克福書展的舉行。《法蘭克福匯報》(FAZ)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以保守立場及傳統報紙風格著稱。它背後沒有報老闆，屬於《法蘭克福匯報》基金會，掌握權力的是五個發行人(都是資深新聞記者或作家)，但因為正刊和副刊之間沒有關係，所以副刊的三十三位編輯(其中十五位是博士)都是獨立作業(除了一個主管負責行政統合)，每個編輯在它的版面，完全自己做主。由於這樣專精雄厚的編輯結構，所以創造出深刻嚴肅的文化副刊。相當於每天五個版面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種內容：評論、創作、文化消息。評論佔三分之二：文學批評、書評(分文學類和非文學類)、戲劇評論(舞台劇、歌劇)、藝評、影評、樂評、建築評、攝影評、博物館評……。它不接受自由投稿，寫稿人只有三種人：副刊編輯、副刊駐外文化記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以毫不羞赧的菁英高姿態存在，目標讀者是大學程度以上的中產階級，平均年齡四十六歲，所以在總人口數八千萬裡只銷售四十萬份(喬惠芳，1994；龍應台，1999，頁101-111)。

(三)日本

日本的書評活動在亞洲處於領先地位，算是名副其實的讀書大國，報紙雜誌的書評也相當發達：六大報紙《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產經新聞》《東京新聞》的書評版合計一週有二十五版之多，書評約五十篇，短評七十來篇，一年大約發表書評2,500篇；而主要的週刊雜誌每週書評都不少於五、六頁(以上這些都是1994年的數據)。選書做評的範圍強調「一般性」，啟蒙

類書多，對專門書敬而遠之。就三大報而言，人文、社會、自然、與文學、藝術、兒童，篇數各半，批評性少，多屬導讀性質，書評字數通常在 7、8 百字左右，無法暢所欲言。提供的新書情報，是文化報導之一，但多少起促銷和宣傳的功能。在日本，還有「書評三千」的說法，意思是說書一但被評，起碼能賣出三千冊。不過日本的書評(一般指報紙、雜誌上發表的「新聞書評」)有個問題是，落後圖書上市約一個月，時效性不高(李長聲，1992、1994；徐召勛，1994，頁 256-257)。

(四)其他

關於其他國家的書評的發展，徐召勛的《書評學概論》裡的外國書評概況，有豐富的描述，這裡不贅述，不過引用他的結論發現，可做為台灣書評相關工作者一種指標和參考(1994，頁 268-280)：

- (一)、對於書評，各國沒有統一的概念，也沒有相同的理論和方法，因應不同的文化內涵、書評的看法、書評者的書評理念……種種差異的影響，造成書評並沒有統一的標準；
- (二)、不過有個相仿的現象是，書評的主要對象是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而且可以發現，在已開發國家書評活動比較活躍，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有一定水準，例如美國、英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不僅報刊中有大量的書評專欄，而且還有專門的書評雜誌和書評檢索工具¹⁸，他們常利用書評的檢索工具檢索文獻通報、書目資訊，成為促進和加強跨國書目資料或文獻評論流通的途徑之一；
- (三)、開發中國家的書評，常常與文學批評聯繫在一起，書評不僅成

¹⁸ 可參閱：邵萍、王岩(1992，頁 31-35)。

為文學批評的產物，而且常發表於文學雜誌；

(四)、新科技的發展也使書評媒體發生改變，如書評進入電視廣播節目，使書評不再是以紙張為載體的單一型式。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

通常研究方法總被涇渭分明的劃分成兩種：計量研究(Quantitative Study)及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不可諱言的，計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中有著主流的地位，相對而言，質性研究總被認為不夠科學、不夠專業，這是不公平的看法。計量研究依循著標準化的測量規則，強調數量化的資料以及分析方法，換句話說，主張計量研究取向者相信，研究者可以透過科學、客觀、中立的資料蒐集過程，將蒐集的資料發展出一般法則，然後進一步推論到具有類似特質的其他對象；而質性研究則關心社會現象的過程意義，常是對於現象直接進行描述與分析，主張每個個體都有其獨特性，研究者只有透過被研究者的立場，才能了解這些生活經驗對被研究對象的意義為何；從而，研究者認為真實的本質不斷的變動，只有存在當下，而無法進一步推論。

依研究立場和理論觀點的不同，大致可將社會科學研究區分成：實證主義(positivism)、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詮釋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ISS)、批判社會科學(critical social science, CSS)四種研究取徑(approach)¹。每個研究取徑的背後都有一個科學研究的典範(paradigm)，也就是在研究過程中，具有一套自己的價值信念、假設、或原則，那將形成研究者如何去做研究的立場、尋求解答的技術與步驟。科學研究的典範相當多元，就以科學研究典範的共通基礎，包含本體論(ontological)、知識論(認識論)(epistemological)與方法論(methodological)三者(Denzin &

¹ 有的書將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視為同一個取向，本研究採用陳向明(2002，頁 17)及潘淑滿(2003)的分法。

Lincoln, 1998; Guba, 1990)本體論的問題，就是根據研究者所持有的價值信念，認為日常生活世界中所謂真實(real)的基本特徵為何；知識論的問題，涉及知者(或能知者)及可被知曉的事物間的關係的性質；方法論則是注重研究者如何找出其所相信為可知的事物。這四種研究取徑背後的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的內涵，知識論的問題受到本體論的制約，而方法論的問題則因不同的本體論和知識論的認知，導致不同的看法及處理方式。(朱柔若譯，2000，頁 121-165；陳向明，2002，頁 18；潘淑滿，2003，頁 38-59)實證主義到目前為止仍是科學界使用最廣泛的取徑，實證主義者力求一門價值中立的科學，要求客觀，相信有所謂普遍法則的存在，一個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徑意味著研究者從一般性的因果關係開始，這個因果關係是他根據邏輯自一般性理論中，所導出的一個可能存在的因果法則。(朱柔若譯，2000，頁 132)詮釋社會科學與實證主義長期處於爭論的局面，詮釋取徑強調行動者會賦予行動主觀意義，研究者必須把握此主觀意義，以此基礎來建構知識。社會生活是建立在社會互動與社會建構的意義體系之上。

本研究即採取詮釋社會科學的立場，認為「事實」是多元的，因歷史、地域、情境、個人經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研究是一個交互流動且不斷辯證對話而共同建構研究結果的過程。但是，質性研究在方法論上也沒有絕對單一的方式，尤其在撰寫的格式、立場或態度上爭議也很多，例如在寫作型態上，研究者如何行文，也就是如何呈現整個研究的內涵，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論，或許我們可以將其簡略的分成一度建構及二度建構的意涵來說明，所謂一度建構是指研究者力求盡可能「真實地」再現被研究者的觀點，從被研究者的角度來描述研究的結果；二度建構則是指研究者以被研究者他們自己的詮釋

為基礎，然後研究者以自己的詮釋來建構整個故事。前者是採取一種比較冷靜、客觀的態度，研究者認為若是能「客觀地」、「準確地」呈現被研究者的語言及論述，那麼研究結果就能代表被研究者「真實的」想法；本研究抱持後者二度建構的觀點，認為「客觀存在」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經過了研究者的分析和解釋。在社會科學中，沒有任何事情可以為自己說話，所有的研究結果都經過研究者個人「主觀性」的過濾。「任何一個經歷都是一個被經歷的經歷」，而不是一個「客觀的」、發生在真空中的、沒有參與者主觀意識的經歷。(陳向明，2002，頁 464)研究者持的立場是，事實從來不會不說自明，它通常是透過觀念及立場這副有色眼鏡來進行詮釋的，實際上，研究者之所以能夠理解被研究者，是因為前者在對自己與後者的互動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進行了意義上的解釋。所以任何搜集到的資料都已經經過了研究者視域的掃視(或者說是研究者透鏡的透視)，對其進行整理和分析只不過是將這個理解進一步深化、具體化、可操作化而已。(陳向明，2002，頁 365)因此，這樣的立場同時也引導本研究結果的撰寫方式，也就是，所謂的 writing style 是採用二度建構的方式，以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及文獻資料為基礎，然後根據研究者的詮釋，進行整個過程的整理與分析。

通常研究的目的可分為探索(exploratory)、描述(descriptive)、解釋(explanatory)三個類型，但彼此的界線不總是劃分得很清楚。本研究屬於較應用型的探索性的研究，也就是說，這是個新議題，沒有人做過相關的研究，或者對於其內涵所知甚少，所以幾乎沒什麼方針可供遵循，一個主題裡可能有很多面向值得探究，所以隨著探索過程的行進，很可能研究方向隨時會改變。本研究在此基礎上，欲探究台灣報紙書評實際產製的過程，而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探索，除此之外

，也希望能夠涉獵描述性的研究的層次。探索性研究很少會得到明確的答案。通常提出的是一些「是什麼」的問題：「這項社會活動實際的狀況是什麼？」(朱柔若譯，2000，頁 39)。探索性研究的目標有 6 (ibid，頁 40)，本論文希望完成其中兩項目標：(一)熟悉其中所涉及的基本事實、人物、與關切的問題；(二)對發生的情況之來龍去脈，發展出完整的圖像。

第二節 訪談大綱與訪談對象

就上一章文獻資料的架構鋪陳，探索出實際書評的產製過程中，大抵可由編輯方針 選書機制 選擇書評者 書評內涵(書寫) 後製編排五個部分涵蓋，訪談大綱則是運用此概念，將書評編輯的訪談大綱設定為：

- (一)、編輯方針；
- (二)、選書機制；
- (三)、書評者的選擇及互動；
- (四)、後製編排。

書評者的訪談大綱則設定為：

- (一)、書評的書寫經驗及過程；
- (二)、書寫書評的動機與意圖；
- (三)、和媒體主編的互動；
- (四)、對書評的看法。

本研究在選擇對象與決定樣本數上，根據所謂的「理論性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就是其抽樣理論基礎與正在發展中的理論中已證實具有理論相關性的概念。理論性抽樣的目的是在於抽選出一些

指涉範疇及其性質、面向的事件、事故等，以便進一步發展，並將之在概念層次上聯繫起來。(徐宗國，1997，頁 198-199)也就是指在資料分析過程，有些概念會一再出現或明顯消失，或做過資料分析之後，有些範疇概念會逐漸浮現。

至於受訪者對象的遴選，三大報的書評主編是當然人選，書評者的遴選則是參考林俊平(1999，頁 26)、巫維珍(2002，頁 68、82、90)的研究，書評人評書次數統計的結果，得出三大報過去都找哪些書評者撰寫書評，並再請三大報主編推薦，做交叉考量產生初步的名單。因應中國時報《開卷》的書評小組機制，書評委員的身份也包含在受訪對象中。在初步的聯絡過程中，鎖定了某些書評者，進行訪談，然後根據滾雪球(snowball)抽樣方式，請這些對象再推薦適宜的人選，再進行聯絡和訪問。

整個聯絡和訪談的過程，最初是根據初步的名單聯絡目標書評者，告知目的、詢問意願，然後確定訪談時間及地點，因應各種情況，不斷修改欲訪問的名單，然後進行訪談。最後衡量研究目的與訪談內容，最後採用的對象有十二位，訪談時間從四十分鐘至兩個半小時不等，平均 1 個小時。Patton(1990，pp280-290)將質性訪談的類型分成三種：(一)非正式的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 interview)；(二)一般性訪談導引法(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三)標準化開放訪談(standardized opened interview)。本研究採取第二種，以深度、半結構性的方式，依據預先擬定的訪談大綱，配合受訪者的背景或當時訪談情境，適度調整訪談問題及順序，進行深度的訪談。

本研究採用的受訪者名單如下：

書評主編：

對象	背景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李金蓮	文化新聞中心副主任 中時開卷版主編	92.1.13(一)10:40	中國時報大樓 3樓辦公室
林黛嫻	中央副刊主編	92.1.23(四)16:00	中央日報大樓 5樓編輯室
蘇偉貞	聯合報讀書人主編	92.2.17(一)15:30	聯合報大樓 廣場前咖啡座

書評者/書評委員：

對象	背景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李爽學	中央研究院 文哲所研究員	91.12.19(四)14:00	中央研究院 文哲所 610 室
范銘如	淡江大學文學系教授	92.2.24(一)15:00	文館 528 女性文學研究室
孫中興	台大社會系教授	92.2.26(三)15:00	社會系研究室 417 室
郝譽翔	東華大學文學系教授、作家	92.2.27(四)14:00	住家大樓地下 1 樓咖啡廳
翁秉仁	台大數學系教授	92.3.4(二)14:00	台大舊數館 116 教室
黃長玲	台大政治系教授	92.3.5(三)10:00	徐州路研究大樓 413 室
林皎宏	前遠流博識網主編、 遠流特約網站顧問 暨版權專員、作家	92.3.6(四)14:30	汀洲路遠流大樓 3 樓

陳義裕	台大物理系教授	92.3.13(四)14:40	台大凝態及物理館 528 室
-----	---------	-----------------	----------------

至於考慮匿名性的問題，本研究除了三位主編，其他八位受訪者的言論在引用時皆以英文大寫替代姓名，其中文學背景的受訪者為 C、D、E、H，非文學類的受訪者為 A、B、F、G。

第三節 效度的問題

通常質性研究最常被計量研究者質疑的是：科學客觀性、樣本代表性以及信度、效度的問題。科學客觀性則牽涉到前面方法論的議題，究竟這社會有沒有客觀事實？這涉及你怎麼樣相信 社會的自然實相就是在那裡(out there/as given)，等著被人們發覺；或是這個社會世界的樣子，其實是以你覺知的樣子所呈現出來的狀態 就會導引你怎麼評價這世界。研究者不認為實證主義者拿他們的標準來度量質性研究，是一種合宜的方式，畢竟彼此在最初本體論上的認知已有歧異，況且計量研究不論整個人類複雜的生活狀態，將一些環環相扣的背景因素視為可以單獨分離的變數，個別操弄，然後在精心設計下操作定義幾個變數進行研究，這樣的結果就「客觀」了嗎？況且質性研究本質上比較關注事件的過程而非結果，有怎麼樣的因果關係並不是主要議題，所以用計量的科學客觀性(價值中立)來檢驗質性研究，有其不妥之處。計量研究者傾向於對於是否、以及什麼情況下，變數在 X 時會導致變異於 Y 這一類的問題感興趣；反之，質性研究者傾向去問 X 在導致 Y 中如何扮演它的角色？而且連結彼此的過程是什麼？當然，這是一種傾向，而非絕對分明的差異。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工具，而與被研究者建立的關係就是完成研究的手段。

對計量研究而言，抽樣策略的運用是確保研究樣本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質性研究的樣本通常是被質疑太少，一個或數個樣本數有沒有代表性？計量研究因為樣本數較大就比較有代表性嗎？他們所持的立場是，隨機抽樣有公平的科學方法。但是質性研究通常會刻意選擇某些特定的事件(案例)、人物(受訪者)或是場景(情況)，樣本變異在掌控中，其實更具代表性。

效度和信度是傳統實證主義計量研究的判定標準，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思考主導了二十世紀科學的思考。尋求一種「普遍法則」(universalistic law)，此法則是以客觀的測量和量化推論達成目標。質性研究常常在客觀、科學、嚴謹(rigor)上接受程度不一的批評，質性研究當然也有所捍衛(見潘淑滿，2003，頁 80-103)，但是這並不代表，質性研究就不需要考慮「效度」的問題，用計量的語言說，它表示一個經驗量度可以適當反映某一概念的真實意義的程度，白話一點的說，就是能不能測量到我想要測量的東西，它包含真實(true)與正確(correct)兩個特質。質性研究當然也有自己評鑑的準則，效度的關鍵概念，就是效度的威脅，也就是可能出錯的地方，是指研究者的偏見和反應兩個問題(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頁 136-138)，前者是指研究者會選擇性的使用資料符合他已知的理論或先入為主的想法，或是刻意選擇某些特別突出的資料；後者指研究者對於研究場景或個人的影響，通常稱為反應的問題。

質性研究針對效度的問題，提出 8 種效度測試檢核方式(陳向明，2002，頁 546-556；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頁 138-145)，本研究嘗試滿足裡頭相關檢驗法/三角驗證、參與者檢驗法/參與者查證以及搜集豐富的資料三個方式。

當一項研究中融進一種以上的方法時，它便是採多元方法(multi

-method)來蒐集資料，它亦有一個特別的稱法——三角交叉檢視法 (triangulation)。(胡幼慧主編，1996，頁 271)本研究是採用資料的三角交叉檢視法(也就是前面所提的三角驗證)，利用深入訪談為主要方式，並佐以文獻法以學術論文、期刊雜誌、圖書、報紙、網路等資料。本研究的前三章多以文獻法搜尋的資料架構而成，第四章的主軸及脈絡則是根據深度訪談的逐字稿，輔以前三章的理論，經由研究者的詮釋和整理論述書寫而成。

另外，所謂參與者查證，也就是有系統的向研究者徵求有關資料與結論之意見，本研究採用再度向受訪者確認的方式，讓他們審度本研究的描述是否和他們過去經驗相符合、或者有無誤解的情況發生。

再者，搜集豐富的資料，是指細節詳盡而完整、能夠呈現真實狀況的資訊，在訪談研究中，便是指對於受訪者的語言做逐字的記錄，不只是記錄研究者所注意的重點。本研究的訪談內容，全部都經過受訪者同意，採用錄音方式，之後整理成逐字的 word 文字檔，它的作用在於，研究者能夠盡量使用較豐富且完整的原始資料進行詮釋的工作。

第四章 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

本章欲細部呈現三報書評版書評產製的過程，詮釋的資料來自訪問內容並佐以文獻資料，為避免敘述內容過於龐雜，有些需要敘述觀點佐證的部份，研究者會直接引用受訪者的受訪內容；有些則由研究者統合整個概念做論述，或者將形成這些概念的受訪內容以附錄形式（置於附錄三，以：附 1、附 2.....的方式）呈現，至於文獻引用或註釋的部份一如前三章的方式。本章將整個報紙書評的產製過程分為：選書、選擇書評者、書評者書寫、編輯與刊登四個小節，每一個小節再做相關議題的探討。

第一節 選書

整個報紙書評產製的過程中，最開始就是決定要評哪些書，所以選書是第一個首要步驟，書的來源在這節也會做個釐清。通常一般人的既定猜測，選書（就讀者而言，是指最終書評的呈現，也就是哪本書會被評論）都是由書評版的主編或編輯自行決定，所以研究者在這一節會先討論目前三報書評編輯的職責和人員編制問題，來探究實際過程究竟是如何進行。接下來探討三報是否有所謂的選書機制，順便提及年度十大好書的選書過程。所以在此節又細分成：三報書評編輯的編製與職責、書的來源、選書機制、年度十大好書、小結五個部份。

（一）三報書評編輯的編制與職責

目前中國時報《開卷》版的編制，有主編一人和編輯一人以及記者一人，編輯負責執行編務、企劃和約稿的工作，記者則是負責採訪寫作。中央日報《出版&閱讀》版設主編一人及固定編輯一人，不過

因為林黛嫻主編是於 1999 年 6 月 21 日改版時接下這個工作，她當時是副刊的主編來兼編這個書評版面，所以和副刊的工作時有重疊，當時這個版稱為《中央閱讀》，於 2000 年 9 月 20 日才改稱為《出版&閱讀》延續至今，副刊的編輯有時也會來幫忙選書和給意見。至於聯合報《讀書人》版也是只有主編一人和固定編輯一人，跟中央日報的情況相同，蘇偉貞主編原本也是在副刊，後來聯合報的書評版創立之後她才跟著過去，不過稍稍不同的是，他們同時要做副刊的工作，副刊的編輯卻未必要做《讀書人》的工作。

從這個編制看來，不難看出目前三報書評版的人員組成非常陽春，尤其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書評編輯都還要分擔副刊的工作。或許這件事可以從兩個方式思維：一是對書評的認知，或許現在還是被認為和副刊的性質相仿，所以工作內容及人力資源彼此交錯，書評版就無須獨立設太多編制；二是報社的主事者不一定認為書評版重要，所以相對的就不會給予太多的空間和資源。或許中央日報屬黨營性質，林黛嫻主編不諱言表示，版面的多寡受報社的發行方針影響很大(附 1)。《開卷》目前的運作，相較於其它兩報，算是一個最獨立的單位¹，跟副刊沒有關係，而且他們還設有書評小組的機制。但是從最興盛的五個版面，中間經過好幾次的改變，至今日的二個半版，讓人不禁會猜想是否仍受報社發行方針的影響或是有財務上的考量，但是李金蓮主編表示那只是隨著報紙整體張數的縮減而減的，而且不論幾個版面，書評小組還是有固定的成本要支出(附 2)。但是就編採人員的組成來看，從最初莫昭平任主編的年代，《開卷》曾達到 7 個人的編製²；後來林俊平(1999, 頁 35)的論文指出：「人事編制上，設有組長一人、

¹ 林俊平(1999, 頁 35)：「開卷版目前的正式名稱為開卷周報，為中國時報五大周報(娛樂、資訊、旅遊、開卷、居家)之一，在報社的組織架構上隸屬「中國時報文化新聞中心」。目前中國時報分成 A、B、C、D、E、F 六大落，開卷周報屬 B 大落。

² 「開卷版 人力有限，現在總共只有六人，即將增加到七個人；」(莫昭平演講，1995, 頁 7)

副組長一人、編輯一人、記者二人。組長一職即為開卷版的主編，負責編輯政策的研擬及督導；副組長及編輯負責編務的企劃、執行和約稿；記者則專事採訪、寫作。」到如今只剩三人的編制，多少可以看出其中的更迭。

就第三章針對書評編輯做文獻探討的部份，指出書評編輯應擔負(1)挑選圖書；(2)挑選書評家；(3)書評編排三項職責，對應目前三報運作的現況，大抵是沒有差別的，只是在挑選圖書這一項，這三報的書評主編並不擁有至高無上的決定權，因為他們都還秉持所謂「公正客觀」的立場，因為三報主編的文學背景較濃厚，所以他們對於非文學類的書種還是傾向依賴專業，大致上仍藉重學者、專家或文化工作者的意見，不希望自己的偏好太過強烈。在美國，書評媒體的主編一向握有絕對的權力，蘇精(2000，頁 158)指出：「書評媒體的主編一向是書評世界權力結構的中心，由他來決定讀者可以閱讀那哪些書的評介，以及由誰來向讀者評介這些書。這種情形顯示，握有媒體的主編在一定的程度上，決定了公眾的閱讀內容與圖書的市場前途。」但是這現象在三報其實不是那麼絕對，若就這三報主編的選書風格或偏好而言，跟美國做個比較，相對的就不是那麼強烈明顯；但就「客觀」而言，三報多少還是依賴學者或專家的意見，就某些相信有所謂絕對公正客觀信念的人而言，三報公正專業的權威性是可被依賴和相信的。所以《開卷》長久以來常被懷疑自家時報出的書被選上評論的機率過高的批評，其實也有點冤枉，從林俊平(1999，頁 24)「1997年各出版社出書種數暨入選開卷一周好書榜種數」這份統計表看來，雖然數據上時報的書種入選總數的確是位居第一，但是數據的呈現也端看解讀者如何解讀，如果從出版社當年出書的總數和被評選的種數比率來看，時報並不是最高的(至少輸給了大樹、智庫、九歌和玉山

社)，而大樹出版社當年只出版三種書卻入選了兩本，其比率之高更令人咋舌！雖然研究者並未實際參與整個選書過程，但是藉由整體性的訪問加上長時間的觀察，並不認為《開卷》有意獨厚自家的書，至少就整個選書機制看來，主編並無實際的決定權，雖然有時候結果的呈現讓人懷疑，但是從結果去推論或猜測最初的做法或意圖，畢竟有點武斷，而且林俊平論文裡書種比率的統計也只針對 1997 年，大家的觀感或許是個人的體會和詮釋，但是那或許是和出書量高有關，甚至和出書品質成正相關的結果。其實很多參與過《開卷》選書過程的受訪者都為他們叫屈，認為實際選書過程(無論是每週推薦書或年度好書)其實李金蓮主編是沒有決定權的(附 3)。

(二)書的來源

這部份探討三報選書的來源，分出版社、其它兩小節，其它是指編輯會逛書店搜尋、書評委員推薦……等等比較零散的來源。

1.出版社

三報的書評版在整個書評的產製過程中，最初的步驟便是選書，這些書籍的來源多出自出版社主動的寄送新書，因為這樣的方式也行之有年了，多數的出版社在出新書的時候都會固定寄給這三報，而這也是三報書評版最大的新書來源。不過也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和三報都有這樣合作的關係，所以必須靠主編持續和主動的聯繫和建立關係。其實這樣的模式也經過很多的磨合，譬如彼此的人情或交情問題，或是新合作關係的出版社會質疑這機制的運作、或不清楚選書程序的問題。出版社和書評媒體之間的關係的確微妙又矛盾，蘇精(2001，頁 9)指出：「許多人只注意到書評協助讀者選書的文化性，卻忽略了書

評協助出版者銷售的商業性，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的一體兩面，出版者必須存活，才可望出版好書。」目前三報主編抱持公正客觀的原則，多少也是避免讀者有商業聯想，為了維持權威性而有所避諱。出版社在出書的規劃中，有某個百分比的冊數是所謂的公關書，顧名思義便是做公關或宣傳，也都能將此動作視為公關的一環，出版社視書評媒體為另一種宣傳和促銷的管道，寄送新書的某個目的，多少也希望能被「眷顧」，增加曝光宣傳的效果，但是一些比較小的出版社，因為資源不夠或是不嫻熟這樣的機制，便會納悶：何以要我寄書給你你卻又不幫我推薦？而且若是又遇上書是被選上了，卻是獲得壞評的結果，出版社或作者難免會因為不服氣而抗議。書評媒體站在不能「漏新聞」的立場，和出版社的關係必須有持續的聯繫³，但是又不能太過密切以致於有太多顧忌，從主編的角度，當然是希望所有的出版社都能主動又立即的提供新書訊息，以減少再去搜尋新書的力氣，但是相對的，看你要怎麼看待，那種推薦言語是宣傳或是暗示，其實更多是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東西，人情是一例。從世俗的觀點，這些隱藏在背後的細微角力，這是中國社會的一種文化，很難真正避免。

「我會覺得我們跟出版社的關係當然是朋友，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是競爭關係，或者是說站在相反位置，那程度的拿捏在我們心中就會有一把尺。」李金蓮主編這麼說。

無論如何，那個壓力的部分還是主編們自己心中感受得最深，而這一點主編們都當成是自己份內工作該承受的一部份。其實書評媒體和出版社彼此間呈現既合作又敵對的矛盾局面，如何掌控得宜的確是

³ 「新聞專業上不能「漏新聞」的要求，使得編採人員必須與出版社維持共利的朋友關係，出版社的新書發表會、記者會、各項活動，編採人員必須持續參與，出版社的企劃公關人員更常積極說服編採人員相信或了解某一本書的特殊價值，提供足夠的報導資訊；編採人員則必須有能力判斷出版社提供的資訊是否值得報導，及有勇氣披露出版界不合理或需要改進之處。」(李金蓮，1999，頁 111-112)

一門高深的學問。不過對書評主編而言，作者那方面的人情壓力，實際上並不會比出版社來得少。就蘇偉貞主編的觀點，或許她也擁有作家的身份使然，多少能理解作者當然會覺得自己的作品是最棒的心情，所以難免會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注意甚至被讚賞，這樣的心態其實也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不難發現，無論國內外，長久以來，作者和書評者似乎總是呈現敵對的立場(尤其是文學類作品)，作者不滿書評者的評論遠離自己原本書寫的本意，但是書評者多是抱持著「作品一書寫成就脫離作者」的心態，如何解讀應該是由閱讀者/讀者決定的，所以彼此間的觀點一直存在著隔閡。

在九〇年代大家都還在彼此摸索的時候，有些出版社還是會在言語上有些暗示，但是還不至於他們的書沒被選上時，會做出什麼施壓的舉動，以最資深的《開卷》版而言，從這十多年來的經驗來看，如今大家反而已經有了一定的默契。出版社寄書給三報，多數是當作一次宣傳的機會，沒機會被選上那就再接再厲，其實已經比較像是一種合作關係了：你提供我訊息，我幫出版市場選好書。或許這樣的人情壓力已經沒有以往的沉重，也或許可以說，出版社後來也知道影響不了他們的決定，因為知道有一定的機制在運作，他們多少也都能平心看待了，只是，如果從悲觀的角度解讀，會不會是因為書評版影響力漸低，他們覺得登不登已經沒有必要了呢？

不過現在因為新書出得太快太多⁴，三報每週收到的書種太多，那反而變成一個負擔，因為選書完要做清理的動作也頗令人困擾，所以中央日報《出版&閱讀》有因應的策略，就是先請出版社用 e-mail 寄新書訊息，然後他們認為有興趣的再請出社寄，如此便可減少約一半的新書量。

⁴ 民國 88 年平均每月新書出版量為 3,412.6 種，每類每月平均出版新書為 170.63 種。(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頁 131。)

2. 其它

因為三報並沒有跟所有出版社有合作，所以還是有可能會遺漏一些好書，雖然最初的選書是以出版社寄來的新書為主，「可是我們自己還是不太放心，還是會去書店看，我自己會去看，編輯也會去，通常會來這邊當編輯的都是喜歡書的，」蘇偉貞主編這麼表示，所以編輯們有空還是會去書店搜尋。《開卷》則長期跟金石堂合作，如果有看到沒有收到的書，就會先跟金石堂商借，除此之外，書評小組的成員若是發現了出版社沒寄來的好書，也會推薦進入選書的機會，但是也跟其他出版社寄來的書一樣，仍是得經過大家的投票。

(三)選書機制

在這個部份會探討三報的選書程序，以及選書背後所依據的標準或立場，所以這裡不僅僅只是描述選書過程，更要去探討三報是不是有所謂的編輯方針，或是主編和選書人所持的態度或理念為何，以致於呈現今日的「選書的風格」。所以這部份又細分選書程序、編輯方針、選書標準三個小節。

1. 選書程序

選書的程度其實並沒有非常標準的流程，但為了有個較清晰的描繪，研究者大致將整個選書分成初步淘汰、複選兩個步驟。

(1)初步淘汰

整個選書流程的最開始，編輯會先做第一步技術性的淘汰書籍，也就是針對各出版社陸續寄來的新書，先進行不符合的書種的淘汰工

作。

「書比較不用找，淘汰書比較重要，每個禮拜一來最主要的工作是把不要的書搬走……」蘇偉貞主編這麼表示。

有些書就是不在他們的評書之列，這些方針可以讓選擇輕鬆許多。通常三個報的主編都認為，實用性的、工具性的書籍不在他們的選書範圍，所以如果出版社寄這些方面的新書來，通常就會先淘汰。

「好，比如說英語學習的這種書，你第一關就淘汰了嘛，淘汰其實是很技術性的，比較不是那麼強烈的意見性的，所以有些書是實用型的或英語會話讀本，你說要不要放進去？就不需要嘛，所以，那個篩選是大略性的，對。」李金蓮主編如此表示。林黛嫻主編則是說：

「……就是把一些我們不可能會去撰寫~~譬如說實用的書，或者是雜誌、工具書先淘汰，然後留下來比較符合我們編輯方針的書。」

這個初步的工作，在《開卷》是由李金蓮主編來做第一關的淘汰；《出版&閱讀》則是由負責這個版面的崔編輯先來做這個過濾的工作；《讀書人》則是由蘇偉貞主編和編輯一起進行。

(2) 複選

接下來是更嚴謹的選書，在這個階段就會選出將被評論的書出來。《開卷》因為有書評小組的機制，所以有比較明確的流程。他們在每年農曆年開始會成立兩個書評小組，一組是成人書、一般書籍，一組是兒童書。書評小組的成員，一般書有六位，兒童書則有五位。一般書的書評小組成員，有兩位是文學背景，有兩位是人文社會 所謂的人文，大概是歷史、哲學這個部分；社會科學的話，可能是政治或者社會學 然後另外有一位是財經，另外再一位是自然科學，李金蓮主編這麼做是希望能顧全每個領域的類型。

通常書評委員的名單不公佈，因為李金蓮主編怕帶給他們困擾，「我們其實是要要求書評小組的任期是一年，是不可對外公佈你在《開卷》選書，就是希望在往來頻繁的文化界、學術界或是出版界，不會給這些書評委員一些干擾，那這個，當然他們大部分人會做到，是不是百分百會做到，我不敢這麼說，但是，他們都會知道這個的慎重性。」

受訪者 A 表示：「《開卷》本來非常擔心我們的名字曝光以後會招受到不當的壓力，」可是他每次總不忘跟主編開玩笑說：「你以為我們是議員喔，誰要來施壓啊~~」因為就受訪者 A 而言，「後來大家都知道我寫書評嘛，頂多只有出版社找我寫導讀或推薦序~~」並未受到其他的干擾或壓力。就受訪者 B 及受訪者 F 而言，情況也是如此。

通常一般書的書評小組成員一個星期開一次會議，兒童書的書評小組成員兩個星期開一次會議。地點就在《開卷》辦公室裡的一個隔間會議室，通常他們會先將之前粗略篩選過的新書堆到會議桌上，然後每個星期二大概中午十二點半下午一點半左右，書評小組成員陸續到達，「每一個禮拜在那邊專心看書，你知道我們的工作情形就是專心看書~~反正我們是關在那個房間，不過當然是有點心可以吃啦~~」受訪者 B 笑著這樣說著，大概在五點以前，會議室裡就是這六個書評委員專心的翻著書。受訪者 G 仔細地這樣回想描述著：「~~我們每次去的時候，就桌面上放了非常多的書，然後每一次去就整個下午，在那邊一直讀一直讀，然後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所以每一本書你第一次看的時候你不可能是看完的，因為沒有那個時間，就稍微看一下，然後讀到差不多的時候停下來開始討論~~」李金蓮主編加以解釋：「~~因為這是一種速讀嘛，不是一種精讀，所以評審委員要學會如何來速讀，比如說你可能要先看一下這本書的前頭或者後尾，然後中間你可能要看目錄，目錄裡面有哪一章跟你所學最接近，或你最容易去判斷

它的好壞，那你就趕快翻到那一章來，那通常，很稱職的書評委員，可能就會在這一章裡看到他寫作上很嚴重的錯誤，或者他的優點或缺點、或者寫作上的失敗或者成功，用這樣一個速讀的方式~~」

經過幾個小時的快速閱讀之後，大家就開始討論，這個過程裡，就是發表個人的意見，贊成這本書的理由是什麼，或是不贊成這本書的理由是什麼，那大家充分交換意見之後，意見太過分歧的書就是投票，「那以成人書來講有六位，那一定要四票以上才能成為每週推薦書，也就是一定要過半數，連三票，如果三比三都沒有辦法，」李金蓮主編這樣解釋道，通常這時主編也會參與討論，《開卷》的採編人員也加入，以便一起了解整個新書的概況是什麼，主編會發表自己的意見(附4)，但是他們三人都沒有投票權，所以書的「生死大權」全操在六位書評委員的手上。另外，書評小組的成員，同一年度的經常性(每週的)評委跟年度的或許會有重疊，但是每一年都更換，絕不重覆。

《開卷》版面的書評，其實是分三個層次的：通常《開卷周報》的第一版會有個「本週推薦書」的小欄(有時候會沒有)，裡面的書籍就是書評小組選出來的每週好書，這些書在年度十大好書評選的時候都是候選的名單；第二版目前通常會登五篇書評，但是所評的書並不是所有都是「本週推薦書」裡的書單(因為有可能「本週推薦書」只有推薦三本書，卻出現五篇書評的情形)，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因為要進入每週推薦書不是那麼容易，那因此，如果評審委員覺得說，它雖然沒有那麼好，但是題目本身相當有議題性，或者特殊性，或者這個人也還有一些表現上的優點，那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會刊出書評，但是不做推薦。」李金蓮主編這麼解釋。

再者，有的時候在第二版的最下面也會出現「新書佈告欄」，通

常一次介紹六本書，都是簡短的書介，是由報社的編輯執筆，它是書評小組覺得這些書雖然還不壞，但也沒那麼好，它的存在是基於讓多一點的書被介紹的美意，這三個層次的分別都是書評小組在會議中決定的。另外，就如前所述，有些書評小組的委員自己逛書店時，若發現了一些沒在選書時看到的好書，也會在會議上推薦，然後請出版社再寄來，不過它的流程也如前，一樣還要再經過所有人的投票。

至於在《讀書人》，蘇偉貞主編說：「我們會邀請一些，在閱讀上面很有經驗或很有重量的，一些學者或文化工作者或作者來幫我們淘汰一些書，然後由他們來幫我們看看哪一本書~~然後我們自己做最後審訂，因為有的時候他們會忽略那本書可能是以前出過的，現在再出，對我們來講是舊書了，所以我們會~~有的書恐怕也會有一些時效性~~」只是這些選書的人並不固定，「會隔一段時間~~也不固定多久啦，而且會隨時補一些~~因為有些人最近會說比較忙一點，那我們也盡量找每一個學問的每個學科不同人~~」她補充的說道。

在這個過程，主編會跟《讀書人》的編輯一起參與討論決定，就如前頭主編所言，最後的結果是由他們決定。在《讀書人》書評也有不同的分別，「每週新書金榜」就是所謂的好書，還有就是只是標著「書評」的書評，

「那是顧慮到一般人，他在這個知識上面應該會感興趣喔，那麼我們介紹這本書還有一個就是，可能這本書有它的議題性，譬如說像原住民的議題，那我們也知道說不一定是原住民每個人都是那麼好，或說創作~~前一陣子不是有《台灣黑熊傳奇》諸如此類的書，那本書當然就沒有所謂的好或壞，它當然一定有一些標準，那它不可能寫成一個經典，可是我們文學類的書，我們比較會訴諸於好書的價值在裡頭，如果不是的話，我們比較會訴諸於那個知識、那個讀者他會感興

趣的，或跟社會上脈動比較接近的，那另外一個會比較呼籲說，這本書比較有議題性，適合來討論。」主編這樣分析。

也就是說在這個部分，會分成人文、小說等等不同的細類，編輯他們覺得也許讀者會感興趣，或是適合某個層次、或某個知識領域的讀者來讀，當然最主要還是會考慮議題性的問題。再來，還有所謂的「主題書評」，也就是一篇書評裡面，至少評論了兩本以上主題相同的書，

蘇偉貞主編舉例說：「譬如說同樣一個主題的書，我們覺得最近好像出了好幾本，就方便讀者~~譬如出版同一經濟理論的書~~就請一些書評委員來做，那這個書評是很大的工程，因為他要看很多本書，然後要找一個共通的，或主軸來評。」

「主題書評」通常由主編主導，藉由持續的閱讀與觀察來規劃，「就是那種閒看~~」蘇偉貞主編表示，「主題評書就必須訴諸於你對出版的記憶了，有的時候可能前一本書是一、兩個月前出的，或是同一批可能有兩、三本同類型的書，就必須要知道怎麼去歸納，要不然它就是一過去，一下子一個禮拜就過去了，除了選書之外，其實還必須對出版非常了解才行。」

「新書上架」則是介紹新書的專欄，由《讀書人》編輯來書寫，這個部分講求時效性的書籍介紹，盡量針對不同的類型的書籍，尋求比較貼近生活、能引起讀者興趣的新書。

至於中央日報《出版&閱讀》，這個選書工作幾乎由崔編輯決定，但是主編也會參與，譬如說，林黛嫻主編表示：「有時候有些書我注意到，他們沒注意到，我會告訴他們：這本書不錯，怎麼沒有介紹？會是這樣~~」比較是站在提醒的立場，有的時候副刊的編輯們也會給

予意見或參與討論，但是若是遇上業務繁忙之時⁵，就多有由崔編輯全權決定，

「最近幾個月是沒有時間選書，就由我們編輯來做主，不過還好，因為我們版面非常有限，所以我們能夠選的書就很少了，就等於幾千幾百本才選一本，所以也就差不到哪裡，如果像我們連續每天都有時候⁶，就必須要很謹慎，那每天都有三篇、四篇，題目啊什麼的就會消化得很快~~現在是因為工作~~人手會精簡，工作會比較多，所以會授權一個編輯做。」林黛嫻主編解釋道。

因為限於版面篇幅的關係，加上這個版面的編輯也要負擔副刊的工作，所以在《出版&閱讀》，選書是由目前送到的這一批新書做挑選，而且還基於平衡出版社的書種考量，無論品質或數量如何，選擇的數量都是固定的，選完之後這一批就不理了，因為下一批新書又陸續送了進來，所以可以說在這裡，選書純粹是機率與運氣的問題了，林黛嫻主編這麼解釋：「所以其實會不會被選拿來寫書評，其實有時候是運氣，這批書沒有特別好，那這本書我們就要選，不然就沒有了，那如果這一批都出了很強的書，那可能就會被犧牲~~」然而，「我們通常事實上的本意上，並不完全是個書評版面，我們有兩個線，一個是書評，一個是主題書評，就介紹一個趨勢嘛，」

為了避免真的遺漏一些好書，所以會在「主題書評」這個地方做補足，林黛嫻主編表示：「我們是以推廣新書為主，不會再回頭，但是我們還有個機會是，有時候我們會做主題，主題就是把很多書合起來做討論，那時候這些書就有可能有新有舊，對，譬如我們探討旅遊

⁵ 尤其一月底進行此訪問時，中央日報內部已陸續有一些改革，所以工作會有變動或產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⁶ 2000年9月20日至2001年2月16日這段期間，《出版&閱讀》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出刊。剛開始時，9月20日至24日沒有書評，為報導性質，9月25日起每日幾乎皆有書評專欄。（巫維珍，2002，頁85）

書，那可能一口氣寫四、五本，那四、五本可能是這幾年內的，對，那如果之前沒有介紹，可以趁這個時候彌補一下。」

至於「主題書評」的內容是被討論出來的，林黛嫻主編解釋：「事實上，討論有好幾個在進行，或者是我們有固定幾個人在幫我們寫這類，我們編輯會跟他討論，會跟這個執筆者討論，就說：哎呀~~你最近有沒有~~其實我們有幾個固定的執筆者，他是長期在觀察這個出版的發展，那他也會說~~那最近我有觀察到有個現象：奇幻文學，那我們來寫奇幻文學~~我們編輯就會幫他搜集書，那他再來寫。」

2. 編輯方針

在《出版&閱讀》，因為林黛嫻還同時擁有副刊主編的身份，所以這個書評版帶有濃厚的文學色彩，而且她也表明，有兩個明確的編輯方針：一是鼓勵中文的本土創作，二是以人文精神為主(附 5)。不過有時不免還是會面臨中文創作書數量不足或是品質不夠的情況，所以還是會選評翻譯書或是科普書，但是因為秉持上述兩個方針，所以在標準上對會中文創作書寬容一點，以便增加其能見度，但若是從鼓勵的角度，其實算是一種推廣，尤其是針對某些小眾或冷僻的類型(附 6)，畢竟文學作品難免會涉及藝術的價值判斷，而好或壞都是隨個人美學觀點而異的。另外，林黛嫻主編也站在鼓勵圖書產業的立場，希望不只是一些大出版社的書能評論介紹，也希望能介紹一些小出版社的書，所以就前面選書程序所述，會斟酌考量每個出版社的書種數量，同樣的，因為考量小出版社的資源或人力不若大出版社來得雄厚，在選書標準上對小出版社的書也會寬鬆一點(附 7)。就林黛嫻主編而言，她認為目前書評版仍算是小眾的地位，書評的功能或作用，大抵還是產生在對作者的鼓勵性質，尤其是一些小眾的純文學作者，所

以抱持著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的信念，她會傾向鼓勵和推廣的心態，讓不是主流的創作者或小出版社多一個被看見的管道(附 8)。

至於《讀書人》跟《開卷》的主編在研究者訪談過程中，並沒有指出很明確的編輯方針，所以這部份就針對兩報書評版面的定位或沿革，或兩位主編的編輯理念或書評的看法來做探討。

第一章研究背景有提及，聯合報在《讀書人》創刊之前是先設半版的《讀書》，後來副刊每月底登一次「質的排行榜」，每次由十位書評委員投票選出十本好書，短評推介，書評委員的任期一任六個月，從民國 77 年 10 月到 82 年 7 月，共舉辦了九屆(盧郁佳，1997，頁 83)，當時已有書評的機制的雛型產生，不過即使到《讀書人》版面成立之後，對蘇偉貞主編來說，大家還是處在摸索的局面，在《書評書目》那個時代，因為台灣的文化圈很小且都擠縮在北部，最早期書評的難處並不是專不專業的問題，會不會得罪人才是最令人擔心的，人的因素是造成專業書評文化不易形成的最大原因之一，她認為有比較成熟的書評發展也不過是最近三年的事，而那和書評文化氛圍的形成、歸國學者相連結成一個綿密的學術網路，彼此是併時發展而成的。基本上她還是認為書評是個精緻的文化，所以勢必不是那麼大眾，所以基本上還是有某種閱讀的門檻，她表示他們是站在鼓勵閱讀的角度出發，並沒有權利去決定是好的閱讀或壞的閱讀，但是不值得閱讀的書是會自然被市場淘汰(附 9)。

《讀書人》創版首版(1992.4.16, 23 版)就刊登了針對台灣三二四七人做的電話閱讀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61%的人很少或不看書，只有 14%的人常看，難怪標題就寫著「讀書人白皮書這是一個閱讀的時代嗎？」、「出版趕新潮讀者追時髦」，蘇蘅為這個調查報告做的分析提出了：「讀書文化丕變」、「讀者要求立即刺激」、「期望看書像打電

玩」、「文學不死，實用抬頭」、「淺薄媚俗、世紀末走向」這五點當時閱讀情況的描繪和評論；「編者開版辭」也開宗明義指出：「讀書不是貴族的象徵，也不是士大夫的專利。但如果說隨便看幾本書，寫幾篇文章，就算是讀書人的話，又未免太小看古人『妙發性靈，獨拔懷抱』的標竿、期許。」

以上所述，其實不難體會《讀書人》的定位。尤其從「讀書人」這個題名看來，不難看出版面的走向其實是針對所謂「讀書人」而言的，標示閱讀的品質和深度的涵意不言而喻。是不是針對台灣出版/閱讀市場越來越輕、薄、短、小的走向，所以勢必要有個閱讀媒體出來力挽狂瀾、試圖建立讀書人的風範和標竿？

在《開卷》，選書則是完全依賴書評小組，李金蓮主編頂多是站在提供對出版動態的觀察與意見的角度，即使她認為自己這些年下來對書的感情，不可能沒有任何意見想法，只不過站在相信學術專業的角度，她認為書評小組的機制仍是有必要的(附 10)。但是，如果說《開卷》選書完全交由書評小組，顯示主編一點影響力也沒有，這樣的結論也過於簡單，畢竟以主編這個角色而言，對於整個書評版還是有相當份量的掌控權力，譬如版面的理念或方針、訴求的對象、風格的呈現……不可能沒有任何主編個人的想法。林俊平(2000b，頁 3)即指出：「從創版開始，報社高層即賦予開卷主編相當高的自主性，從版面設計的規劃、專題報導的內容取材、書評選擇的取向，皆尊重主編的規劃設計。」就《開卷》的創刊辭所言：「開卷的製作，便是希望透過書市觀察、書的評論、書的工作者和讀書問題的交換溝通等，和大家一起做愛書人。」張玉佩(1992，頁 64)也指出：「根據主編莫昭平表示，當初他們在決定要開創這個版面的原因是深感國人對知識的需求日益增高，而當時的出版界也是正亟待幫助以及輔佐，身為

大眾傳播媒體最主要的份子之一的報紙，有義務背起這個責任，擔任出版界與民眾之間的橋樑。」而公信力、權威性、公正、客觀性這些辭彙一再被兩位前後任主編提起(莫昭平，1995，頁 6、7；李金蓮，1999，頁 109)，李金蓮(1999，頁 107)也指出：「創刊之初，開卷即定位為文化性質的刊物，但它不同於過去的副刊是文學作品的發表園地，而是介於新聞與副刊之間的一種『文體』。」

《開卷》鼓勵閱讀、肩負文化責任、建立公正權威性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雖然力圖朝向一般大眾，但其實還是有閱讀門檻的(附 11)，就像李金蓮主編(1999，頁 110)所言：「開卷 既是自期為一般大眾服務的媒體，那麼這『一般大眾』是什麼樣的一般大眾呢？開卷 並未做過有關讀者層的調查，然在報業經者有關閱報率的調查中，開卷 相較於其他版面如影劇、家庭、旅遊，閱報率較低於上述版面，這說明的是社會普遍的『閱讀』人口(閱讀風氣)的比例。粗略印象而言，開卷 讀者大致仍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者為主，……」受訪者 G 解釋《開卷》設定的對象：「事實上我覺得所謂的大眾，應該是閱讀大眾，那閱讀大眾就是習慣在他的生活中他會讀書的人，那麼在這個讀書大眾裡取一個所謂的中間值，一般在概念上應該講 reading public、general readers，一般讀者，可是你要注意，重點是有 reading 在裡面。」李金蓮(1999，頁 110)針對年度十大好書的指標表示：【是項評選不在反映少數菁英讀者的閱讀品味，也不在反映書市的暢銷書閱讀趨勢，而是「為一般大眾『挑選』值得一讀的書籍」，既是「挑選」，當然有一定的高度，而設定「一般大眾」，則顯示它高而不深，亦即是選擇一種中間路線，鼓勵好書出版，同時也鼓勵閱讀的評選宗旨。】

基本上，一般大眾跟有閱讀習慣的大眾，程度是有很大差別的，

事實上《開卷》對象並不真的那麼「一般」，選的書當然也不會太過一般，就研究者而言，這番言論，其實還是站在引導的立場居多，文化人的使命感還是有的，雖然避免菁英色彩，但是其實也還是有「一定的高度」、「閱讀的門檻」，畢竟主編所謂的高而不深，仍是很微妙的解釋。

3. 選書標準

誠如《開卷》前任主編莫昭平(1995, 頁 8)所言：「我們常被人家問及：『你們選書的標準究竟在那裡？』我們常常說：『我們是沒有標準的。』因為實在沒有辦法用一段很具體的話或文字，說出我們怎麼選書，或者是 開卷版 認為怎麼樣的書是好書。但是那標準確實是存在的！如果常常看 開卷版 的話，也許慢慢就會揣摩出我們的標準在哪裡。」所謂選書的標準，其實真的非常抽象，連主事者都很難說出個具體的標準，他們的回答不外乎是好書或是具有議題性的書。本研究試圖歸納出下列四項三報選書的標準：

(1) 新書：

既然報紙媒體具有通報及新聞性的性質，而三報書評版也都是每週出刊的型式，所以他們都相當要求時效性，所以不評舊書、挑選新出版的書來評是第一原則，連舊書新出版(不同出版社的印刷版本或同出版社的新印刷版本)的形態也不算在選書範圍，頂多當成出版議題來報導。而新書的定義又該是多新？

「我們盡量在一個半月內的。」蘇偉貞主編這麼回答。

因為出版社通常出了新書便會寄給三報，所以他們選的書一定都是最新出版的，書的新穎性是不容置疑的，那為什麼三報還是有時效

性不高的批評？因為後面還有找書評者、聯絡、書寫、後續的編輯等程序，等到書評刊登出來時，常常已經是一個月之後的事了。這的確也是中外報紙書評媒體的一個煩惱。

(2) 好書：

好書，幾乎是三報選書最基礎的標準。可是什麼書可稱得上是好書？就蘇偉貞主編來說，書的好壞很清楚，選書對她而言並不是難題，反而是人情或是書評者能不能評的問題比較麻煩，就普遍被認為《讀書人》文學類書籍比重過高的說法，主編原本也是有所顧忌的，只不過，在她的認知，她最終有個體會，她認為不管什麼樣類型的書寫，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文學的層次(附 12)。

至於在《開卷》，所謂的好書完全訴諸於書評小組，「所以這個書評小組的機制是很重要的，我們就是藉助學者在學術上專精的判斷，他們的學術能力及判斷能力來做這個工作，來做書籍的篩選。」李金蓮主編這麼說。所以這些選書小組成員的認知和偏好，勢必影響了選書的結果。

既然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或許我們可以從其他地方試圖看出一些端倪。林俊平(2000b, 頁 4-5)認為，報紙媒體的書評文化，綜合了社會文化、媒體傳播常規和組織特質，以及書評編輯的個人色彩，所以他從主編的個人風格、編輯台的發揮空間、市場銷售的佐證三方面來解讀《讀者人》的選書風格。他認為廣告業務的壓力並不直接落在《讀書人》上，所以主編的個人風格/編輯台可發揮的空間相對增大，而無論是現任主編蘇偉貞或前任主編陳義芝⁷皆有作家的身份，

⁷ 陳義芝，男，1953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曾於民國81年4月16日至82年5月13日任《讀書人》第一任主編，2001年時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任聯合報副刊主任。早年曾與洪醒夫、陳珠彬、蕭蕭、蘇紹連發行《後浪詩刊》，並主編《詩人季刊》。曾獲國軍新文藝長詩銅像獎、教育部文藝創作散文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中國文藝協

兩人的寫作風格皆有別於大眾市場，文學性較高；並以民國 89 年 1 月至 3 月「每周新書金榜」的書單和金石堂書店的銷售狀況做比對，認為《讀書人》選書偏向小眾。所以他認為：「出版物質感佳、文學性高，或是略帶少許學術氣息，走的是精(菁)英閱讀路線，那麼在讀書人周報書評出線的機會是較高，」

雖然的確，一般人對《讀書人》的評價就是文書學書籍比重過高，但是這番結論會不會稍嫌武斷？只抽樣三個月就可綜覽《讀書人》近十年全貌？不在暢銷排行榜上就是小眾閱讀？因為主編擁有文學作家背景，所以勢必走菁英路線？不過就上節編輯方針所列舉的資料看來，這樣的傾向其實還是有跡可尋。

《開卷》雖然每週選書沒有明文標準，但是從每年十大好書的評選標準，或許可以看出個端倪。從林俊平(1999，頁 55-57)所列的「1991-1998 年十大好書評選規則暨標準」這張表看來，適合一般大眾閱讀的書(可讀性)、有系統有份量之作、製作嚴謹度、具指標性與前瞻性、專業領域表現、文字(翻譯)表現、開創性/啟發性……都是曾被提及的標準，雖然這些標準也頗抽象，至少有進一步的解讀空間。而且從 1993 年開始有「避免太過艱澀、冷僻、專業、小眾的書」這樣的字句，不難推測《開卷》最初幾年的選書的確不是那麼適合大眾閱讀的，李金蓮主編也表示，過去的確有這樣過於專業的走向，不過近幾年有很大的改變，或許也和書評小組成員的心態有所轉變有關，從以前強烈的使命感到現在融入了讀書選書的愉悅感。曾身為《開卷》書評委員的受訪者 G 也有這樣的感覺(附 13)，而且對於一直以來大眾對於《開卷》選書過深的評論，他表示或許是台灣閱讀人口太少的原因，因為他本身專業領域的重要經典之作其實是不選的。對於

會文藝獎章，以及兩度榮獲金鼎獎等獎項的肯定(林俊平，2000b，頁 4；巫維珍，2002，頁 71)

十大好書的評鑑模式這幾年來的修正，李金蓮(1999，頁 110)也做了三點指標：「第一，經典學術著作不在鼓勵範圍之內；第二，具啟發性、前瞻性、適合一般大眾閱讀；第三，具出版指標性。」

但是從書評委員的組成來推測，近年來學者擔任的比例越來越重，即使他們不選本學科重要經典之作、即使使命感不再那麼深重，但是教育、引導的心態也不是清易就可抹去的，勢必也不會選太過通俗、輕鬆、休閒的作品⁸。

林俊平(2000d，頁 3)指出，《出版&閱讀》不像《讀書人》或《開卷》在版面直接標明「好書」字樣，而以「精選書評」四字，巧妙避免自我設限的窘境。他的這番言辭是奠基於，其他兩報明言所選的是「好書」，卻也發生過被書評人嚴厲批評的情形，無異自打嘴巴。但是本研究上一節選書機制有提過，其實這三報選的書是有分層次的，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其中差別，因為三報基於推廣的心態，所以有些書勢必會有些缺點，不免就會被批評；況且評書的觀點因人而異，所謂「好書」的解讀每個人立場、要求不同，實在也無須要求一個客觀的標準。就《出版&閱讀》來說，他們選的好書，很明確，就是先以中文的文學創作為首要考量。

總結來說，三報所謂的好書，應該是所謂的讀書人、文化人所認定的好書，這樣認定下的好書，勢必有些閱讀的深度，如此或許稍微可以解釋，何以三報的好書性質如此相同。

(3) 具議題性

一般人提到書評，總愛將它拿來跟暢銷排行榜做個比較，冠上菁

⁸ 不過這種情形也不是絕對，只是就總體《開卷》選的書而論，細節部份還是得個別分析選書人的偏好或標準。本研究訪談孫中興教授時，他就表示曾推薦過櫻桃子《桃子罐頭》這本書，也通過了票選，寫了書評。只不過這種選書傾向在《開卷》仍屬鳳毛麟角。(此篇書評見 1997.9.21 中國時報《開卷》版)

英/通俗的名目。其實也不能怪三報選書的菁英性，如果用李金蓮主編的標準：一、解釋的空間；二、作者的發展(附 14)，的確很多占據暢銷排行榜的書是不具深度解釋性的⁹，雀屏中選的機率當然就非常小，否則，那些所謂通俗的作品要被評選上，議題性就成了一個重要指標，譬如單本的減肥書不可能成為書評的對象，不過當出減肥書或減肥這個概念成為一個社會的風氣時，這個現象就會被當成一個專題討論。

(4) 推廣的心態

其實在選書標準上，不能忽略主編們鼓勵閱讀推廣的心態，為了讓出版市場活絡多元，多少有著推廣小出版社的出版品、讓小眾的類型或作品多一些能見度的心態，而那也勢必影響選書標準。先不論公平與否的問題，小出版社不若大出版社的資金雄厚、宣傳經費，所以多給小出版社機會，這樣的心態是可以理解的。基於給書多一點機會的心態，李金蓮主編很自豪不少可能會被忽略的書，都曾在《開卷》年度十大好書被評選出來(附 16)。

(四) 年度十大好書

年度十大好書的評選其實也算選書的一環，所以將它置於這一小節探討。

1989 年 12 月 25 日《開卷》首次舉辦年度評選，在《開卷》作業很明確，那些在「每週推薦書」名單上的書就會持續累積，一併在年度時再評選一次(附 17)。從每年九月開始進行文學、自然科學、

⁹ 但是這番言論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說，媒體總用嚴肅的文學價值或標準來衡量通俗作品，合理且公平嗎？如同受訪者 D 表示，其實對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作品的評價方式，應該有所區別的(附 31)。通俗作品當然也有一套品評的方式，當然也有它的價值存在。

人文社會三組的分組閱讀，十一月底舉行分組評選會議，選出進入決選的書單，接著各組評選委員會合、跨組閱讀，十二月中下旬再舉行決選會議，選出每年的年度十大好書翻譯類十本、中文創作類十本(可從缺)¹⁰。至於十大好書分成翻譯書和中文創作兩類，是從 2000 年開始劃分的。年度的評選委員跟每週的書評委員有些人會重疊有些不會，這些年度評選的書評委員，也有一些該避諱的原則考慮，假設書評委員自己剛好有書在那一年出版的話，就不可能當年度的評選委員。

《讀書人》的年度書獎始於 1992 年，十大好書的評選是從書單勾選，分成文學類和非文學類。書單是到年底的時候發函請出版社提供候選書籍，原本是每個出版社五本書的名額，但是考慮有些大出版社出書量多，出好書的機率也較高，所以後來針對比率會有些調整，而且有時可能也要考慮作家的感受，「你知道台灣真的很小，譬如說出版社推薦這五本，那另外五本作者講說怎麼沒有推薦我呢？那說不定下次還拿不到那本書了~~」蘇偉貞主編苦笑著說。

書籍是從去年 12 月 1 日到今年的 11 月 30 日出版的書，因為涉及這麼長的時間，有時出版社在推薦時也會忽略一些年初時出的好書，這時主編也會提醒，「有的時候出版社會提供一個書單，看了我們會請問，有一本書我們覺得不錯，或外頭反應很好，你們為什麼沒選？可能那出版社自己會忘掉，我們就會做一個善意的提醒。」

至於勾選的對象，「我們有一些學者、文化工作者、還有作家這三部份發選票，我們會把那一年的整個書單整理出來，那真是一個很複雜的~~就一整份的~~把一、兩百本的每一類的書單寄給大家，」蘇偉貞主編表示。

然後根據出版社推薦的書單，主編和編輯做最後書籍名單的審查

¹⁰ 見《開卷好書獎四項四十一本獲頒》，中國時報 13 版，2003 年 1 月 5 日。

和整理，就將名單寄給上述對象一人一份，由他們勾選完之後再寄回，做最後的統整部分，就是這樣評選出年度的好書。主編個人也表示其實這過程不是那麼完美(附 18)，這個過程的確也遭受不少的質疑(附 19)，就勾選的部分，一個人真的有能力去勾選不同類別的書嗎？或者是，他真的看過書單上所有的書嗎？如果沒有，如何評選？名單的回收率也是個問題，從巫維珍(2002 年，頁 80-81)的論文資料搜集統整，可以看出名單的回收率的確不高，1993 年還有 60.2%，1997 年之後幾乎都只在 30%左右。受訪者 H 也表示，很多人在收到書單後，因為上頭候選的很多書都沒看過，反而會去詢問出版社編輯的意見，結果不是球員兼裁判嗎？如果被問的編輯有私心，不會只推薦自己出版社的書嗎？這種情形多了，年度十大好書的評選似乎就失去了意義。《讀書人》也多所回應，「凡此種種，使我們在這份書單形成的過程中，隱約看到了數字背後存在一種吊詭的循環。或許這是一份年度新書『平均知名度』調查也未必。」(1993.12.30, 40 版)；「文化界、知識界對出版的『年度興趣光譜』」(1995.1.5, 41 版)；「你可以從這份書單看到這一年文化界的流行趨勢、話題、事件的痕跡」(1996.1.1, 42 版)不難看出他們似乎是朝向探測統計一種當年出版或文化的流行趨勢光譜，畢竟大家在勾選的背後只能依尋模糊的對某些書的記憶、個人的偏好或興趣、或僅僅單就作者的名望考量……

中央日報則於 2000 年 1 月 7 日舉行第一次的十大好書評選，針對 1999 年元月到 12 月出版的中文創作書籍為主，這個評選的特色在於只選中文創作書，而不考慮翻譯書籍。評選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先由各出版社推薦，再加上中央閱讀小組選書小組，篩選之後有將近一百本書進入複選。再來由中央日報文學獎的複審委員進行評選，挑出二十四本書進入決選，接下來則由決審的評選委員(平路、

李魁賢、李爽學、林永福)從中挑出十本，做為 1999 年十大好書榜的名單¹¹。2000 年的十大好書分成中文創作與翻譯類，延續至今也不過共舉辦 4 屆，不過大多都依循相同的模式，林黛嫻主編回覆：「我們每年選書的標準和方式都一樣，即先由我們的編輯從這一年的書中理出書單，曾入選 精選書評 的書加上因 精選書評 篇幅有限而遺漏的好書，這些選書單可能有二、三百本，再交由初選委員投票，定出入圍書單，初選委員除了編輯室同仁外，還會邀請書評家及學者擔任，如 2001 年的初選委員為陳昭如、郭強生、辜振豐、張錫模、施淑清、黃金鳳、楊雅雯和林黛嫻。」(附 20)

就受訪者 H 看來，目前的年度選書影響力已漸小了，「不大，就編輯來講的話，其實最終回歸到就是說，我上了你的那個讀書版，到底會不會在我的銷量上面增加嘛，對不對？可是，我跟你講，在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那時候你要是選到《開卷》年度開卷好書，大概可以再增加一版，再多印兩、三千本是沒問題的，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大家也無所謂了，因為你只要去問你旁邊的人嘛，十大好書你看了幾本？」選書的模式其實已漸漸遠離一般大眾的需求(附 21)。

謝金蓉(2001, 頁 13)指出：「在目前台灣，重要的書評管道就只有上述的四報一書店¹²了，除了《明日報》閱讀版另外舉辦一項讀者票選十大的做法之外，四報一書店全部委由專家學者進行評選。評選的機制並沒有太大的不同，而且大家都非常注意評審是否客觀、結果是否能顧全大局。」

或許書評機制在台灣還不成熟或不夠多元，主編們依賴專家或學者刻意求取公正客觀的做法，是最安全的一個方式，或者說，是目前

¹¹ 見《看得見的情感力量與思想火光 建立書評制度新典範 中央閱讀 1999 十大好書榜揭曉》，中央日報 22 版，2000 年 1 月 17 日。

¹² 指中國時報《開卷》 聯合報《讀書人》 中央日報《出版&閱讀》 明日報閱讀版、誠品書店。

所能採用的最佳的方式？洪寬(2000, 頁 29)就指出：「值得一提的是評論家南方朔在《中央閱讀》所作的建議。他認為各報社何妨參酌國外的例子，由報社編輯直接選書。這其實是非常好但在台灣絕不可行的方式，試問現在台灣有哪一個報社能不問營業額而聘請十幾位書評編輯只做看書、選書的工作？如果沒有這麼多的編輯編制，又不依靠書評委員為後援，只以二、三人力如何能篩選出夠精采而又有各報風格的書單？」

從另一個角度解讀，會不會是台灣讀者本身，其實還不能夠接受多元的選書方式，選書人勢必還是得具有專業權威性，選的書才算公正、有代表性¹³？實際上，能夠被邀請擔任年度好書的評選人，大致有跡可尋，擁有專業知識背景當然是首要條件，此外最好還能熟悉台灣出版市場動態、甚至是擁有愛書的熱情，因為符合這些條件的對象畢竟不多，所以年度好書評選的評選人名單似乎總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謝金蓉(2001, 頁 13)便指出：「同樣一群文化人評審所形成的『部落性格』，使得四報一書店所形成的有限書評管道，經常出現大同小異的選拔結果；」

(五)小結

從編輯方針和選書標準來解析整個選書機制，可以看出三報大同中其實有不少小異。三報選書的程序大致相同，但是選書人卻有差別，《開卷》深度依賴書評小組，而書評小組成員每年換一批，絕不重覆，每年的人員組成勢必影響當年選書的走向；《讀書人》雖然也藉助學者、專家或文化工作者的意見，但是對象不固定，結果也多由編輯決定；《出版&閱讀》則完成由自家編輯依循編輯方針自行選書。雖然選

¹³ 1999年誠品書店TOP 100就是由書店職員挑選，結果引起質疑(謝金蓉，2001，頁13)。

的都是好書，但是因為編輯方針或對書評理念的不同，造成選書的偏好有所不同。大家的直覺印象中，普遍認為《開卷》的翻譯書過多，《讀書人》文學書的比重過重，事實上，中央日報《出版&閱讀》有過之而無不及¹⁴，而且主編也不諱言深受報社方針影響很大。可能是因為政黨經營有關，中央日報雖然限制多，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卻有最明確的選書標準。《讀書人》版面的工作多少和聯副有所交錯，因為人事的影響，所以多少也會形成版面的走向。就像林黛嫻主編所言，報社的主事者並不一定覺得書評版重要，所以相對不會受到重視，況且今日三報的書評呈現，仍被認為是菁英式的書評，更加擠縮了可能的閱讀人口，主事者當然不願見到這種局面，這是值得再深思的一個問題。

選書是一門大學問，因為無論國內外，書評媒體的篇幅始終無法評介所有的書，台灣的書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直在出版，所以大量的新書競爭有限的媒體，很難讓每個人都滿意，加上台灣書評媒體不夠多元、管道也過少，即使沒有明確的標準，似乎能上這三報書評版的書都已有固定的模式可循(至少有絕對的把握，漫畫不會出現在書評專欄)。目前台灣的書評媒體的一致性過高，選的書屬性相似：知識性、文化內涵、有潛力的文學創作……所以總使人直覺地就認為書評就只能評這些書種，難免被貼上菁英標籤，和大眾的隔閡越來越深，似乎和三報當初做書評版的信念和理想 鼓勵閱讀，有著越來越遠的距離。

研究者也不由得疑惑：選書的人固不固定，或是有沒有一套標準的流程，是不是真的那麼必要？也就是說，無論這些書是經過六個人

¹⁴ 不過即使《出版&閱讀》明言編輯方針是以評介中文文學創作書為主，但是實際上有時面臨本土作品質或量不足時，就會出現翻譯書比重很高的情況。見林俊平(2000d, 頁 6)，針對 89 年 4 月至 6 月共 25 篇書評的統計，其中有 18 篇是國外譯作。

每週開會選出來或只是編輯個人的選擇下產生的，它背後代表的意義有不一樣嗎？因為都是「人」篩選出來的，無論是不是經過專業、是不是經過多數人的肯定，它背後畢竟還是有一些偏好或一些固有的認定牽涉其中，那些文學創作的書，好或不好，真的有一個最終的標準嗎？當然相對而言，《開卷》的作法的確是比較能顧全大部份的領域，尤其它的選書方式到了年度就有所依據，是讓人信服的。只是多數人選出來的書真的會比一個人的決定好嗎？多數人的主觀就可以被等同於相對的客觀？或是換句話說，為什麼一個人選出來的書或偏向某個類型的選書風格，不能夠存在？選書真的有所謂的公正和客觀嗎？或者我們真的需要這樣的「公正客觀」？當大家都同意這是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多元又小眾的閱讀是被理解的潮流，為什麼選書不能多元化？為什麼只能選「好書」？為什麼要信服你們這套好書的標準？被選出的書不就是要被評論的嗎，如果在最初選書的階段就限制非好書不選，不也是變相的宣告它沒有多少可以被批評的空間嗎？如果非得這樣思維，何不直接羅列好書推薦的書單，直接告訴讀者哪些書是你們所謂的好書，其實連評論都不用了，書評的書就給其他類型的書種，選書也就無須處處受限，而且不以好書為名，書評者不也少掉很多不要的顧慮？

畢竟報紙仍屬大眾媒體，服務的對象就該是一般的閱報大眾，其實不必將太過沉重的擔子或使命感背負在身上，閱讀本來就是很個人的事，又何必將立場捆綁得動彈不得？雖說三報不以菁英形象出發，卻掩蓋不了菁英/知識份子的思維，似乎通俗或流行的書就上不了書評版，研究者認為，若真的要維持這種態度，何妨反其道而行，盡選一些之前不會被注目的「通俗又膚淺」的書種，就盡量用知識份子的姿態去大似評論，這不也是主流世界一貫的評論方式嗎？這樣不也「

人性化」一些嗎？不過，最重要的仍是，報紙書評版該究竟要有什麼樣的定位，也就是最終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然後如何用最輕鬆的方式走入群眾，這才是主編們該好好想的問題，畢竟書評還是要有人閱讀或注意才能發揮其效果，否則三報埋著頭做得再辛苦，投入再多的心力，也總是落個曲高和寡的批評罷了。

第二節 選擇書評者

書一旦選了出來，就是書評者的考量了。這本書有誰可以評？有誰適合評？去哪裡找？書評者的選擇也是一番大工程，選擇書評者的考量、聯絡的過程為何，都會在這一節描述並做個探討。所以這節分成書評者的遴選、聯絡、小結三個部份。

(一)書評者的遴選

第二章文獻探討曾提及，即使重量級如《紐約時報書評》，主編仍要小心奕奕搞清楚作者和預定書評者的關係，免得涉入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中。蘇精(2001，頁9)指出：「至於為每一本書尋覓適當的書評者，困難複雜更甚於選書，而且經常涉及書評者與作者間的利益衝突或利益掛鉤的問題，因此選擇書評者是書評媒體主編權力運作的焦點，往往也是書評世界糾紛的所在，」便可看出其中的難處。

在三報，尋找的書評者多數是各大專院校的學者，他們和文化圈的關係稍屬疏淡，所以就利率衝突的部份就沒有那麼嚴重，即使也有一些避諱原則得考量，不過三報主編頂多是在「如何找到最專業又適合的書評者」這方面較傷神。蘇偉貞主編表示：「~~寫書評非常累耶，一般寫書評他必須要去看嘛，必須要知道說有哪一些人適合寫這本書，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工作，挑對的人寫對的書，而且，因為它現在

分工分得非常細嘛，所以有些人他是學西方文學的，但是他不是學歐洲文學的，那甚至他是比較著重在詩，那小說他就不知道，不是每一個人都~~所以要找對的人來評對的書，又要兼顧時效性，我覺得那是我們最重要的工作~~」

在《開卷》，因為有書評小組的編制，他們在選書後也會提出建議的書評者的名單，李金蓮主編解釋道：「事實上像評審委員也都是書評小組人員推薦，所以這本書選出來之後，他們會推薦至少三位寫書評的人，他們在學術界他們最知道這本書最適合哪個人寫，然後我們就會去找這三個人，那有時候，現代人很忙嘛，那三個人都沒有空的話，我們就叫這三個人~~因為他們是最專長的，那你推薦人給我們~~我們是這樣 round 整套模式。」受訪者 G 也說明：「有時候我們會建議，有時候他們自己會找，就等於是大家幫忙想想看這樣子，所以書評委員，就通常我們決定了哪些書評論 不管是推薦也好評論也好

那接下來金蓮會問一下大家說，這書有誰可以那書有誰可以？那大家討論一下提供一些名單，然後金蓮因為他們處理書評那麼久，他們經驗也很豐富，就會想~~就是大家一起這樣~~」當然也會有避諱原則要考量，他補充道：「有的如果書評委員覺得自己適合寫，那對《開卷》來講是求之不得啊，他就不用再去找其他的評論者，對於金蓮他們來講，有一些迴避原則，就是說你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你自己本人、是你的工作單位，就說有的基本的人剛好是在出版社，對不對？你應該要迴避啊這樣子。」

在《出版&閱讀》，林黛嫻主編說：「我們通常是~~就是我們來決定一本書的時候會一併討論找誰來寫，那找誰來寫的話可能就會針對這領域去找適合的，假如這本書是討論性別議題，那我們就會找各個學院研究性別議題的研究人，那通常一本書的書評，至少我們會列五

至十位，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一下子就找好。」

這都是一個累積的過程，所以三報編輯部內部都有龐大的書評人名單。不過凡事都有第一次，這些對象不可能是憑空出現的，最初都是如何搜尋的呢？蘇偉貞主編表示：「就是說你必須跟大量的作者、學者接觸，或在跟他們交談、或在請問他們的過程當中，你會吸收到一些資訊，知道有誰可以評，但也不是、也不可能說我今天拿到這本書，然後我就立刻就知道~~它不是立即的，也許我們只是在那邊聊聊天，大家有種接觸~~在聽你聊天的時候，我大概知道有誰可以做這本書，或是說我在看這本書時，它會有個旁及的介紹，知道原來有個人也懂這個東西，懂這方面的學科，那我可能就會~~反正會記住~~我們有一個很龐大的書評者名單。」

在《開卷》，因為有書評小組的制度，書評委員的遴選和書評者的選擇都是雙管齊下的，有見解、文筆好然後對書有熱情的學者，都是他們尋找的最佳人選。謝金蓉(2001, 頁 13)指出：「李金蓮非常用心注意報刊媒體出現的新面孔、新寫手，平常更是多方打聽大學校園有哪些剛從國外回來的年輕學者，這些年輕學者也想藉著寫書評，熟悉國內的出版生態，」李金蓮主編表示她多從三個方向尋找、累積書評者人選：一是注意每個年度書評寫得很好的書評者；二是藉由上一批書評委員的介紹；三是勤於做簡報(附 22)。相較於《開卷》積極的開發新寫手，《讀書人》則偏向於深耕，蘇偉貞主編表示，書評者的培養有其必要，因為閱讀和書寫都是長期累積的，還有，擁有某種地位的作者也該找相同重量的書評者來評論，這是一種相對尊重的表現(附 23)。

至於在《出版&閱讀》，書評者百分之百絕對是學者的身份，林黛嫻主編便說：「我們幾乎都是學者，即使是作家也有學者的身分，因

為我們比較覺得是~~作者、讀者跟評論者這個角色是有獨立作用的，當然他可以重疊，譬如說他既是作者、讀者也是評論者，可使評論者有評論者的學養和他必備的條件，不一定作者能取代的，所以我們的版面上幾乎是學者為主，即使是作者也有學者背景，他們受過寫書評的訓練，對，我們版面是比較特別的~~《讀書人》都找作家寫~~這也是我的堅持。」

訪談中發現，這些被依賴甚深的學者專家，多是中生代的學者，套句時下的流行用語，他們多是四年級生。蘇偉貞主編則很感謝當時的教育方式，讓這些並非文學背景出身的學者，也都有深沉的文學涵養，尤其以學科學的學者最為明顯，他們的文采並不會比科學知識上的專業遜色，而且那種嚴謹又精確的訓練會在這時候流露出來(附 24)。其實仔細分析，這三報的書評者仍是多所交叉的，每個報的主編都有根據其慧眼發掘出來很棒的書評者的個別例子，而且那些人後來也都會被其他報紙找去寫，因為主編會持續的關注，那些文筆流暢或是見解佳的書評者，通常都不會被埋沒。

(二) 聯絡

有了人選，當然就開始聯絡了，通常電話內容就是稍微將這本書做個描述，然後問書評者是否有興趣，或是時間是否允許。這個工作通常都是由編輯來做，在中央日報是崔宏立先生任執行編輯，林黛嫻主編說：「我會給他一些名單，都是他聯絡的，不過他也都是有連續性的，之前那個人他都整理了書評者的名單，你從那裡就可以~~那這本書是哪個方向哪個類型，馬上就可以找到幾個，然後就去聯絡。」

但是通常情況都不是可以馬上就找到書評者，林黛嫻主編表示：「就是會有一個順序，就是這本書會先找誰，第二找誰，第三再找誰

~~如果第一位說已經幫《開卷》寫，那就不行了啦，再找第二個，不然就是他手頭有另一篇，他正在幫我們寫另一本，那就不行，所以這是書評者的選擇，我覺得我們編輯部門和書評者的互動都蠻好的，然後互動得非常良好，那合作起來也非常容易的，也非常順利的。」

一次就聯絡成功的確不是常態，蘇偉貞主編表示：「對啊，常常被拒絕~~一邊打五個電話找五個都不成~~」所以常常要有很多預備的人選，「因為書評不是比賽的一種，它不像我們寫文章，我們非得挑出一個一、二、三名，如果參加一個評審，書評是幾乎都沒有~~如果這個人他不能寫，也許還會有另一個人，那並不代表第二順位的人會比第一順位的人差，所以，我覺得書評你會找到他，他一定有一個起評點~~」

一般的程序是，編輯在聯絡的當口，書評者皆尚未看到那本書，只能透過編輯的描述或當下時間是否允許來考慮是否接受邀稿。聯繫和確認的過程中，因為避免干涉書評的書寫，而且基於信任，編輯通常不會和書評者多討論書寫內容，有的時候對於第一次邀稿的書評者，只會在體例架構上稍稍的提及。

蘇偉貞主編表示：「我從來不會告訴他們要怎麼寫，那個書評好的部分是只有一個基本的公平，那不是由我來說的，我甚至有時候碰上出版社，出版社會說這本書寫得真好，真會寫書評~~其實他有種基本的公平，我們把那本書交給他，從來不會多說一句話，如果有一些比較新的寫手，我們會交換意見，可是交換通常也是聽他說，也只有開始的一兩次，求取一個放心啦，是一個交流的方式，而不是說我指導你，我來說你來聽，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林黛嫻主編也表示：「當然不會啊，不能~~不可能要求書評者要怎麼寫，但是如果有一些是第一次合作的話，可能對撰寫的方式不是很了解，就會需要有一般

的~~互相了解的過程。」李金蓮則認為：「我們會把書評會議裡面的一些意見轉達給寫書評的人，但是我們並不會硬性的要求，但是寫書評還是有基本格式，比如說，你要先告訴我這本書是什麼東西？什麼樣的內容？他的定位是什麼？然後再去闡述你自己的評價，我覺得這是個基本的形式，我們還是會告訴他，但是呢，我覺得這是每個編輯的風格，那書評欄以後我們會針對技術上的一些問題，比如說他缺漏了什麼，或者有些句子沒有寫清楚，那這個地方我們會回報它，請書評者改這樣，但是在論點上不同的時候，我就會比較小心的處理。」

大致上因為不想干涉書評者的書寫，也不認為有必要，所以在聯繫的過程中，編輯唯一會跟書評者確定的是字數和時間，字數三報不相同，《開卷》大約八百字上下，不超過一千字；《讀書人》約略在一千至一千二兩百字左右；《出版&閱讀》則最少可寫到一千五百字，有時可達兩千字。至於時間，多為兩個星期，不過有時也可以寬裕到一個月。在《開卷》，他們會附上一張明細，大略解釋~~有時書評小組的意見，也會轉達給書評者知道。只是書評這個文體目前並沒有清楚的格式，加上媒體主編也都刻意不要加入自己意見，所以在書寫這方面，通常都是根據書評者自己的認定來寫作，因此形成書評者的書寫風格輕鬆或嚴肅、好書認定標準的嚴格或寬鬆、下筆的犀利或溫婉，相對的沒有一致的標準，加上三報的書評都是邀稿的，跟自己主動投稿的心情和書寫空間總是不同¹⁵。

(三)小結

在台灣，因為還沒有所謂專業的書評家的職業，所以報紙上的書評都是邀稿而來，而媒體仰賴的書評者多是各大專院校裡的教授，因

¹⁵ 李爽學教授有相關文章抒發意見，見《書評家》，中央日報，2000年10月19日，出版&閱讀21版。

為他們本身教學已非常繁忙，即使是慣常在書寫書評的學者，若私下讀到好書也不會刻意去主動推薦，所以目前台灣報紙的書評都是被動性的，由編輯或是選書小組決定，再尋找適當的書評者評論。

三報如今都累積相當規模的書評者名單，只不過三報所找的對象大部份仍多所重疊，有一些熟悉的名字常常在三報交互出現，本研究的受訪者有很多這種情形，而且他們不認為三報有何差別，在寫書評時的方式或態度沒有刻意的不同，所以造成在結果呈現上，三報除了選的書有一些差異，書寫內容大抵沒什麼差異。

書評者的選擇，為什麼只能找學者？研究者常常覺得三報書評版被指責太過菁英，學者們多少要負部分責任。學者或所謂的專家真的是書評的最適合人選嗎？當然他們在專業上的涵養、或是專業知識是無庸置疑的，只是，有專業就代表書評能夠寫得好嗎？雖然就現實面的考量，這樣的作法最穩當不過的，畢竟三報的人力編制有其不足之處，依賴專業至少比較不容易出錯。

雖然由學者、作者或者編輯這些不同背景的人來寫，可能就會呈現不同的書評風格，如果說因為學者或專家寫的書評都太過於艱澀或專業，是不好的或是不應該的，這番言論也有失公允，畢竟以研究者的觀點，很多寫得輕鬆風趣又邊辟入理的學者或專家也是所在多有，或許問題是出在個人的身上。雖然他身為學者，但是他其實並不一定喜歡閱讀或融入閱讀這件事，雖然一個教授級的學者不應該連評論一本書的能力也沒有，只是研究者總以為，專業知識並不代表一個人閱讀理解的能力，尤其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融入閱讀這件事。從某人的文字表達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研究者認為書評者有沒有閱讀的習慣、對出版市場有沒有些許的觀察或了解，或是有沒有擁有推廣閱讀的熱情，都應該是讓書評更引人入勝的條件之一。

第三節 書評者書寫

本節從書評者的角色來探討，也就是欲細部分析討論，書評者從最初接到編輯邀稿為某一本書寫書評，一直到最後書評書寫完成，這中間經歷的詳細過程為何。譬如考量接受邀稿的原則有哪些？收到書之後，閱讀、書寫的過程為何？書寫的內容或書寫原則為何？對書評抱持怎樣的看法？因此本節分成邀稿流程、接受邀稿的考量原則、閱讀與書寫的準備、書評的態度、書評的內容呈現、目前書評內容的批評、小結七個小節討論。

(一)邀稿流程

在這個小節，研究者試圖將一本書的書評邀稿情況，也就是從最初書評者名單的擬定，到最後確認書評者開始書寫，這中間可能發生的情形，用圖 4.1 的邀稿流程圖表示。

如上節所述，每一本書選出來後，三報大概都會預定 3-5 位的書評者名單，然後開始對第一位對象進行聯絡，當這名書評者接到編輯書評的邀稿時，經過考量原則後產生拒絕或接受兩種情形，如果拒絕，編輯又要重回書評者名單進行第二次的聯絡；如果接受，編輯就會寄送書籍給書評者。書評者收到書之後，仍有可能產生兩種結果，第一種便是直接進行閱讀及書寫，邀稿的程序在此已確定完成。另一種就是又產生拒絕的情況，這通常會有兩種結果，一是書評者認為和作者的觀點不同，如果要寫只能寫壞評，所以拒絕，請編輯再找其他人，於是編輯又會重回書評者名單搜尋書評者；另一種是書評者表示此書不值得評，這本書可能就會被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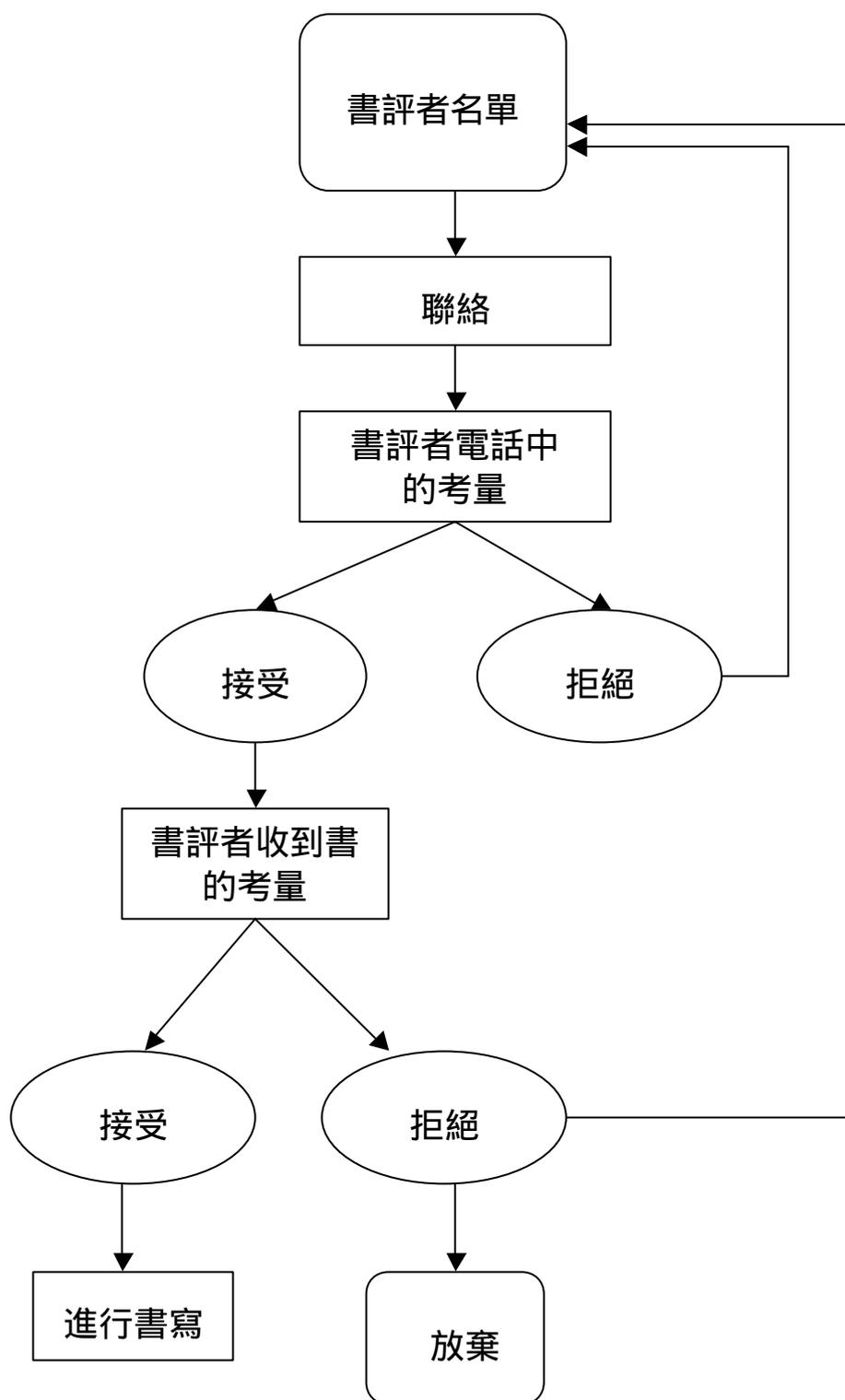


圖 4.1 邀稿流程圖

(二)接受邀稿的考量原則

如流程圖所繪，書評者可能會面臨兩次考量決定，第一次是在電話中，第二次是在收到書之後，以下便針對兩者的考量原則做分析探討：

1. 電話中的考量原則：

如前所述，當書評者接到編輯的書評邀稿時，其實是尚未看到那本書的，只有靠編輯在電話中對那本書的簡單描述進行考量，除非書評者先前已閱讀過那本書，或是對此書的評價已略有聽聞。通常結果不是接受便是拒絕，而拒絕通常可歸納下列四種因素：(1)時間上不允許；(2)不喜歡此作者(個人喜好)；(3)已有不好的評價；(4)認為自己不適合，再推薦更適合的人選；(5)預設立場。

(1)時間上不允許

大致上書評者最先考量的因素，仍是「是否有時間」的問題，畢竟三報邀稿的對象多是學者，因其身份有教學的正職，加上自己研究的繁忙，通常時間都排得很滿了，這時，書評的邀稿也都會被認為是雜務之一，尤其是對寫書評特別認真的學者，反而會因為沒辦法全力專注書評的書寫而拒絕。

(2)不喜歡此作者(個人喜好)

這個因素牽涉到個人的喜好，書評者通常會認為，如果不喜歡的對象盡量不要品評他的書，因為結果可能就不會有好話。書評者會盡量避免這種情形發生。

(3) 已有不好的評價

這種情形是指，已經先聽過身邊的人對此書的評語，或是自己已經閱讀過了，通常結果是不好的評價，因為擔心自己看過後仍是會給壞評，或是下筆避免不了給很差的評語，所以會委婉拒絕。

(4) 認為自己不適合，再推薦更適合的人選

有的書評者的考量，會先以此書還有沒有更適合的人選為標準，通常拒絕的前提是因為他心中有更合適的人選，或是認為自己不是最適合的人而推薦其他人。

(5) 預設立場

這個因素是指書評者心中多少會先有預設立場，譬如覺得如果會有人情壓力或是不能寫真話，通常就是拒絕掉，不過這種情形多是書評者心中的預設想法，很多受訪者表示會有這樣的念頭，只不過實際上都未真的碰過。

受訪者 C 表示：「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有人情壓力，通常我就是拒絕掉，對，就是說這個人能不能允許我說真話，如果是不行要說很多這種歌功頌德的，那我就不寫了這樣子，所以都還好，以我的 case 來說。」

當然，這四個因素並不是絕對，也不總是單獨發生的，譬如有的人是因為沒空而拒絕，在不好意思的情況下而推薦其他人；或是雖然表明自己不合適，其實是不喜歡這本書或這個作者，或是對此書評價不高不願寫壞評。總之，這四個是比較常發生，或是最主要會拒絕的

因素。

2. 收到書的考量原則

書評者如果在電話中答應了，通常編輯是假設這個邀稿是成功的，就會進行寄書的作業，然而有時候仍偶爾會出現一個狀況：即使經過重重選書，但是畢竟「好書」的觀點也是見仁見智，這時也不能避免出現，書評者收到書之後認為是壞書的情況，如此也會產生兩種情況，一種是繼續進行閱讀書寫工作，另一種就是退書拒絕。只不過遇見壞書的情況機率並不高，在這個階段再退書也並非是常態，畢竟書評者都會認為既已答應編輯，不該再給對方增加麻煩，所以會完成書寫，只不過如何斟酌用詞則因人而異了。

通常收到書之後，書評者就會繼續完成後續書寫的工作。其實這三報的選書過程通常都經過某種程度的篩選，真的讓書評者覺得是壞書的機會也不多，也就是說，書評者要寫壞評的機會也不是那麼多，若遇上比較極端的狀況，也就是說這本書被認為極壞，無論是內容或翻譯上的問題，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只不過真的遇上了，尤其又是在答應對方寫書評而且是收到書之後，書評者難免就會有所斟酌，這也牽涉到兩個議題：一是書評者若覺得這本書寫得不好，會照實下筆評論嗎？二是壞書到底值不值得評？

面臨第一個問題的書評者通常都會如實評論，也就是會照實寫壞評，因為有所顧慮或是認為不值得為一本很糟的書寫評的人，通常不會進行到這個階段，先前就會用不同方式拒絕了。受訪者 B 表示有過這種經驗，「其實我是有跟那個編輯講，我是有說這本書我鐵定只能寫得很差的書評，然後我問他你敢不敢登？因為他們有時候可能會考慮說，嗯，書評如果寫得太負面，他可能就有點擔心是懷恨在心~~

因為這裡面如果牽涉到人事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跟他講這本書我是確定它翻譯很爛，就看他們相不相信我，那時候《開卷》的編輯說好，你敢寫我就敢登，那樣就好，我當然敢寫~~」

其實遇到這種狀況，多數的書評者會事先告知主編，表示自己若為這本書寫書評只能寫壞評，就看主編能不能接受，普遍的情況是，如果書評者能夠將為什麼給壞評的原因舉證出來，而非只是個人情緒性的漫罵，通常主編都會支持書評者的看法，予以刊登。

至於壞書值不值得評？意見也分兩派，受訪者 E 認為不值得，「不好的書寫幹嘛？讀它都已經覺得浪費時間啦，還為它寫什麼？~~如果說主編一定要寫，那我也一定有話直說的啦~~」受訪者 G 也是同樣論點，他認為：「我覺得不值得評，壞的書何必評呢？大家的時間都那麼有限，社會的資源都那麼有限，就是不該浪費時間，你想想看整個出版業這麼蓬勃，有些書我看它就是品質不夠或是不值得評論的，根本就不需要去管它了~~」可是若是恰巧這些書都很暢銷，他認為那可以當成一個社會現象來探討，「像《開卷》也常做專題嘛，那專題就是說那一整個系列一整個領域裡頭有一個出版的動態，那在那樣的出版動態之下，並不是每本書出出來都是非常理想，但它代表這個社會閱讀的一種趨勢。」

不覺得有什麼不可的書評者，認為反正還有主編那關把著，受訪者 C 就表示：「反正，編輯還有一關嘛，如果他們覺得這樣不要，我這樣講其實太偏激，他可以不要刊啊，對啊，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就是照我自己持平的看法來寫，那給編輯他們自己去判斷這樣~~」

上述書評者可能會拒絕的因素，其中一個是心中會先有預設立場，因為目前的書評都給人寫好話的感受，也或許中國人以和為貴的處事態度，總是不願得罪別人，所以有的時候那種「好書推薦」的氛圍，

也會影響書評者寫不寫壞評的考慮。受訪者 D 認為好壞都可以寫，但是他認為三報書評版的「每週金榜」、「推薦好書」讓人刻板印象太深，所以他總覺得在這個意涵上寫批評好像有點奇怪，難免在下筆時會斟酌用詞，加上有次他如實寫了壞評，但是這篇書評隔了許多才被刊登，讓他更加深寫批評是不好的經驗感受。

圖 4.1 顯示收到書之後仍會有拒絕退書的情形，拒絕通常會有兩種情況，林黛嫻主編表示：「如果他說這本書壞，我們就不會找別人寫，也有的是說，我的觀點跟他的不一樣，不要找我寫，所以他只是觀點不一致而已，我們就會找別人寫，這種情況都有。」受訪者 E 表示他覺得壞書就無須浪費時間，所以也曾發生退書的情形，「~前一陣子才拒絕一本新文化史的評論，因為我覺得那本書，譯得~真的譯得很差，我就直接打了一通電話給中央日報的主編，跟他說那本書的譯筆真差，我覺得沒有必要浪費時間繼續下去~他們也沒有再找人寫。」

(三)閱讀與書寫的準備

很多書評者表示，相對於閱讀或準備工作，書寫反而是最容易的部份。尤其寫的若是翻譯書，書評者都會盡量找到原文書對照，那辛苦的程度不比審訂工作來得輕鬆。少數受訪者則表示他們也會先去看看別人的意見，受訪者 B 表示：「應該是這樣講，相對你會去看一下別人對這個書的意見，通常我會先看書，看完以後，我當然會覺得這個書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我沒有仔細看到的東西，那有時候就會去找~~」相關雜誌或是 Amazon 都是他參考的出處。

1. 準備過程

從整個訪談內容分析的結果，文學類和非文學類的書評者在閱讀準備的過程有其相異點，譬如文學類比較會注重此作者此本書在他整個寫作生涯存在何種位置，所以常常要再回頭閱讀此作者以前的作品；非文學類的書籍則比較容易碰上翻譯書，所以原文書的對照工作似乎成了這些書評者必要的工作之一。以下便分成文學類和非文學類兩個類別探討。

(1) 文學類

首先，文學背景的書評者都將書評當成文學批評的一種延伸，一種篇幅比較短的文學批評；他們的書評通常只論內文，不太著重裝幀或是編排的問題，他們都認為除非是有圖片或是美術類的書籍才須注意，或是書名真的離內文太遠，才會特別指出；因為往往得告知讀者此作者此本新作有沒有進步，或是在整個寫作生涯這本著作立下何種標竿，或是稍嫌退步，因為如此，常常得回顧此作者以前的舊作，不過因為他們都蠻嫻熟相關領域的著作，通常只要再偶爾翻閱便能換回相關記憶。

難怪受訪者 E 表示：「所以我覺得寫書評最容易寫的呢，其實是初生之犢的書，就是說，新銳作者的第一本書，那是最容易寫的。」

文學書比較少碰上翻譯書，不過也不是沒有機會，受訪者 E 因為本身的經驗，加上他也教翻譯，所以他通常看譯筆就可以知道譯者的筆下工夫，「你經驗夠好的話，你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他沒辦法消化這個原作的話，他的譯筆會很爛，那除非他本身就是一個文筆不好的人，那麼他文筆很好可是他譯出來的東西很糟糕的話，就表示因為他原作並沒有這個真正消化，他可能原作很多地方看不懂，或是說因為看不懂所以才會質疑它，質疑的話譯筆就會差，對。」所以他書評裡

提及的翻譯的問題，通常只針對譯筆，不談信實那方面的問題。

(2)非文學類

異於文學書籍的評論，它畢竟還是比較涉及個人的美學藝術評價，好或不好也是個人觀點，社會科學或是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注重的點就不同，因為遇見翻譯書的機會很多，難免會碰見翻譯正確度的問題，尤其是科普書即使風行台灣如此多年，它的一些翻譯的問題仍存在。究竟譯評該不該包含在書評裡面？

其實一般在邀一本翻譯書的書評時，編輯並不會附上原文書，除非書評者有要求，此時通常會向出版社出借，或者有心的書評者會去書店搜尋，若真的沒辦法，也就只能針對譯文流暢度來評。

遇上翻譯書，書評者該不該對照原文書負責找錯？受訪者 A 認為這應該是審訂者的工作，書評者指出來就好了，一字一句去對照時間上也不允許，「~~我會特別注意前後一不一致啊，那有一些比較奇怪的字眼的話，萬一我有原文書，我真的會查回去，做審訂工作一定要做，但是做書評家我覺得只要指出來說，你這樣做不太對，或者我懷疑一些我看不懂的地方~~」

實際上，書評者若是可以，仍會盡所能的找出原書，受訪者 F 這麼表示，「所以我已經好一陣子時間，我如果能不寫就不要寫，翻譯這種東西寫起來真得很痛苦，因為你要再去對一下那個原文的東西，那通常你在看原文的時候，通常會出現的情況就是~~你就會發現錯誤，那發現錯誤這時候其實你就會有點為難，因為你知道這裡有錯誤接下來一定還會有錯，那我要再去一個個去抓的話，真的是~~做不來啦！」但是若真的答應寫書評了，就是辛苦的一場硬仗了，「那接下來那兩個禮拜的話根本都是全天候都在搞那個東西了啊，因為尤其是

當你知道可以找到原文書的時候，那你就更小心了，因為所有東西你是掌握的到~~如果你掌握不到就你只能對這本書去看嘛，對不對，可是當你能夠掌握的時候，你要再去看原文書，那再去對~~那真是~~你事先先一頁一頁對，因為有些人他翻譯的話他會跳過去，他如果不負責任的話他可能是這一段他看不太懂啊，這一句他看不懂就不見了喔，會啊，就會不見掉的啊，那其實是很可怕的~~」

受訪者 B 也有同樣的經驗，尤其是他在寫《數字感》這篇書評時，更是離譜，「~~因為我一看馬上我就看到一個很明顯的錯，再翻兩頁，又看到很多錯誤這樣子，那我想這個有點詭異，我想這書籍翻譯已經算很差了，後來，我剛好去逛誠品，我在誠品剛好看到這本書的原文書，書我本來沒有，我後來看看書，然後就發現，怎麼有很多插圖我好像沒看到？然後好像這個東西好像也沒看到~~所以，乾脆我就把原書買回來算了，就開始大對特對，所以一對下來，整本書的錯誤就被我折成很多頁，真的是每一頁都折滿了這樣子~~」

原文書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台灣翻譯書的品質一直存在著問題，張毓玲(2002，頁 35-40)指出，影響譯文品質低劣的因素有：1. 硬譯、直譯；2. 誤譯、錯譯；3. 亂譯；4. 跳譯、漏譯；5. 譯名前後不一，加上出版流程中存在很大的問題，譬如選題與著作權交易、譯者和翻譯過程、編校與審訂等都牽涉其中(ibid，頁 15、42-131)。

受訪者 B 即表示：「我可以想像是說，只要這三個人，我是說譯者、審訂者跟出版者，他們三個是以比較正面的方式來看這代這個問題，其實很多事情是可以談的啦，譬如說譯者跟審訂者之間，譯者不要太堅持己見，審訂者也不要太堅持己見，可是就是碰到重要的問題大家可以談，對方願意接受，我覺得這件事情都會比較好，像審訂者在這個科普書裡也是碰到跟導讀者類似的問題，科普書的出版者他

經常審訂是在那書都已經，就說那個譯者送過來的時候，就出清樣時，才寄給審訂者，那可能就給他兩個禮拜的時間，嗯，那時間顯得太短，尤其他看到這個書翻譯得很差的時候，完全不曉得怎麼辦，」

2. 書寫過程

這個部份是呈現書評者在書寫中的過程，比較是個人性的經驗，這個部份通常會牽涉書評者對書評的認知，以至最終內文的呈現究竟應該包含哪些內容。受訪者 B 就表示那很像寫作文，我們寫作文的時候不都是會直覺考慮到如何起承轉合？「那這個時候你寫東西，我當然還是會在意說，我要處理的那些東西都要處理到，可是至於我要怎樣用文字來處理那是另外一件事~~」

受訪者 E 表示：「我以前會做筆記，後來因為身體比較不好一點，這個我就不事先做筆記，我就直接在書上面那個 margin，直接在上面寫意見，然後把書折頁，大致上就是這樣子，所以~~偶爾現在也還是會做筆記啦，但大部分的話就是一邊寫一邊把感想寫在 margin 這個地方，隨手就這個~~這段不錯~~就劃個線，折頁，什麼地方要特別討論一下，可能就會這樣子~~」有些書因為讀起來概念就非常強，就會直接進行書寫，至於修正的時間是花最多的，「修改是一定的，修改是花我最多時間的，初稿對我來講很快就寫好了，那初稿寫好之後，這個修改的過程是最慢的過程，對，那，不僅僅是意見上面的修改，這也包括文字的潤飾，讓文字盡量深入淺出，這一方面都是要做的，修改是~~不會比初稿這個來得少的時間，對，常常會這樣。」

受訪者 D 表示：「他們書評頂多給你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吧，這一、兩個禮拜時間還要看書~~大概真正提筆~~因為你看完之後你就會開始想嘛，想說要怎麼寫這樣子，然後就是要找那個點，那你在看的

時候就逐漸在心裡浮現~~」

受訪者 C 表示他寫作速度很慢，所以書評花了他蠻多時間，他從寫初稿到最後，大概都要三、四道手續，「就是說我一開始，我自己寫初稿可能就會寫一千到一千兩百字，然後第二遍的時候我會比較把它擴充到更完整一點，因為可能第一遍字的~~可能哪些可以多嘛，或哪些邏輯可以~~其實哪些地方其實比較好，其他地方就不要講了，然後就會再寫一次嘛這樣，另外，其實我第一次、第二次都是用手稿，那第三遍我才會打到電腦裡面，然後打到電腦裡面跟你手稿的感覺又不太一樣，那你就會去看它排成鉛字的時候這樣，然後你在電腦裡面其實是比較客觀的、有距離的，就唸一唸嘛，然後覺得不順~~這些詞句啊、字句再修一次這樣子，所以大概就三、四次嘛~~」

(四)書評的態度

書評者對書評的看法如何，通常會影響整個書評的形成，尤其在書寫時心中是否有預設的目標讀者，也會影響書寫內容的深淺，因此這裡分對書評的看法、目標讀者兩個部份探討。

1. 對書評的看法

其實多數的受訪者並不認為，目前的書評對讀者產生多大的作用，否則在銷售影響上會有正面的促銷作用，或是出現壞評後產生扼止效果。反而是對出版社或作者，那種監督或是鼓勵的作用來得較大。

受訪者 G 認為：「其實以書評來講，好的書評，應該是說，好的評論者他其實事實上是替讀者跟作者同時提供一個服務，替讀者提供服務這可以理解對不對，就是資訊那麼爆炸，很多讀者他事實上是想要透過這個方式能夠決定他要不要看這本書，這是一個；那，更好的評

論者的話，所謂更好的評論者是說他也會提供作者一個服務，就是他可以從一個讀者的角度讓作者知道，就作者在這一本書裡頭的成敗在什麼地方，如果我以知識的交換，或是文學藝術美學領域的分享，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公共論述空間裡頭很重要的一個活動的話，那，一般來講，就我認為一個作者，他看到一個評論者，就是說，很中肯但又是切中要點的指出他這個書的缺陷跟成就，我想他們會非常非常感激，對~~」

「我當然期待這是一個理性可以討論的地方，我們對於書籍的出版或書籍的品質有所增進~~」受訪者 A 這樣表示，「那我覺得某種不好的出版態度就應該被書評來糾正~~也許在出書之前就有這個了解就比較好，所以我想書評家這裡還是有一點功能啦，當然這裡好跟壞那個標準，是書評家的標準~~」他從一個出版市場的角度期許，「那是一個對編輯、對作者一個激勵的作用，從最光明的面來講，譬如說我可以從別人的眼光看到我很得意的東西有什麼缺點，或我自己知道的缺點別人是不是有看到，我覺得書評做正面的功能是這樣，然後對讀者有引導的功能，對業者有警惕的或者繼續努力的一個~~因為書評不一定是講壞事啊，但是現在假如沒有這個的話，好像一切都要靠業者自律~~」

多數的書評者也認為目前報紙書評的篇幅過短，很難暢所欲言，因此受限很多。其實站在主編的立場，他們當然希望能夠一次讓更多的書評呈現，相對的每篇書評的篇幅就會受限。林黛嫻主編指出：「~~就是說事實上我們報社也研究過說，整個版登書介，一版可以登二十本~~這樣出版那麼多書才有看得見的地方啊~~」

因為普遍書評者感覺《開卷》篇幅過短的意見，研究者後續也曾再詢問過李金蓮主編對目前字數的想法，她倒是認為有的時候篇幅過

長，有些書評者會傾向寫更多的書籍介紹，所以她認為目前的篇幅是足夠的。

2. 目標讀者

這些受訪的書評者都表示心中有預設的目標讀者，只不過差異頗大。受訪者 F 是從原書作者的書寫對象去設定的，但是他不會明確指出適合的讀者對象，「我不會主動去提它，因為不太好，一提了以後通常會出現的情況就是會限制，有些人看見這可能是適合高中生什麼，他可能就不去看它了，可是不見得，譬如說我是一個大學生的話，可能我這方面的知識其實還不到那個程度，其實也適合我去看的，所以我通常不去特別指明，通常我大概寫說青少年，青年朋友什麼之類的，比較廣義一點啦，因為你心目中認定的讀者群不見得是他當初他給你的 ordinance，不見得~~」

受訪者 D 以為確認目標讀者是必須的，他是以媒體的屬性去著手，「因為反正這就是傳播媒介它訴諸的對象不同的時候，這樣子，你自然就要採取不同的方式去寫。」因為對象是報紙，所以預設的讀者就是一般大眾，所以會用比較輕鬆的方式書寫，「因為它字數也短，會用比較俏皮的方式，我會這樣子，那會比較言簡易賅，說重點就好這樣子比如說小說好了，可能會比較少去牽涉一些關於小說的背景，比如說文學史的問題~~就會比較少一點，因為報紙的讀者，它可能只是第一次閱讀小說，所以報紙的書評對我來講，一直像是在引起興趣~~」

受訪者 B 則從書的類型去分析，他所設定的讀者也是一般的讀者，他會特別講這本書適合什麼樣層面的人看，「書評的責任喔，尤其是《開卷》，你經常要考慮就是說你的讀者可能是一般的、可能是沒

有念過數學的人，所以你會特別去提說，這本書可能適合怎麼樣的人看，或者說你對什麼東西特別有興趣的話，也許你應該特別買回來看看，那值不值得買這樣子，」

受訪者 E 就是以一般大眾為主，「那報紙的話，基本上就比較要有~~你心裡面的讀者是一般大眾，這樣的一種~~一種心態，所以你不能夠弄得太~~太曲高合寡，太過於艱澀，那這樣的一個結果~~」只是他又表示：「至少就是說比方說大學、研究生這個階段的學生，他能夠不用查字典，或是查什麼理論的書籍，他都能夠讀得懂，」他所謂的一般大眾其實還是大學程度以上的對象。

受訪者 C 認為現在真的會去讀文學書籍，甚至是文學書的書評的人，其實都不叫做一般大眾了，所以勢必他的書寫對象會比一般大眾更小一點，「所以我還是比較說是以一般讀者再小一點這樣子，就是說會對文學作品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或是學生或者是我們的同行這樣子，我設定的讀者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所以就是說比一般讀者再專業一些的~~」

受訪者 A 表示：「我就想到是我的學生、大學生，喜歡閱讀的大學生，或是說可以閱讀辦我要引導他閱讀的大學生，所以我通常會想這本書我要如何引起他的興趣，我通常不會想研究生，因為研究生可以讀英文的，如果從英文翻譯的話，那有些專業~~早就知道這本書專業的重要性了，不需要讀，所以我在寫的時候，盡量是以這種~~完全不了解這一行的人，但是以大學生為主。」

以上所述便可以看到一些差異。有的受訪者是以報紙的型態出發，認為對象就該是一般大眾，所以不能寫得太艱澀；有的受訪者則從書籍的內涵出發，所以對象應該是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涉獵，所以書寫的內容可以深入專門些。從這裡看來，從一般廣義的大眾到有閱讀興

趣的大學生，其光譜上難易的程度是有不小的差異，而這也勢必造成他們書寫的方式的不同。

(五)書評的內容呈現

通常最終書評內容的呈現，也就是我們今日閱讀的這三報的書評格式，一般人的認知裡，似乎已經有了固定的模式，而且總離不開歌功頌德的形象：先做個內文介紹，然後吹噓一番此書多好，最後做個總結稍微提及小小的瑕疵，但是最後仍不忘以「瑕不掩瑜」做結。受訪者 D 就表示：「就即使說批評也很少，當然，最後你去看很多書評都是這樣，最後就是說：『~~但是還是瑕不掩瑜』、「即使是小小的~~這本書仍有許多值得我們~~」那個狀態就是如此定了，」

不過這樣的認知也並不是非常公平，雖然說好話的確是書評的普遍的現象，但是實際上也存在一些願意將書評當做藝術形態經營的書評者，畢竟仔細分析起來，它的確是不容易書寫的一種文體，尤其報紙媒體又有字數的限制，短短的幾百字既要說出此書的特色，又要寫得引人入勝，深入淺出又富趣味，其實非常不容易。本研究的受訪者，若以文學背景和非文學背景做區分，大概呈現一比一的狀態，從訪談內文中，發現這兩類背景的書評者在最初準備工作注重的方向已不同，以致最終書評的內容也會有不同的呈現，因此，這裡就粗分文學和非文學兩類做討論。

1.文學類

通常文學背景的書評者只重視內文，不在乎裝幀或編排的問題，認為那是美術書或圖片較多的書籍才需顧及；然後，除非內文錯字太多，進而影響閱讀品質，才會稍微提及這些缺失。

通常寫一本文學書的書評，書評者會先提及相關的知識背景，然後介紹作者的寫作歷程，或許拿作者這一本著作跟以前的相比較，指出這本新的書是放在什麼樣的位置，或是跟其他人比較，也就是這本書或這個作者處於相同領域上的何種地位。

如上所述，不難看出即使只是一篇短短的書評，這些書評者要做很多功課，不僅要讀這本書，還要將此作者過往的著作好好溫習一番。不僅這本書的內容要先稍微描繪出個輪廓，然後還要點出這本新書跟以前的書，比較起來有什麼進步或退步，在同類型的議題或類型上，這本書做到什麼特殊的表現。

2. 非文學類

不像文學類書籍，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背景的書評者比較不須要關注作者本身的寫作風格，或是寫作上的改變、文字的運用程度等等問題，雖然注重點也是因人而異，不過就如同受訪者 G 表示的：「我想評論的重點應該是這本書有沒有達成這個作者所宣稱希望達到的目的，就是他要解釋某一個問題，他要處理某一個議題，他要呈現某一個現象~~類似這樣子。」比較是針對主題上是否有達成目標。

而受訪者 A 表示他尤重標題和內文是否呼應，「我都盡到告知這個書的到底有什麼內容，然後這些有什麼思考的盲點我會提出來，好處我就不特別說太多，因為我覺得好處你看了就知道了，我覺得要強調讓讀者注意一下哪些盲點~~所以好像後來寫起來就會有一點那種格式，跟學生批評他的論文也是一樣，你先看你的題目跟論文合不合，然後看他舉什麼證據，然後看它證據堅不堅強~~一樣的，」

因為前述面提及翻譯書的問題，相對的，他們在翻譯相關的問題上就比較重視，除了翻譯品質的問題，台灣出版社刪掉參考書目或是

刪減原文內容的做法仍舊存在，甚至有時是牽涉出版社的偷工減料心態，譬如出版社沒有自己的出書規劃，只出國外已經得獎的書；翻譯的是刪節本，卻沒有告知讀者；直接將大陸翻譯好的簡體字版直接轉成繁體字等等，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一書的中文譯本就是很好的例子(見孟樊，2002，頁 62-63)，書評者若是知曉這種情形，通常會提，但是其實這也不容易，除非書評者也能熟習目前的出版生態，所以受訪者 A 表示：「當然我覺得很多書評家沒有參與過出版的書籍，我還參與過一點，我以前在巨流圖書公司跟他們的關係很密切，我是作者也是他們的顧問，所以對整個書籍還比較了解~~但是很多書評家不了解這個，所以對於那些商業出版，最常被詬病的就是，名字被改得太離譜，或者呢，就是內容他把註解刪掉~~」

關於翻譯的問題，有些書真的糟糕到慘不忍睹的狀況，尤其又碰上將寫書評當做審訂在做的認真書評者時，很可能整本書的翻譯都有問題，「所以我想到後來我就比較在意~~比如說就除了這本書除了它本身寫得好不好啦，可是我其實更在意這個書翻譯過來以後，這翻譯的過程到底有損失掉了什麼、翻譯得怎樣？大概是這樣。」受訪者 B 這樣表示，但是限於篇幅，其實他們也不願整篇書評都在勘誤，因為如果滿篇都是勘誤，這樣的書評看起來的確有點詭異，或許讀者也會納悶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通常他們會在文章中提及幾個比較明顯的錯誤帶過，後來鑒於現在網路的發達和便利，他們都會將勘誤表放在網路上，「我們就把這錯擺在網頁上，直接在文章裡面說，那個勘誤的部分請你看這個網頁，其實現在很多人都這樣子~~因為我當然理解就是說你在看書評的時候看到一團勘誤，其實本身沒有意義。」受訪者 B 表示。

(六)目前書評內容的批評

其實目前三報的書評，除了被認為太過學術性的書寫，此外很多書評內容盡是說好話，或是寫得不關痛癢的批評也是所在多有，更有甚者，存在著未閱讀完就書寫書評的情況，以下便針對這些情況做探討：

1. 盡是好話：

大眾對於目前書評都是說好話的印象很強烈，受訪者 D 表示，他很希望書評能夠像影評一樣，能夠看到比較犀利的評論。其實書評都是好評的情況，中外皆然，Greene & Spornick (1995, pp.449-453)因為人們總是說書評充斥著無關痛癢的評論，所以他們想要檢測書評的內容來驗證其真實性。這個研究的三個目的就是：(1)比較書評跟其他類型(例如電影)的評論；(2)檢驗書評內涵(例如文章長度、主題(物理、數學或文學)、類型(小說和非小說))跟書評者評價的關係；(3)不同期刊的書評者評價。這個研究的資料出自 Abstracts Research

這個光碟資料庫(共四片)，裡頭包含大約 1600 筆期刊的摘要和索引。書評者評價(Reviewer Evaluations)是自變項，分成 favorable、unfavorable、mixed or no opinion 三個變項，利用卡方檢定和 Cramer's V 分析。這個研究的結論是：書評的主要功能在於新書佈告的服務，無論在商業或學術期刊上，書評內容幾乎都給好評、或是沒有書評者個人觀點，頂多描述性文字。

至於目前三報的書評呈現幾乎都是好評的狀態，其實也有跡可循，以下分五點論述：

(1)選書：

就三報選書的標準，選的即使不是所謂的好書，也多都還是不差的書籍，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屬中上程序、已被精心篩選過的書籍，其實被批評的空間，相對就小很多，所以好評占多數也不奇怪。

(2)好書的氛圍：

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三報呈現出的好書的氛圍，讓書評者有刻板印象，即使並未實際求證主編是否沒有寫壞評的空間，多數人仍會認為，對你們選的推薦好書寫壞話，似乎是非常奇怪的。受訪者 D 就表示目前三報的好書推薦的方式，就讓他有好像只能寫好話的感受，所以在書寫上常常會斟酌用詞，難免批評就會比較少出現。

(3)書評者書寫方式

有些時候是涉及書評者個人的書寫方式，原本他在用字遣詞方面就比較寬容，或是比較隱晦，或許本意是有所批評，但是下筆仍屬清描淡寫。

受訪者 E 表示：「如果說覺得對方有什麼問題的話，我可能不會用非常尖銳的方式來，來說你這個根本就是一無是處，或是~~大概不會用到這樣子尖銳的一種話，可能會用比較委婉一點說，這個某某地方啊好像不是那麼新穎啊，之類的~~這樣帶過去。」

(4)客氣的態度

這部份比較牽涉中國人客氣的態度，認為再如何，也不宜給太過激烈的批評，或是心中可能有人情壓力的考量，相對的會斟酌用詞。

受訪者 G 表示：「那國內的話，我是覺得~~嗯，怎麼講，其實《開卷》一般的評論就是說，少數會寫得非常好，但是國內一般的評論，

我覺得還是~~嗯，應該怎麼說，有時候我覺得太客氣了，那那個客氣是我覺得不必要的，所以等於說，因為評論者就等於把一本書寫成這本書的推介，當然很好的書絕對值得這麼做的，可是有些書他很好的過程裡頭，他可能還是有一些瑕疵，或是編排，就是說，怎麼樣能形成一個書出來，評論者能夠創造一個對話，那這個對話是一個閱讀，一個讀者跟作者之間的一個對話，我覺得一個好的書評，應該是朝這個方向那樣子。」

(5) 推廣的心態

其實推廣的心態一直不能輕忽，很多人會認為出版市場不夠活絡，尤其一些小出版社或是冷僻的類型的書種，能見度已經非常低了，好不容易有個露面的機會，也不忍太過嚴苛，抱持這種心態，會認為實際上也沒有真的一無是處的書。

受訪者 C 即表示：「其實我在寫的時候，我的褒貶會斟酌啦，通常我還是會說~~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文學類的書，其實和市場銷售真得很差對不對，已經沒有什麼人喜歡看書了，所以~~我還是會盡量說這本書它有什麼好處這樣子，因為很多其實真的沒有這幾個書評介紹一下，這本書會沒有人知道對不對，尤其這種很文學類的書，」

2. 太過學術與專門用語或介紹過多

學術術語或專有名詞滿篇，是最被批評的傾向。究竟這是一種炫耀的心態，或只是學院的訓練使然？主編們表示如果真的遇上這種情形，會跟書評者做溝通，只不過修正後仍是太過學術，其實不得已仍是會刊登的。

受訪者 A 也認為有些書評者模糊了焦點，只是突出了自己的文

采，但是那本書卻被掩蓋了。

「書評的內容，我看過真的很離譜的書評，就是寫了半天沒有人看得懂的，或者寫了半天都在罵的~~那這本書的好壞或者有什麼不同的說法都沒有講出來，我就有一點~~我覺得沒有打到焦點，當然是有一些人是提供太多背後資訊，然後書本身就不見了，淹沒在資訊裡頭~~」受訪者 A 如此表示。

3. 不負責任的態度

更有甚者，有的書評者其實並沒有看完書就寫書評的情形也有。

受訪者 B 表示：「~~我們寫書評，我不能說全部啦，但是有些人寫書評其實是比較馬虎喔，就是稍微看看就寫了。」

受訪者 H 也指出：「~~你去找學者專家，學者專家不是什麼都懂，那些學者專家很可能他書沒讀完，很多，書沒讀完就在評了，像我們那個聊齋討論群¹⁶常看到，你都沒看完就來評~~」

雖然這種例子很難被驗證，這種情形或許讀者看不出來(畢竟書評都是假設讀書未看過此書)，但是同領域的專家或是編輯，卻都看在眼底，受訪者 H 認為，畢竟書評也存有導讀的意涵，但是不負責任的書評者在未完全消化書的情況下就寫書評，對讀者而言，是非常不負責任的態度，其實也算另一種形式的以盲導盲。

(七) 小結

總結而言，書評的呈現因人而異，通常書評者的認知會導引最終書評的呈現，內容平淡、淪為書介或是一昧好話、用語艱澀來炫耀才學、或是看得出費心且寫得精采的.....素質不一；往往書評者的態度

¹⁶ 遠流博識網/綠蠹魚森林/聊齋討論區，<http://www.ylib.com/class/topic/default.asp?object=gossip>

也會影響書評的呈現，有用心的書評者傾盡兩個禮拜的時間就為寫一篇書評，有的可能出現書沒閱讀完就寫的情形，雖然後者並不是馬上可被讀者檢驗，但是編輯或是某些長期關心書評或是出版的人卻會點滴在心頭，加上每篇書評都會刊登書評者的名字，多少也會有「書評者自身負責」的意味，多少有制衡的作用。不過因為是邀稿的原因，除了一些真的涉及毀謗或情緒性字眼的內容，來稿幾乎都會刊登也就包含了一些平淡無奇或是泛泛的內容，當然中間會有些許溝通，不過最多的情況是，主編下次就不會再找這個書評者了。

學者身分不應該是原罪，雖然在為所謂的大眾媒體寫書評，他們學院式的書寫方式可能不適宜，只是研究者認為很重要的一點是，應該理解那些學者是以什麼心態在書寫？如果他覺得這本來就是某群小眾專門的讀者在讀的，當然可以寫得深入專業一些；如果他只覺得這是一種推薦，他當然也可以寫得不關痛癢；如果他覺得書評就是要吊書袋，當然也可以炫耀滿腹經綸，因為主編事先並不會溝通彼此的想法，往往書評的書寫只能靠書評者的認知和態度了。目前書評被指責太菁英式的書寫風格而離大眾太遠，研究者覺得要探討的不該只是人，認為因為是學者寫的，所以他們總是賣弄著高深理論、夾雜著艱澀的專業名詞，這樣的理解其實也不公平，畢竟不能否認的，也存在著寫得精彩有趣的書評。其實整個社會的氛圍、大眾對書評的定位，或者書評它本身在被認知時就有的刻板印象（譬如書評內含的評論的意味，多讓這個文體已帶有某些閱讀的基礎的門檻，然後評論才能加以延伸，所以相對的便讓內容不是那麼通俗輕鬆）都可能是影響這些結果的呈現的因素之一。還有，會不會因為三報所選的書也不是大眾所謂通俗的書，因為書的本質就不是那種輕薄短小，相對的，在書寫書評時就不太可能呈現一種輕盈的風格？

研究者同意閱讀本來就是很個人的事，的確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讀書評，也感覺得出來，基本上主編或書評者都同意，書寫的對象要有一個起始點，那就是必須是喜歡閱讀的人。只是，會讀書評的人果然只是某些特定的對象？小眾，究竟是因或是果？

第四節 編輯與刊登

當書評者書寫完成，將書評送出之後，編輯就會做後續的編輯工作，之後便予以刊登。此節便是討論編輯的情形、版面編排以及刊登考量的原則，以及刊登之後可能會面臨的問題，因此此節分成編輯的原則、刊登的原則、後續結果、小結四個部份。

(一) 編輯的原則

當書評者將書評送出之後，編輯收到稿子，除了校正錯別字、調整字數之外，通常不會更改書評者書寫的語意或內容，頂多會為每篇書評加個小標題，之後，便是刊登了。

1. 校對

校對通常是指校正錯別字的問題，至於內文資料正確度的問題，編輯就比較沒有那個能力去審查，除非一些比較普遍性的知識內容，像李金蓮主編表示，科普書的書評他們是無法針對內文知識做校正的。不過，即使校正的工作非常嚴謹，有時候也避免不了有一些疏忽，像近來有些書評者為避免整篇書評都在勘誤，因此會在書評內文部份加註，請讀者連結到網路上，受訪者 F 有篇書評就是如此，不過當初編輯在校對時沒發現打錯網址內容，結果讀者就沒辦法正確連結那個勘誤表，「就後來有一位讀者找到了我的 email，跟我說，教授你是

不是在這篇文章裡頭故意開一個玩笑，因為所有東西都有錯，所以連網站的網址也弄錯了呢？」受訪者 F 好笑又無奈的這麼陳述著。

2. 調整數字

雖然在邀稿時編輯會事先要求字數，不過畢竟書寫無法像機械般精準，一字不差，尤其文學類背景的書評者比較有「欲罷不能」的傾向，總會寫出比要求的還多的字數，而且因應每週版面的篇幅不同，刪減字數的情形常發生，不過，編輯通常在刪減字數時會先通知書評者，受訪者 E 表示，只是有時遇上較趕的情況，可能就無法先通知書評者。

3. 加小標題

報紙因為有其新聞性，異於一般學術期刊的書評，報紙的書評版通常都會替每篇書評加小標題，增加其吸引力，「有時候為了閱讀方便，我們會下一些小標題，如此而已，那他們有時候會有錯的資訊，我們也會告訴他。」蘇偉貞主編這麼表示。

不過編輯事先不會刻意提醒書評者下標題的事，因為在後續整個版面的編排，編輯有當週的整體考量，通常會針對整個版面的感覺及個別的書評內容下較適當的標題，也就不會先告知或要求書評者下標題，而書評者多半一開始都不知道這個慣例，即使後來了解整個程序之後，也覺得編輯在這方面有他們的權利。所以多數的書評者認為這這是編輯的權利，比較無所謂。

受訪者 E 表示：「他們很少去改內文的，題目比較常，因為題目的確是~~他們有新聞上的觸覺、那種嗅覺，他們知道什麼樣的題目可能會比較吸引讀者，那我們比較不知道，所以我有些時候一篇書評寫

出來，我就乾脆跟他說，我這個題目下得不好，你自己想辦法幫我弄一個比較好的題目，對。」

(二) 刊登的原則

三報在刊登前，若是收到給予壞評的書評，或甚至是一些難以處理的情形，主編通常會有斟酌原則；準備刊登時，有版面配置的考量；刊登時，三報的編排方式也不盡相同，書目資料的提供也有詳略之分，因此這裡分成壞評的考量與其他、版面配置、書目資訊三個部份探分析。

1. 壞評的考量與其他

雖然三報選的書有層次的分別，並不全是所謂的「好書」，但是畢竟都還是中上程度以上的書籍，即使主編不希望書評都是歌功頌德的內容，但總也不希望缺失大到這本書不值得讀，否則就失去當初推薦的美意了。但是還是有可能出現完全的壞評結果，這畢竟牽涉審讀的角度和觀點的不同，或許當初這本書被選出來，是因為它具有原創性，但是書評者卻是從翻譯的角度品評，因為翻譯的情況太糟糕，很可能就會產生壞評。三報的主編都遇過這種情況，也就是原本選出來的推薦好書，卻出現負面批評。

蘇偉貞主編表示：「那就涉及到認知了，如果他真的是用謾罵的方式，那當然是不允許的，如果訴諸於情緒是允許的，可是我相信是這種書評者應該也不是我們找的對象，所以情緒性的書評我們是沒有碰過。」

三報多數還是會刊登壞評，只要認為書評者言之有理，不涉及情緒性的毀謗或漫罵。不過如蘇偉貞主編所言，這種情形也不多，而且，

太過偏頗的書評者也會被當成拒絕往來戶。

李金蓮主編則表示，若是她收到壞評，她會先去確認書評者的意思，如果確認自己的解讀沒錯誤，即使書評者跟自己的看法或是當初選出此書的觀點不同，也不會干涉，她認為，畢竟書評者也要對自己的言論負責。尤其遇上一些很直接批評的文章，她會再請第二個人做確認。

「尤其像批評性的文章，那像以最近來講，我自己一個比較放心的做法，就是很直接的批評了，那當然你就要提出證據，這是最基本的，那提出了證據，我還是會再找另外一個人幫我~~因為我們已經累積了很多學者來幫我們的忙，所以我就會再找另一個相關科系的人再看一下，覺得這樣的批評合不合理，尤其是我不嫻熟的領域，比如說科學這樣，那非要有第二個背書以後，那種很直接的批評的文章才會出去，那我們在做法上是這樣。」李金蓮主編這麼表示。

除了極端的壞評，有的時候，難免也會遇上幾個棘手的情況，譬如書評寫得很平淡，或是完全不像書評的書評，到底要不要刊登呢？因為書評畢竟都是邀稿而來，在這個前提下，不登似乎又說不過去。

受訪者 G 表示：「那國內有很多作者，他們的習慣就會覺得，既然你找我寫稿你就一定要用，很多人都有這種心情，事實上那是不恰當的，因為，簡單來講就是說，開卷找到他來寫稿，他是一定會付稿費~~據我所知，但用不用編輯還是有這個權力，對。」

其實主編遇上這種情形，仍是會有所顧慮，林黛嫻主編則認為還有副刊可以考慮，刊登在書評版或是副刊其實沒有差別，她表示：「那如果發生的是，這篇書評完全不像個書評，那也還有一個解決的方法是，所以我們就會跟這個書評者講，你這個書評喔寫出來的風格跟我們書評版面不太一樣，我們就放到其他副刊，就解決問題了。」

但是有時候不是如此簡易就可解決，畢竟這也牽涉到諸多因素，例如放到其他版面，這名書評者心底會有何感受？或是主編為了情面上的問題，刊出了一篇不合宜的書評，讀者又做何感想？

蔡小白(2002, 頁 166-171) 是真狗熊能話家常 一篇糟糕透了的書評 這篇文章，就狠狠的戲謔與批評了一篇書評，指出：「我極不相信開卷的編者會覺得這是一篇好書評，可能是約了人家的稿，即使明明寫得很爛也不好意思退人家稿，」嘲諷了某些學者學術術語滿篇且不知所云的情況，整本書是集結他在明日報個人新聞台曾發表有關出版現象的文章，充滿了網路上犀利又反諷的筆調及風格，相較於報紙書評嚴肅正經的書寫方式，的確也顯現出不同且尖銳的聲音，在研究者的立場覺得是一個很微妙的對比，三報追求客觀公正的書評，以致於讓目前報紙書評的評論太過綁手綁腳，一些不滿此種現況的批評文章出現，諷刺這樣過於正經八百、滿篇操弄不知所云的專有名詞的現象，雖然有時不免顯得過於偏激，但是研究者認為這是個好現象，畢竟書評之所以名為書評，重要的不就是「評」嗎？不就是表達個人對此書主觀的感覺、評論或觀點嗎？研究者認為這些主事者其實不必要將讀者視為只會接收而不懂思考的對象，力持客觀的立場唯恐抹黑或唐突了什麼，讀者難道連基本的判斷力都沒有嗎？心理學裡刺激反應的理論如今不也被強烈批評嗎？看輕了人的思考能力，對讀者不也是一種輕視？讀者當然也可以有自己的思維，多元的觀點被呈現出來，不認同的就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有批評不也才有反省與進步的空間？

2. 版面配置

三報版面配置的考量大致相同，通常書評會照來稿順序刊登，不

過大部份會以書出版的時間為主，即先出的書先登，有時候也會考慮整個版面的配置，譬如中文書及翻譯書的比重、書籍類別或是出版社的比例來編排版面。書籍類別是指衡量譬如文學類跟科普類的篇數比重，出版社的比例也是，就是盡量一次不要偏重某一個出版社的書。像在《開卷》，每個星期日刊登的書評，並非都是書評小組當週選出的書，基於上述版面配置的考量，先選出來的書或是已書寫成的書評稿，不一定會先刊登。

3. 書目資訊

通常三報的每篇書評，除了加上標題外，都會附上所評的書籍的書目資料，三報相較之下，《開卷》做得比較完整，《讀書人》及《出版&閱讀》通常只列出書名、作者、譯者及出版社，《開卷》除了上述的資料，還多了定價及類別兩項資料。不過《讀書人》的做法是，「每週新書金榜」不特別標明類別，但是若只是標明「書評」的書評，就會標出書籍類別。

另外，《開卷》及《出版&閱讀》通常每篇書評都會附上書籍的封面，《讀書人》的書評欄則有的登有的不登，倒是「新書上架」的部份每一本都附上書籍的封面，也分類別。

再者，《開卷》及《出版&閱讀》都會在書評者的名字後面加上他們的職稱，《讀書人》則只有名字，無法推測書評者的背景，不知道是否為了不想暴露太多書評者的背景，避免他們招受某些壓力？不過就研究者的立場，會認為這個列出背景或職稱的做法有其必要性，不僅是表示書評者對自己言論負責的態度，對讀者而言，也是一種辯識的方式，藉此反推此人的觀點或論述有何背景依據，同時也多了一項參考的原則。

蘇精(2001, 頁 9)指出：「就因為書評承擔促銷新書和購讀選擇的雙重功能，所以各國的書評在作者、書名之外，也提供出版者、定價、頁數，甚至插圖、ISBN 等詳盡的出版事項，以協助讀者在看完書評後的購買行動，也便於書店和圖書館的訂購，只是台灣的書評媒體或許唯恐沾上圖利出版社的商業氣息，總是有意無意的省略了一些有利於讀者和出版者雙方的基本資料，此種提供不完整出版消息的作法，是台灣書評在形式上有別於英美等國書評的特色之一。」

的確，三報在書目資料上提供的不完整，不知是否如上所言，為了避免大眾有商業聯想？還是為了避免佔據過多每篇字數已不多的書評篇幅？

(三) 後續結果

書評刊登之後，當然是比較負面的書評會引起較多的反應，尤其刊登壞評後，通常都會引起出版社或作者的抗議，除此之外，就是少數讀者給予的正面回饋。然後關於後續的銷售影響，以及衍生出書評者會被邀請寫序或導讀的情形，也在這一小節討論。

1. 出版社或作者的抗議

其實接到抗議的事件，主編通常都會攬下來，多數盡量不要讓書評者承受這種壓力，除非出版社或作者是直接訴諸書評者。

(1) 主編

三報主編都曾接受過大大小小的抗議，《開卷》前一陣子曾經批評過天下的小天下，結果引起天下內部的震盪，李金蓮主編和對方的主編在電話中對談許久，她表示：「那有些話坦白說我並沒有辦法那麼

直率的說，因為涉及到你要不要把人傷害，但是我是試圖很婉轉解釋我們的立場，我想其實被批評都一定會受傷，這一點我們都能理解，如果我不能理解，那我是拿著這個權力的利器隨時都是都可以傷人，所以我當然要知道我們所為何來，那我們當然是考慮到天下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那當你做兒童書的時候，你為這個類型的書下了什麼樣的指標？或立下了什麼樣的一個版型？就是一個模範這樣子，當然我們基於如此，我們才會讓這樣的書評登出來，」

雖然對方曾表示想跟這個書評者聊聊，不過因為書評者表示他還不想在對方氣頭上見面，主編也都先檔下來了。其實這種情形不少，這個例子在業界也引起不少的各種聲音。

作者那方面的不滿，也不算少，蘇偉貞主編表示常有作者打電話來抗議，認為書評者評的觀點異於他的書寫本意，這種情形在文學創作的書籍最常發生，因為主編本身也有作家身份，那些作者多是熟識的朋友，所以有時會造成她立場上的尷尬，甚至有時候在選書時，因為為了避嫌或是某些複雜的人事考量，反而會不選身旁認識朋友的書，即使它在外界評價極高。

(2) 書評者

其實大部份的抗議或抱怨多在主編那關被檔下來了，因為主編多不想給書評者壓力，以免下次下筆會有所顧忌，主編當然也不會主動提供對方書評者的聯絡方式，不過因為現在網路的發達，通常書評者會從 e-mail 收到回應，正面或負面都有，否則就是直接接到對方的電話，因為很多學者的聯絡方式網路上都查得到。

受訪者 F 曾經碰過這樣的經驗，他表示：「倒是我曾經碰過就是，稍微評了一下~~其實也不是評得那麼糟糕，然後，就是被評的編輯那

本書的主編就打電話過來，說你把我害慘了~~什麼之類的，什麼他的朋友都寫信啊送花慰問他，我說有那麼慘嗎？到最後我還要寫一張卡片跟他講說~~其實不是真的做的那麼糟糕，可是就是有一點小缺失，我也列出來供你們參考這樣子，尤其是碰到女孩子我實在是沒辦法~~」

受訪者 E 則表示其實會收到反應，但是都還蠻委婉的，「我通常碰~~比方說十個作者裡面，大概~~會，會表現得很不高興的，不會很多啦，因為~~嗯，真正表現出來~~或許他不高興在心底，不講出來，那通常一般來講的話，其他八個人，如果有回應的話，八個人都還算謙虛啦~~就算他也不同意你批評的地方，他也會婉轉跟你說，這裡可能我的本意是怎麼一回事~~」

2. 讀者回饋

至於讀者回饋的部份，正面的訊息較多，也分主編和書評者兩部份。

(1) 主編

主編們表示，讀者的回饋多是收到來電詢問某本書如何購得，《開卷》頗滿意能成為讀者詢問的轉接站，李金蓮主編表示連王作榮先生也曾致電詢問過，其實從最最粗淺的層面來看，這的確是一種鼓舞，畢竟那代表媒體建立起的公信力，書評版至少也引起了讀者對某些書的注意。只是，若是從比較深層的觀點，這些回饋會不會是表示三報所刊登的書目資料不夠詳細，以致於讀者需致電詢問？或者，因為三報的時效性過低，所以在書評刊登之際，讀者在書店已經搜尋不到那些書了，所以才必須回過頭再詢問三報？

其實，若是從最正面的要求，比較完美或是成熟的互動方式，不是應該是針對書評內容予以回應嗎？讀者表示「我覺得哪篇寫得很棒」，或是「哪篇書評者的觀點我不贊同，我認為如何如何」云云，或是在書評呈現上給予不同的意見，這樣的回應不是比較值得肯定和感動嗎？相對的，不也代表書評版確實存在其影響力，或是，其實它並不若大家想像的那樣冷僻及曲高和寡？

(2) 書評者

讀者若直接對書評者發出回應，多是正面的回饋，多數讀者表示書評者指出了他心中的疑惑，或是書評寫得很棒云云，不過似乎是非文學類的書評者，收到讀者正面的回饋較多。

受訪者 B 表示還是會有回饋：「所以當有人看的時候，你就會很高興，譬如說我寫《數字感》那個書評，然後有時候會聽到~~偶爾我在網路會看到說，有人看到我這個書評然後覺得非常受用，」

受訪者 F 表示：「現在的讀者大概都比較~~有些都比較熱情一點，他會寫信給你~~他會寫信給你說，喔你這個評得他覺得非常好，甚至有些讀者就是讀了，像我說我寫出有些什麼不好的地方，有些讀者他會寫過來，他就說他當初就覺得讀了覺得不太好，可是他不敢說，因為他覺得程度不夠的話，說出來也許反而是怎麼樣~~那他就說喔你幫我吐了一口氣~~怨氣什麼之類的，有那種反應都有，他就寫 e-mail 或寫封書面的信這樣子，我覺得那些其實蠻客氣的，他不會就說公開發表這樣子~~讀者有時候其實都還蠻熱情的~~」

3. 銷售影響

書評最大的目的，無非是希望引起大眾的注意，或者是那些被好

評推薦的書，最終都能在銷售量上有所增長。

在九〇年代中期，莫昭平(1995，頁 7)表示：「開卷版 到今天好像也是這樣，不但我們評得好的書會賣，常常很多書是越罵越賣。」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書評版的影響力則是被質疑的，它所能帶動的銷售保證似乎已經越來越低，只不過好評的書銷不動仍是銷不動，壞評的書卻仍可能繼續銷售，只不過「越罵越賣」的論點研究者採取質疑的觀點，畢竟書評的行銷性未被證實，先前表示獲得好評的書會刺激銷量，這些言論其實都未有直接證據支持，有多少人真的是看過書評後再去斟酌購書與否？這個假設一直是存疑的，如果好評推薦的書都發生不了作用，壞評的書反而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嗎？

受訪者 B 表示，他寫的那篇負面的書評後，那本書仍然是賣得很好，會有一些無力感，「我本來就會擔心它會賣得很好，結果果然它賣得很好，寫了書評也沒用，這個時候你就會特別覺得好像~~嗯，充滿了無力感，因為這個寫了這麼爛，書竟然放到了很多人手裡面這樣，當然偶爾你會看到，有人說，啊因為看到了這個書評所以對了這本書起了很大的戒心，這樣你也覺得其實你做的沒有白費，」

其實書評本身所擔負的促銷角色，在台灣似乎不被當成是一個主要功能，雖然三報的書評多少帶有推薦性質，但它本質上，在產製過程中是被排斥具有商業色彩的，實際上有其矛盾之處。而且書評的對象一直都是猜測的成份居多，讀書評的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為了什麼？書評的功能，在台灣其實一直模糊不清，就針對行銷方面，書評也不被認為是一種幫助銷書的管道。

就郭峻宏(2003，頁 35)所列出台灣歷年來圖書消費行為的碩士論文中，針對購書考慮因素，都只出現書訊的選項而沒有書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的年度圖書出版市場報告，民國 88 年的版本

中還有書評這個選項，根據內文針對有效樣本 1528 人調查購書經驗部分，受訪者對於「最主要的獲知書籍管道」前五名依次為：書店現場展示/廣告（49.9%）、親朋好友推薦/介紹（22.4%）、大眾媒體之商業廣告（14.2%）、報紙專欄或圖書評鑑（5.5%）、新書發表會（3.5%）。（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頁 68）至於在十項購買書籍時可能考慮因素中，「書評」的因素排第二，只次於「書的內容性質或類別」。不過等到 89 年的研究報告，書評則完全不在所有的問卷調查選項中。書評功能的被忽視，或是不被認為是銷售書籍的管道之一的態度，清晰可辨。

4. 序或導讀

在台灣，雖然書評絕大部份都是邀稿而來的，但是因為三報整個書評產製過程其實外力是無法影響的，所以書評者的評論受到出版社操控或是商業利益利誘的可能性是偏低的，不過台灣出版業倒是因此衍生出所謂的「導讀」或是「推薦序」這樣的名堂出來，常常出版社就會找上常為三報寫書評的書評者來寫序或導讀，其實沾光的意味居多，實際上書評者在寫作態度上也跟書評有所不同，畢竟像序這樣的形式，商業考量以及推薦說好話的意味是非常明顯的。雖然像余光中這樣的人把序當成了序在寫，「賀客的身份就變成了諍友：文章仍然為受序人所寫，卻不再是應酬的祝福了，更非免費的廣告，而是真心誠意，在善頌善禱之餘要說些實話，提些忠告。」（余光中，1996，頁 9）或許這種情形也是有的，只不過他的說法更應證了一般人在寫序時的心態。

平心而論，序或導讀的公正及權威性是不若書評的，因為其中商業宣傳和說好話的意味很濃厚，雖然跟書評一樣有引導或評論的性

質，不過本質上多是出版商的一種宣傳手段，加上有的推薦的手法用得太過浮濫，常常書腰會放上名人的名字，加上「極力推薦」的字眼來推銷書籍，而事實上很多當事者是沒有真正閱讀過那本書，只是賣自己的名字打廣告，這樣的情形是該被好好討論一番的，畢竟站在讀者的立場，這就牽涉是否有欺瞞之嫌了，而且以嚴謹的態度來審核，這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

(四) 小結

報紙刊登書評的時效性有所延誤，一直是個問題。受訪者 H 指出：「書常常是遲到的，那本書已經出版了一、兩個月了，然後你的書評才出來，那你這樣的話，有時候我去買已經沒有書了，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雖然出版社新書出版後會馬上寄給三報，但是書評在刊登之前要先經過選書，確定書評者人選，加上書評的書寫時間，有時候還會遇上書評者拖稿的問題，再加上後續的文字校正工作，經過上述層層的程序，通常要耗時一個月至一個半月左右書評才會刊登出來，然而台灣新書出版速度快加上數量又多，書店的平台擺設通常一、兩個星期就會換另上一批新書，報紙刊登書評時通常書已面臨下架的情形，所以三報的書評總被認為不具時效性，也失去通報新書的意義。

其實面對各種批評聲音，主編們並不是不了解，其實也多有一些因應方式，譬如相對於書評專欄的嚴肅性，出版新聞或是動態報導的風格都比較大眾化，除了書評專欄，其他部份都陸續加入一些較大眾的元素。《讀書人》的「夏綠蒂的異想閱讀」專欄是一例，「它其實是一種廣泛的書評專欄，由她來挑書，由她來介紹這本書，我就覺得那個很好玩了，那就會顯現都會女子、現代女子她在這個程式裡頭行

走、或是閱讀、思考、遇見什麼人~~那她挑的書，可能就是那種 嘻哈美國 啦類似那樣的，一般很難在書評版看到的議題，我們也會開這樣的專欄，那就不會是特定類型或主題類型的書評版，可能就是一個廣義的而非狹義的書評版。」蘇偉貞主編這麼解釋。

《開卷》也在今年的3月開始開闢「讀者書評」的專欄，對全民開始徵稿，目的也都是想拉近跟讀者的距離。很可惜的是中央日報《出版&閱讀》在研究者訪問完之後，農曆年過後就先暫停了，其實當時林黛嫻主編也先解釋了，「2月的事~~因為我們的報社進一步改組，所以就版面的調整，過完年就暫時沒有，所以你寫完的時候，也可以再做一筆，」不過他也補充說道：「也許你寫完了又有了，也很難說啦！」這或許是國人的一大損失，畢竟這表示在已經不算主流與大眾的書評版圖上，又少了一塊可以耕耘的場域。

在台灣還沒有成熟的書評的制度，雖然仔細檢視台灣報紙媒體目前書評的產製方式，大都依循美國的作法，不過細部仍有些差異，加上並未發展得很成熟及多元，所以目前台灣的書評還是呈現太過一致的圖像，菁英小眾的走向往往跟三報所欲達成的目標 提倡閱讀風氣、鼓勵好書流通，還有一段不短的距離。研究者並不認為因為目前三報的書評呈現太過菁英，是他們該被指責的原因，本質上或許是我們還不像德國或美國，已經發展出某個特定的閱聽大眾來支撐一個成熟嚴肅的書評媒體，來毫不客氣的宣告和支持就應該有這樣形式的存在，事實上台灣讀者自身也應該好好檢討一番。雖說這個年代，大家都能同意是個眾聲喧嘩的年代，閱讀可以是小眾、個人的，書評媒體當然也可以走菁英小眾路線，只不過目前書評媒體仍在耕耘播種階段，應該多方嘗試各種可能性，三報或許可以發展出不同的選書風格，太多的規範和準則應該趁早卸下，畢竟他們是在一個大眾媒體上辦書

評，面對的仍是廣大的一般讀者，最終書評的意義不也只是在引起讀者的興趣？如果吸引不了讀者的眼光，主編和書評者再怎麼努力，不也是徒勞無功、好像只做給自己滿足的嗎？

其實三報書評版有今日的規模，背後的辛苦耕耘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或許大家該用更多寬容的心去看待，畢竟他們都是在摸索中不斷的成長至今，選擇做一個菁英式的書評媒體本質上並沒有錯，或許大家可以用更實質的鼓勵，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職位上做好工作，政府重視及推廣出版活動、出版社用心的規劃出書、編輯更盡責的做好製作的工作、作者更用心的書寫，然後更多的人投入閱讀、享受閱讀，書評存在的最主要的目的，不也就是讓整個出版市場呈現這樣蓬勃興盛的景象嗎？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探究三報書評版的產製過程，發現目前三報的做法同質性高，除了中國時報《開卷》設有書評小組的編制，有比較固定的選書程序外，其他的部份，如主編所持的立場、選書的書種、選擇的書評者一致性過高，以致於三報所呈現出來的書評風格太過相似。

本研究總結了下列六點結論：

(一)客觀公正的心態

三報在整個書評的產製過程中，無論選書或是評論過程，一直秉持著客觀、公正的立場，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一直思考客觀公正的必要性，然而這樣的立場，確實也讓三報不帶商業的色彩，維持公信及權威的形象。為什麼要秉持客觀公正？是不是中國人一貫的思維方式所致？因為媒體欲建立一個公信且權威的形象，勢必小心翼翼不牽涉主觀，以免有商業利益的聯想，所以客觀公正的立場是一種撇清的態度、最安全的一種方式？但是在研究者的立場，這樣的客觀公正似乎又過於謹慎，畢竟以現實面考量，選書再怎麼選也會有所遺漏、書評者再怎麼客觀公正也還是不可能不涉入自己的思想，這樣說來怎麼可能不主觀？況且一篇得處處顧及每一個人感受的書評，真的做得到，或是真有其必要性？客觀公正的立場真的是必須嗎？客觀公正如果真有必要，應該是發揮在所選的書有所憑據、書評者立論的觀點有所依據，而非只是個人的「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偏激心態，但是實際上，客觀或主觀的界限又如何能讓所有的人滿意？雖然三報主編的出發點，可能在於這樣的立場能夠避免報老闆、出版社或作者的影響或關說，而希望盡量給與予讀者一片清淨園地、一個真的是他

們認為值得推薦的好書的空間，或許相對的這種做法也能建立起自身的公信力及權威，雖然這的確是值得讚許的心態，畢竟這社會充斥著行銷掛帥的情況，對於書這種文化商品，總是在商業色彩中又不脫離文化人的氣息，難免心態上矛盾一些，只是，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這是唯一的或是最好的方式嗎？這個問題似乎又得回歸整個社會是否能接受的問題，譬如今天三報若大聲宣告，我們的選書都是由主編一人決定的，或是我們的書評都是固定幾個人在寫的，這樣的情形能被允許存在嗎？看起來似乎值得商酌，《讀書人》總是被批評文學書種過高、書評盡是作家在寫，如果那是《讀書人》想要呈現的風格，為什麼不行呢？如果三報主編也都像美國那般，手中握有操控整個閱讀市場的權力，在台灣能夠落實嗎？所以主編們的心態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氛圍所致？

其實若又從另外一個角度，三報之所以處處要客觀公正，會不會太高估了書評的角色或權力？書評者和作者通常被認為是站在敵對的立場，在國外有些書評家的確扮演著操生死大權的審判官的角色，作者似乎總是任人擺弄的玩偶，若遇上被大似批評的狀態，不發議論似乎代表默認，為自己辯駁又會被人非議不夠寬大，其實這樣的狀態一直在研究者的心中存疑著，主編處處小心，是不是也過於擔心書評負面評價所帶來的殺傷力？書評者一個人的觀點就能決定一本書好或壞的價值嗎？其實，讀者才應該是最終的審判者，畢竟書評在研究者的心中，它只是一個中介，藉由書評，閱讀書評者對此書的觀點的同時也在評價這名書評者，認不認同他的言論，不是應該由讀者下判斷嗎？如果大家能夠把書評當成一種參考或欣賞的文體，而非一決生死的判決書，客不客觀公不公正就不會是那麼絕對的事了。

(二)選書的書種以好書為主

雖然三報並不排斥暢銷書，或是表示沒有決定好的閱讀或是壞的閱讀的權力，但是如同王浩威(1996)所言：「如果依潛意識的心理學論述，人類行為中，『沒有說出來』的部份反而更可以提供我們去理解『說出來』的一切。對於年度好書的名單何嘗不是如此：沒在名單上的，可能才是理解文化市場的切入點。」那些沒被選上的書，也的確顯示了三報確實不選什麼。雖然以通俗或嚴肅來劃分書種的價值，有其不妥之處，畢竟針對一本書，書評者若是分別以美學的觀點、或是獲得快樂的指數來衡量，就可能有不同的結果。今日三報所選的書「高度」過深，雖然說，如果這是他們要秉持的選書理念，其實旁人也無置喙之地，只不過三報當初的創版理念卻是有意拉近閱讀大眾的距離，今日這樣的局面或許也是他們始料未及的，就研究者的觀點，可能和上述衡量的標準有關，太以一種讀書人孤高的標準審度所有的書種。三報始終是站在一種引導的立場，一種文化使命感的立場，加上推廣的心態，希望讓一些小眾或冷僻的書種被介紹出來，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暢銷排行榜的書籍或是較普及流行的書種，當然就會被認為無須再為它們宣傳，如此一來，選的書不免就和一般的讀者需求有了距離，實際上這樣的結果也並非三報本意。

(三)書評者的背景以學者為主

三報所找的書評者幾乎是學者身份，因此被批評書評內容過於學術及專精，在研究者的觀點，認為目前三報呈現學術化或菁英式的書評風格，學者的身份背景只是原因之一，並不能完全將結果指向於他們的身份使然。

只是為什麼只能找學者？當然三報依賴信任他們的專業背景是

最主要的原因，學者的確是最安全的一個選擇，畢竟台灣還沒有專門書評家的職業，有些較權威性的書評者，頂多以文化評論家的職稱出現，即使以書評家自稱的人，其實也未受到該有的重視及發揮。

作家，因為也要避免敵人眼紅，或是仇家報復的考量，也不常是被邀稿的對象。選擇學者，可能是這些人選都不夠理想的情況下最好的選擇，畢竟多數的學者和文化圈關係稍淡，至少可以避免一些利益衝突的考量或人事的壓力，這也是《開卷》書評小組成員不公布姓名的主因。

那由讀者來寫呢？也不行，因為亂寫的太多。其實這樣的觀點頗有趣，很多人都認為網路上的書評發展得較犀利且貼近一般讀者的思維，但是對讀者書評的「權威性」又抱持質疑的態度，所以由讀者來寫更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至於被某派學者認為最適宜的書評者身份的圖書編輯，一直在三報成缺席狀態，因為三報仍舊要維持客觀公正的立場，如果這名編輯評的是自己負責的書，他能不為自家的書說話嗎？如果他評的是對手出版社的書，他能夠不涉入情緒性言論嗎？……如此種種的考量，當然編輯就很少被邀稿。研究者卻認為，這反而是一個最佳的選擇，因為每篇書評都要附上名字，表示書評者都該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如果此人太過剛愎自用或是私心過高，幾次下來，讀者會看不出來嗎？如果此人願意如此「冒險」下去，難道會沒有人拆穿嗎？而且，書評不也該由讀者自己判斷書評者的觀點嗎？若讀者只是一昧的贊同書評者的言論，這樣的盲目不也該由自己背負責任？如同王芝芝(1999)指出雖然書評者和作者總是處於劍拔弩張的處境，無論是好評或壞評，還是該將最後的審判權交給讀者：「讀者才是書本與作者的終極評審人，書評家如果不細讀全書，便意氣用事地自言自話，用語苛薄不雅

馴，終究會遭到讀者唾棄的。」

(四)預設的讀者對象並非一般大眾

其實這個是以結果來論的，弔詭的是，三報的出發點卻是以鼓勵閱讀為原則，欲拉近讀者的距離，卻反而產生反效果，Brain Wu(2003, 頁 40)指出：「國內兩大報以及少數存活著的廣播、電視閱讀節目，對於反應台灣書市的多元與複雜，似乎都顯得稍有未逮，有時還讓人容易獲得『哪些書我不用買』『這本書我一定看不懂』的反效果；」雖然這番言辭稍嫌極端了點，不過多少也彰顯出目前書評媒體的發展，其實並不貼近一般大眾的需求，有的時候引發讀者的「反菁英情緒」，反而使得書評的作用適得其反。

(五)書寫的內容並不貼近一般讀者需求

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什麼人讀書評、看書介？一般主事者都認為，會讀書評的人本質上都是喜歡閱讀的人，在某個領域上有所喜好或鑽研，所以他會刻意去閱讀書評，不一定是當成購書的依據，但是遇見很有論點的書評或是感覺那篇書評本身就是一篇絕讚的文章，多少都會引發去閱讀此書的動機。無論強不強烈，但是在閱讀這篇書評的過程中，他已經獲得他想要的了。會看書介的呢？或許只是快速的瀏覽新書訊息，但是基本上也都還是對書有所接觸的一群，那麼，這麼說來，如果從這個觀點解析，無論書評或書介，其實早就是「圈子裡」的一群，如果不喜歡讀書、根本沒有讀書習慣的人，無論怎麼樣的內容他都不在乎呀，干卿底事呢？不是嗎？可是事實上真的是這樣嗎？有沒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認知，學術的越學術，越是自說自話，就越是排擠在「圈子裡」周圍猶豫不決的人呢？或許他只是被嚇到

了，但原來閱讀就應該是不分高低的事啊，書評或書介該被定位在哪裡呢？目前對於這些論調都只是「以為」跟「猜想」，沒人知道大眾的心想些什麼，對於書評、對於閱讀這事，他們有怎麼樣的想法或認知？沒有明確的研究指出，關心書評的人都是某種類型的人，所以研究者不該對它過度解釋。

一件事都會有正反的觀點，就書評內容而言，太過草率的遭受批評，太過專門的似乎又不被需要。究竟書評的書寫該掌握哪些原則？究竟讀者需不需要書評者的「全知之眼」？當書評者體貼的為讀者描繪了所有的相關背景，會不會反而嚇退了讀者？目前三報的書評所遭受的批評，除了過於學術專門、嚴肅呆板，便是介紹過多及好話滿篇，而兩者都不符合一般讀者的需求。就研究者的觀點，書評者的涵養要求，是不是還能夠對台灣的出版市場有一些了解？或者，能不能夠將自己當成一名普通讀者，以一個讀者的心態去看這本書，而非一個審判者、指導者的身份？否則總是站在學術專業的角度去評論，永遠只能是學院的語調與態度，勢必離一般讀者越來越遠。

(六)學術性的書評風格

總結上述內容，三報的書評一言以蔽之，就是太過學術與嚴肅。其實這樣的結果是層層交互產生的，三報最初選的書就是具有一定高度的書種、書寫的人多帶著學院的訓練和思維，而設定的讀者又非一般大眾，這樣的產製過程與思維，書評內容能不嚴肅嗎？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站在一個讀者的立場，總希望閱讀是在愉悅的情況下被推廣的，書評不應該被視為一種有閱讀門檻的文體，畢竟它仍包含新書

指南的角色，試想，「統治籌碼的正當性與象徵秩序的鞏固性就是選立在對這個『異端它者』的排斥之上。」(蔡小白，2002，頁79)這樣的字句有誰消化得了呢？

以下是本研究針對目前報紙書評的狀態，研究者所提出的粗淺的建議：

(一)報紙書評媒體態度輕鬆一點

大多數人抱持著「書評原本就是一個精緻的文化」的概念，研究者認為這樣的論點並沒錯，因為評論本身所涉及的本質就有基本的門檻了，但是若今天是在談報紙這個媒體，就不能忽視它要面對的還是一般讀者，他們要的通常是通俗、有趣的，其實書介真的就足夠了，報紙書評何妨用輕鬆一點的態度，畢竟報紙媒體的受眾是廣泛的一般大眾，況且就目前三報書評版的編制而言，人力其實是不足的，如果在能力上無法負荷過多的工作，就無須攬太多重擔在身上，就目前的人力做能力所及的工作。針對目前書評版營運狀況，擴編人力的希望其實不大，這個部份其實還需要報社的投資跟重視(但是相較於其他報紙或其它書評媒體，本研究的三報有今日的局面，已經非常不容易了)，晏和淘(2002)就指出，《洛杉磯日報》2002年年中左右忽然改版，把原來在12版的書評版取消，只在星期天的娛樂版設了一個「每日書評」的專欄，此舉也多是商業考量下的結果，編輯宣稱要維持一個單獨的書評版費用極其昂貴，這樣看來，其實更需要整個社會和閱聽大眾的關注。

加上編輯的能力的局限，因為多是文史哲背景，不太有審核其他領域或學科書種的能力，不妨做書介即可，短篇介紹新書內容，或者加入一點書寫者閱讀感受及觀點，其實無須加入太多的專業知識背景

的評論，讀者要的指南性，不也只是很基本的對某本書的介紹或評價就已足夠了嗎？

(二)多元的書評管道：

如同謝金蓉(2001, 頁 14)所指出的：「『好書』的定義與評選，應該隨著媒體、書店的生態變化而有所改變，這也是書評管道多元的重要路途。」更重要的是讓多元的書評形態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多元的選書、多元的媒體、多元的書寫方式，讓多元的群眾各取所需。

2002年7月發行，標榜著「專門書評園地」的專書《台灣五十年來的五十本好書》(書僮文化)，以及專營大陸圖書的明目書社，也在籌備一份名為《福島青年》的書評刊物，他們都有意別於目前書評媒體的走向，這都是一個好現象。

(三)書評家的培養與重視

其實在台灣，寫書評是非常辛苦、獲利微薄且吃力不討好的一項工作，能夠樂在其中的，不是要有非常多的熱情支撐，不然就是樂於沉浸閱讀與書寫，即使如此，業餘的書評者能有多少心力致力於書評的書寫？面臨此種狀態，書評家的形成更是當務之急，畢竟其他業餘身份的書評者總有不足之處，最重要的是，不僅給予培養書評家發展的空間，其實更重要的是重視這樣的身份及書評這個文體，予以實質上的肯定及鼓勵。

(四)書評制度的建立

目前書評媒體在實際發展中，書評跟書訊的定義仍模糊，文學批評和書評的概念也多所重疊，甚至副刊和書評版的定位也是參雜在一

起的，實際上，不只應該建立書評制度，上述相關的文體或是媒體也應該有所分別，因為涉及的對象不同，運作的方式和內涵就得有所分別，在程度上便能較準確的掌握目標讀者的需求。

(五)讀者閱讀習慣的培養

今天報紙書評落到那樣拼命卻沒人買帳的狀況，研究者總認為原因在於錯置了場景。報紙媒體或許不該「肩負」過於深重的使命的，書評如果通俗一點，他們做事輕鬆一點、讀者多一點，雙方都得利啊，但是研究者認為，事情不應該是那麼簡單就解釋得了，現在大家都把矛頭指向這三報的書評太過菁英化、學術化，然而，身為讀者的難道就可以這麼理直氣壯、不負責任？會不會是因為在閱讀這件事情上，大眾的學養已經不足去支撐那樣的閱讀能力了呢？圖像化、快速化的閱讀習慣養成之後，反而來批評人家的書評太過學術(雖然仍殘留這樣的氣味)，不是有點本末倒置嗎？閱讀雖然是很個人的事，閱讀也不應該分菁英或通俗，但是，閱讀也不該太被以為是一種輕鬆的消遣，研究者的意思並不是非得像考試那般的生吞活剝，而是閱讀的過程該是一種沉潛，是一種循序漸進的浸潤過程……是不是能夠將閱讀這件事融入生活？當成一種呼吸，一種不必刻意關注卻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乏的過程？閱讀當然是有趣的事，但是它其實又並不真的是那麼輕鬆的，雖然研究者也不覺得真的要那麼嚴肅對待，但是，為什麼只能將閱讀和消遣劃上等號？如果我們真的要一個閱讀興盛的社會當然這個目標不該由報紙來承擔，而該由家庭、學校或政府推廣 或許今天的問題在於中間的環節出了錯，因為台灣人讀書風氣不盛，研究者懷疑書評變成書介了之後，它的效果有多大的改變？但是的確，台灣是缺乏適當的書介的，它在時效或是宣傳新書上，或許能夠提

供更多的影響，但是，研究者還是覺得，那些人在發表報紙媒體的書評太過菁英的言論之前，有沒有自問過自己：我喜歡閱讀嗎？我在乎閱不閱讀？這才是最該被檢視的本質，如果這些媒體在十年後已不再被批評太過菁英，那才是全台灣人的勝利吧。

(六)政府重視文化建設

文化建設在台灣被漠視的情形，早已經不是新聞了。很多人總是感嘆台灣的閱讀風氣不興盛，而目前背負著這些深重使命默默耕耘或是拼命疾呼的人，也都多是想挽救一些沉淪的狀態，其實最終也要回歸整個社會氛圍，最遠程的來說，如果政府能夠有心重視文化建設，或極力推廣文化活動，甚而輔助出版市場的動向，以致形成較健全的出版生態，至少可以讓出版業有所疏困，至少有個可以努力的空間。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為時間、人力及個人能力的限制，難免有其不能深入探討之處，況且面對著這片荒涼的書評領域，常常會面臨很多不確定的現象。本研究只拿三報的書評版做研究，而其他報紙不定時的書評專欄並不包括其中，或許也因此失去極具參考的資料；截至目前為止的文獻對中國時報《開卷》的評論最多，加上它的時間經歷最長，所以相較於中央日報和聯合報，在資料豐富度上就有差距，而且其實三報成立的時間長短不一，書評產製歷程的熟稔度和成熟度也不同，本研究拿同樣的準則和觀點評論，也有其不妥之處。

參考文獻

- Brain Wu(2003), To Read Or Not to Read 讀者的困境 , 非閱不可
第十一屆台北國際書展專刊 , 台北：財團法人中華圖書出版事業發
展基金會，頁 40。
- 牛素琴(1991), 風度與個性 書評風格瑣談 , 書評的學問：全國
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351-357。
- 王小琪(1991), 談談書評的切題與不切題 , 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
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339-350。
- 王岫(1981), 談「書評書目」停刊 , 中華日報 , 第 9 版，11 月 12
日。
- 王芝芝(1999), 你管書評怎麼說！ , 中國時報 , 7 月 15 日，開卷周
報 47 版。
- 王建輝(1989), 書評散論 ,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王浩威(1996), 耐人尋味的閱讀距離 , 聯合報 , 1 月 8 日，讀書人
周報 42 版。
- 王梅玲(1995), 圖書館與資訊科學大辭典(中冊) , 台北：漢美圖書，
頁 1228。
- 王梅玲(2000), 書評 圖書館選書的最佳指南 , 全國新書資訊月
刊 , 元月號，頁 3-7。
- 王榮文(2003), 台灣圖書和雜誌出版現況 , 出版情報 , 177-178 合
刊，頁 96-97。
- 丕評(1991), 書評風格探討 , 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
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367-374。
- 司徒衛(1960), 書評續集 , 台北：幼獅書店。
- 史學彬(1991), 圖書評論的性質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1 期，頁

110-111。

本社(1972)，發刊詞，書評書目，創刊號，頁 4-5。

甘陽(1997)，從《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看英美的三份書評刊物，讀書人，23 期，1 月，頁 60-74。

田北杭(1997)，《紐約時報書評》一百年，讀書，總 218 期，頁 116-124。

伍杰(1991a)，書評十性，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119-125。

伍杰(1991b)，關心書評學的拓荒工作，中國圖書評論，第 2 期，頁 112-113。

伍杰(1996)，《我的書評觀與書評》，北京：華夏。

伍杰(1997)，讓書評在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中國圖書評論，第 10 期，頁 8。

朱柔若譯(2000)，Neuman, W. L.,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llyn & Bacon, 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文化。

朱榮智(1979)，談「書評寫作」，明道文藝，44 期，頁 154-15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0)，1999 台灣圖書出版市場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1)，臺灣圖書雜誌出版市場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余光中(1996)，為人作序 寫在《井然有序》之前，井然有序：余光中序文集，台北：九歌，頁 1-11。

吳詠九(1972)，泛論批評與批評家，書評書目，第 2 期，11 月，頁 4-11。

- 吳道弘(1991a) , 書評的冷淡(外二則)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3 期 , 頁 120-121。
- 吳道弘(1991b) , 書評寫作中的幾個問題 , 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頁 297-303。
- 吳燕惠(1999) , 從《愛丁堡評論》的評論風格談起 , 文訊 , 165 期 , 頁 12-15。
- 宋秀珍(1991) , 書評的功能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5 期 , 頁 114-115。
- 巫維珍(2002) , 台灣書評發展史：1972-2000 ,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金蓮(1998) , 十年。一步一腳印 , 中國時報 , 開卷 41 版 , 4 月 23 日。
- 李金蓮(1999) , 是知心好友 , 還是討厭鬼？ 傳播媒體與台灣出版事業的關係 , 出版人的對話 關於兩岸出版發行的論述 , 台北：天下文化 , 頁 103-114。(此書為非賣品)
- 李長聲(1992) , 書評雜誌 快樂的不得了！？《LITTERAIRE》創刊 , 中國時報 , 開卷周報：世界書房 34 版 , 7 月 31 日。
- 李長聲(1994) , 導讀三千 , 書評祇一瓢 , 中國時報 , 開卷周報 46 版 , 3 月 31 日。
- 李爽學(2000) , 揮別百年的孤寂 , 聯合報 , 讀書人周報 48 版 , 3 月 6 日。
- 李興武(1991) , 學術著作書評類型略論 , 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頁 314-320。
- 孟昭晉編著(1994) , 書評概論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孟樊(2002) , 編輯的能力 , 台灣出版文化讀本 , 二版 , 台北：唐山 , 頁 62-63。

- 林玉山(1991) , 書評體裁的分類及探討 , 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 頁 401-406。
- 林俊平(1999)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之研究 ,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俊平(2000a) ,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核心運作探析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3月號 , 頁 3-9。
- 林俊平(2000b) , 解構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外部生態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6月號 , 頁 3-9。
- 林俊平(2000c) , 聯合報讀書人周報書評選書觀察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7月號 , 頁 3-6。
- 林俊平(2000d) ,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精選書評之特色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10月號 , 頁 3-6。
- 林俊平(2000e) , 從 1983 到 2000 看《文訊雜誌》書評的變貌 ,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 11月號 , 頁 3-6。
- 林俊平(2000f) , 中國大陸書評發展的特色 , 書評 , 46期 , 頁 6-14。
- 林春(1992) , 走出中國書評的困境 , 社會科學輯刊 , 第 3 期 , 頁 156-158。
- 林富松(1979) , 書評與譯評 , 公開的作家市場 , 台北：照明 , 頁 185-187。
- 林景淵(2001) , 煙消雲散又奈何 記書訊、書評雜誌之消長 , 自由時報 , 自由評論 35 版 , 3月 25 日。
- 林慶彰(1988) , 請多寫學術性書評 , 文訊 , 39期 , 頁 72-73。
- 林薇瑄(2003) , 書籍評選機制之研究——以誠品書店為例 , 南華大學出版所碩士論文。
- 邵萍、王岩(1992) , 西方的書評、書評刊物和書評索引 , 世界圖書 ,

第 4 期，頁 31-35。

亮軒(1994)，載舟亦覆舟，文訊，第 10 期，頁 26-27。

南方朔(1998)，啟動書評時代，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41 版 46 版，4 月 16 日。

思兼(1972)，關於書評，書評書目，創刊號，頁 6-13。

施沛琳(2002)，傳統書店歇業 一年兩百多家，聯合報，12 月 24 日，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CULTURE/READTOPIC/1126599.shtml>

洪肇隆(1981)，選書指南：書評，書府，第 3 期，頁 71-74。

洪寬(2000)，評選台灣年度書單，好讀，4 月號，改版試刊號，第 0 期，頁 29。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范炯(1991a)，書評模樣臆說，中國圖書評論，第 1 期，頁 106-107。

范炯(1991b)，書評內質試析，中國圖書評論，第 3 期，頁 122-123。

奚椿年(1991)，開拓 曲折前進 探索 從書評現狀談起，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23-29。

徐召勛主編(1994)，書評學概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徐宗國譯(1998)，Anselm Strauss & Juliet Corbin，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質性研究概論，台北：巨流。

徐柏容(1993)，書評學，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徐健(1992)，書評界的現狀和未來發展，中國圖書評論，第 6 期，頁 108-109。

- 徐進夫編譯(1973), John E. Drewry 原著, Writing Book Reviewing,
書評要門, 台北: 幼獅文化。
- 晏和淘(2002), 書評的沒落, 圖書交易網, 2002/12/23,
<http://www.bookb2b.com/cgi-bin/pinglun/xiaoxi.s.cgi?key>
- 馬曉聲(1996), 書評學三題, 津圖學刊, 第3期, 頁104-109。
- 高江、樂曉飛譯(2000), 嚴肅而有趣: 喧鬧時代的獨特聲音 (譯者
序言), 一個戰時的審美主義者: 《紐約書評》論文選 1963
-1993, Anthology: Selected Essays Form Thirty Years of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北京: 中央編譯。
- 高建國(1992), 漫談書評的薄弱點(六題), 中國圖書評論, 第6期,
頁114-116。
- 高建國(1993), 漫談書評的薄弱點 (續), 中國圖書評論, 第2期,
頁124-125。
- 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合譯(2001), Joseph A. Maxwell(1996),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質化
研究設計: 一種互動取向的方法, 台北: 心理, 初版二刷。
- 張孔明、騰恩昌(1991), 書評 文化的“第四種力量”, 書評的
學問: 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頁
30-37。
- 張玉佩(1992), 讀書人開卷有益 兩大媒體圖書版面面觀, 出版
人, 12月冬季號, 頁60-65。
- 張玉法(1977), 關於書評寫作的一些問題, 書評書目, 第53期, 9
月, 頁25-28。
- 張志偉(1999), amazon.com 亞馬遜網路書店發跡傳奇, 台北: 商業
周刊出版: 城邦文化發行。

- 張抒文(1992) , 書評與編輯素養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6 期 , 頁 110-111。
- 張健(1988) , 書評經驗及書評觀察 , 文訊 , 39 期 , 頁 71-72。
- 張毓玲(2002) , 出版流程對翻譯圖書品質之影響 ,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曹宏(1992) , 書評之我見 , 社會科學輯刊 , 第 3 期 , 總第 80 期 , 頁 160。
- 曹國輝(1993) ,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 出版) , 台北 : 錦繡 , 頁 328。
- 莫昭平演講 , 夏永慶記錄整理 , 莫昭平、邢曼雲潤稿(1995) , 「開卷」在臺灣 讀書刊物 VS. 讀者 VS. 出版社 , 出版流通 , 44 期 , 頁 6-11。
- 許悔之(1993) , 等待永不消失的小眾 , 翻轉的年代 , 隱地著 , 台北 : 爾雅 , 頁 173-177。
- 郭峻宏(2003) , 圖書購買者之涉入程度及消費行為之關聯性研究 , 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三井(1979) , 書評與學術風氣 , 書評書目 , 第 75 期 , 頁 106-109。
- 陳向明(2002) ,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 台北 : 五南。
- 陳志強(1991a) , 書評是門科學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4 期 , 頁 103-105。
- 陳志強(1991b) , 書評的界定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5 期 , 頁 108-110。
- 陳志強(1991c) , 書評的原則 , 中國圖書評論 , 第 6 期 , 頁 115-117。
- 陳清芳(1992) , 溫故知新話其文出版歲月何處問 , 出版人 , 夏季號 3 月 , 頁 14-19。
- 陳義芝(1997) , 副刊轉型之思考 以七 0 年代末《聯副》與《人間》為例 , 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 , ? 弦、陳義芝主編 , 台北 :

- 文建會，頁 152-176。
- 陳銘礪(1987)，掌燈人，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陶鎧(1991)，報紙與書評，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38-48。
- 喬惠芳(1994)，寄居報紙副刊籬下，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46 版，3 月 31 日。
- 曾金月(2003)，低價拼輸贏 出版錢途 DOWN 到谷底，民生報，第 11 版，1 月 16 日。
- 馮建三譯(1993)，Alan Swingewood 著，大眾文化的迷思，台北：遠流。
- 黃盈秀(2001)，《書評書目》雜誌之研究，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盛雄(1993)，放眼天下，關懷鄉土 對《書評》的期許，書評，第 7 期，頁 6。
- 黃裕美(1994)，專業的書評長城《紐約時報》書評版百年回顧專號，聯合報，讀書人周報 42 版，11 月 18 日。
- 楊孝榮(1994)，電視媒體與書香社會的建立，文訊，第 10 期，頁 22-23。
- 楊效杰(1991)，談大學出版社書評工作 兼義書評與書評工作之現狀，書評的學問：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54-62。
- 楊照(1998)，台灣戰後五十年文學批評小史，夢與灰燼 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頁 11-49。
- 管秋惠(1992)，好書不寂寞，精湛，第 17 期，頁 58。
- 趙莒玲(1994)，電視媒體與書香社會，文訊，第 10 期，頁 34-38。

- 趙曉梅(2001) , 中國書評史初探 , 北京 : 中國工人出版社。
- 劉善繼(1991) , 加強書評的理論研究 , 充分發揮書評的社會功能 , 書評的學問 : 全國首屆書評研討會論文集 , 瀋陽 : 遼寧人民出版社 , 頁 80-86。
- 潘二如(2003) , 起向高樓撞曉鐘 漫談大陸閱讀雜誌滄桑 , 中國時報 , 開卷 B3 版 , 6 月 8 日。
- 潘淑滿(2003) , 質性研究 : 理論與應用 , 台北 : 心理。
- 蔡小白(2002) , 學院 豬頭與河魨 , 新世紀文學怪讀本 , 台北 : 未來書城 , 頁 78-82。
- 蔡小白(2002) , 是真狗熊能話家常 一篇糟糕透了的書評 , 新世紀文學怪讀本 , 台北 : 未來書城 , 頁 166-171。
- 蔡若苓(2003) , 2002 年度十大出版新聞 , 出版情報 , 177-178 合刊 , 頁 33-36。
- 蔡源煌(1992) , 文學評論何去何從 , 文訊 , 革新號第 38 期 , 總號 77 期 , 3 月 , 頁 108-115。
- 鄭明嫻(1981) , 有關書評與書目的雜誌 , 讀書與工具 , 台北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頁 53-61。
- 鄭麗園(1996) , 《紐約時報書評》如何選書、評書 , 精湛 , 第 30 期 , 頁 21-24。
- 盧郁佳(1997) , 從《讀書》「質的排行榜」到《讀書人》 , ? 弦編 , 《眾神的花園 聯副的歷史記憶》 , 台北 : 聯經 , 頁 83-91。
- 蕭乾(1990) , 書評研究 , 台一版台北 : 台灣商務印書館。
- 蕭乾等著(1989) , 書評面面觀 , 北京 : 人民日報出版社。
- 賴青萍(1992) , 讀書報 , 請你看報讀書 , 精湛 , 第 17 期 , 頁 53-54。
- 龍應台(1999) , 有什麼副刊 , 就有什麼社會 , 百年思索 , 台北 : 時

- 報，頁 101-111。
- 龍應台(2000)，龍應台評小說，台北：爾雅，民國 74 年 6 月初版，4 月 20 印，頁 169-172。
- 應鳳凰(1988)，三則隨筆，文訊，39 期，頁 74-75。
- 戴龍基、楊濤(1992)，美國的書評刊物，中國圖書評論，第 1 期，頁 115-117。
- 薛理桂(1985)，如何做好採訪的上游工作 國內圖書資料出版消息的有效掌握，台北市立圖書館館訊，2 卷 3 期，頁 12-17。
- 謝金蓉(2001)，期待更多的書評管道，誠品好讀，1、2 月合刊，第 7 期，頁 13-14。(註：這一期採雙封面型式)
- 歸人(1973)，書評與書評家，書評書目，第 3 期，頁 85-92。
- 魏龍泉(2001)，美國出版社的組織與營銷，台北縣：三思堂。
- 羅仁(1994)，美國的出版業與書評業，自立早報，11 版，11 月 14 日。
- 羅仁助(1993)，美國的書業與書評業，世界圖書，第 6 期，頁 3-5。
- 蘇精(2000)，書評的雙重角色與衍生的現象，出版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論文暨實錄，台北：淡江大學，頁 151-159。
- 蘇精(2001)，書評媒體的變與不變，文訊，第 189 期，頁 8-9。
- 鐘麗慧(1988)，近四十年有關書評的專書、期刊與報紙，文訊，39 期，頁 77-89。
- Brett Harvey(1979)，The Librarian, the Review, and the Small Press, Top of the news, vol.35, no.2, winter, pp.170-173。
- Denzin, N.K. & Lincoln, Y.S.(1998)，The Landscap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ories And Issu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essauer, John P. (1989) , Book Publishing The Basic Introduction , New York: Continuum.
- Francine Fialkoff(1992) , The Art of Reviewing , Library Journal , march 15 , p.74.
- Gill, R. (2000) , Discourse analysis , In Martin W. Bauer & George Gaskell (Edited) ,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Greene, Robert J.& Spornick, Charles D. ,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Book Reviews: A Quantitative Study ,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 , November 1995 , pp.449-453.
- Guba, E.G.(1990) , The alternative paradigm dialog , In Guba, E.G.(Edited) , The paradigm Dialog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John Gross(1996) , The ' Littery Supplement Comes of Age: A History, of Sorts, of the Book Review ' , The New York Book Review , October 6 , pp.9-11.
- Kenny, Herbert A.(1978) , The Basics of Book Reviewing , Sylvia E. Kamerman(Edited) , Book Reviewing , Boston : The Writer, Inc. , pp.84-89.
- Linda R. Silve(1979) , Criticism, Reviewing, and the Library Review Media , Top of the news , vol .35 , no2 , winter , pp:123-130.
- Margo Wilson and Kay Bishop(1999) , Criteria for Reviewing Children's Books ,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 , vol .43 , no.1 , January , pp.3-13.
- Melvin H. Rosenberg(1979) , Thinking Poor: The Nonlibrary Review Media , Top of the news , vol .35 , no.2 , winter , pp.138-142.

Patton, M. Q.(1990) ,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thods. Newbury Park , CA: Sage Publication.

Walford, A. J.(1986) , The art of reviewing , Walford, A. J. (edited) , Reviews and Reviewing : A Guide , US : Mansell Publishing Limited and the Contributors , pp.5-18.

附錄

附錄一：國內有關書評的學術論文

1. 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之研究，林俊平著，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民國 88 年。

此論文從守門人理論出發，描繪中國時報開卷版書評的面貌，並藉此探討該版書評的運作機制，內容包含中國時報開卷版概述、核心成員分析、外部生態分析。

2. 網路讀者書評之研究，吳燕惠著，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民國 89 年。

此論文自英、美 300 多年的書評史中耙梳評論的意義，並仔細描繪英美平面媒體書評發展過程，然後帶出網路書評時代的變異，指出讀者書評因為網路特性而打破原先思考模式，使書評、出版機制中的作者、編輯角色產生轉化；讀者重新得到應有的權利，不但參與閱讀過程，更積極加入寫作的活動中。

3. 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童書書評的內容分析，李美麗著，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民國 90 年。

此論文在探討兩報童書書評的刊登時效和內容完整性，藉以呈現臺灣童書書評媒體的發展現況。此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針對書評刊登時效和內容完整性進行分析。

4. 《書評書目》雜誌之研究，黃盈秀著，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民國 90 年。

此論文是針對《書評書目》做內容分析，從創刊與發展歷程、書評書介、文獻資料、專題與專欄、對文壇的影響做細部的分析。

5. 台灣書評發展史：1972-2000，巫維珍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民國 90 年。

此論文以回顧英美書評史為線索，來驗證探討台灣 1972-2000 年的書評發展，以《書評書目》《文訊》《新書月刊》《聯合文學》《開卷》《讀書人》《中央閱讀》《讀書生活》《誠品閱讀》《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書評》為研究對象，採用內容分析法，並針對書評相關工作者做深度訪談。

6. 台灣大眾媒體文學書評之研究——文學社會學的詮釋觀點，楊美紅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民國 91 年。

用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社會學理論的觀點，來探討文學經典的建構與文學評論，並觀照當代媒體在文學經典建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探討媒體提供的文學評論版面發揮了什麼樣的功用、和受什麼因素影響而產生發展。

附錄二：受訪者歷年的報紙書評書目

這個附錄是收錄本研究受訪者的書評的書目，不過只包含本研究三報書評版上的書評書目，不包括其他期刊或雜誌的書評。研究者是根據國圖的全國報紙資訊系統、林俊平(1999)的論文附錄、向受訪者確認的方式取得下列資料，不過因為涉及國圖的報紙資料庫不完整、林俊平的論文只有羅列 1991-1997 年的資料，加上有些受訪者手邊也沒有完整的資料，所以下列書目是研究者目前能力範圍所及能搜尋且整理的資料，並不完整。

(一)李爽學：

芝加哥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研院文哲所助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書評主編，研究領域為中外文學關係、宗教文學、翻譯與中國文學的互動，著有《中西文學因緣》(聯經，1989)，翻譯作品《閱讀理論》(書林，1996)。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1991.8.23	中國時報開卷	人格的發展	陳思和		業強
1995.9.21	中國時報開卷	從精緻到完美	張繼高		九歌
1996.6.6	中國時報開卷	蘇童小說總評	蘇童		
.6.20	中國時報開卷	長恨歌	王安憶		麥田
.7.11	中國時報開卷	祖先遊戲	Alex Miller	歐陽昱	麥田
1997.1.13	聯合報讀書人	現代性的追求	李歐梵		麥田
.3.24	聯合報讀書人	王安憶小說總評	王安憶		
.5.5	聯合報讀書人	女子有行	虹影		爾雅
.6.23	聯合報讀書人	太陽哥哥 月亮妹妹	丁琬		麥田
.7.24	中國時報開卷	天使的糧食	蘇童		麥田
.10.9	中國時報開卷	馬橋詞典	韓少功		時報
1998.1.19	聯合報讀書人	認同 差異 主體性：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文化想像	簡瑛瑛主編		立緒
.4.20	聯合報讀書人	結局 狂想 馬華文學—解讀張貴興的小說	張貴興		
.8.3	聯合報讀書人	朱鷄漫遊仙境	李永平		聯合文學
.9.3	中國時報開卷	故事裡的故事	西西		洪範
.9.10	中國時報開卷	本事	張大春		聯合文學
.10.5	聯合報讀書人 48	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主題書評)	鄭清文		麥田

.11.2	聯合報讀書人	傳奇莫言	莫言		聯合文學
1999.2.25	中國時報開卷	帕洛瑪先生	卡爾維諾	王志弘	時報
.3.1	聯合報讀書人	身分	米蘭 昆德拉	邱瑞鑾	皇冠
.3.15	聯合報讀書人	評《台灣文學經典》三十種			
.5.13	中國時報開卷	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	吳潛誠		立緒
.5.17	聯合報讀書人	我等之輩	桑塔格	王予霞	探索文化
.6.24	中國時報開卷	一個人的聖經	高行健		聯經
.8.30	聯合報讀書人	旋風	姜貴		九歌
.9.16	中國時報開卷	文體 說書 讀者—談王文興的小說	王文興		
.10.19	聯合報讀書人	暴風雨		楊牧	
.11.18	中國時報開卷	惡寒	張惠菁		聯經
.11.29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培爾 金特	易卜生	蕭乾	
2000.1.6	中國時報開卷 42	蛛巢小徑	卡爾維諾	紀大偉	時報
.1.17	聯合報讀書人	鏡城地形圖	戴錦華		聯合文學
.1.31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城邦暴力團》第一、二冊	張大春		時報
.2.28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展卷	莊信正		爾雅
.3.6	聯合報讀書人	20 世紀的書：百年來的作家、觀念及文學	Charles McGrath 編	朱孟勳等譯	聯經
.3.23	中國時報開卷 42	餘生	舞鶴		麥田
.4.6	中國時報開卷 42	逆旅	郝譽翔		聯合文學
.4.27	中國時報開卷 42	董橋作品集	董橋		遠流
.5.1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我是乳房	菲力普 羅斯	陳蒼多	新雨
.6.19	聯合報讀書人	《小說稗類》二卷	張大春		聯合文學
.7.27	中國時報開卷 42	媚行者	黃碧雲		大田
.8.3	中國時報開卷 43	大汗之國	史景遷	阮叔梅	台灣商務 印書館
.8.10	中國時報開卷 42	俠隱	張北海		麥田
.9.11	中央日報 中央閱讀	等待	哈金	金亮	時報

.9.11	聯合報讀書人	秀才的手錶	袁哲生		聯合文學
.9.14	中國時報開卷 42	剎那之眼	張讓		大田
.10.12	中國時報開卷 42	城邦暴力團	張大春		時報
.12.21	中國時報開卷 42	悠遊小說林	安貝托 艾柯	黃寤蘭	時報
2001.1.21	中國時報開卷 13	麥可.K 的生命與時代	柯慈	程振家	天下遠見
.4.22	中國時報開卷 13				
.5.27	中國時報開卷 14	真與美(共六冊)	東方白		前衛
.10.1	聯合報讀書人 30	文學風流	莊信正		時報
.10.22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佛羅倫斯水悠悠	馬斯特司	李曾	新新聞
.12.24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 南國公主	張貴興		麥田
2002.2.25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愛爾蘭人如何拯救 文明	湯瑪斯 高 希爾	曾蕙蘭	究竟
.4.8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記憶版圖	林育德		臉譜
.4.21	聯合報讀書人 23	華太平家傳	朱西甯		聯合文學
.7.8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情慾世紀末 當 代台灣女性小說論	郝譽翔		聯合文學
.9.1	聯合報讀書人 23	十三朵白菊花、 約會 (主題品書)	周夢蝶		洪範 九歌
.9.23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我凝視	平路		聯合文學
.12.1	中國時報開卷 34	究竟之旅	理查 伯恩 斯坦	陳玲瓏	馬可波羅

(二)孫中興：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1997.2.27	中國時報開卷	康特的難題	Carl Djerassi	吳玲娟 等	聯合文 學
.3.13	中國時報開卷	書店風景	鐘芳玲		宏觀
.9.21	中國時報開卷	桃子罐頭	櫻 桃子	銀花	尖端
.11.27	中國時報開卷 42	重塑女體	Kathty	張君玫	巨流

			Davis		
.12.11	中國時報開卷	一個心理學家眼中的愛	Theodor Reik	孟祥森	圓神
1998.2.12	中國時報開卷	記憶 VS. 創憶	Loftus, E., Ktcham, K.	洪蘭	遠流
.3.5	中國時報開卷	天生反骨	Sulloway, Frank J.	張定綺	平安
.4.16	中國時報開卷	知識分子論	Edward W. Said	單德興	麥田
.9.10	中國時報開卷	家庭裡的孤獨	齊藤學	張蓓蕾	玉山社
1999.7.22	中國時報開卷 42	我和我的秘密家庭	大衛 伯登 尼斯	林秀麗	新新聞
2000.3.02	中國時報開卷 43	學術這一行	唐納 甘迺迪	楊振富	天下文化
.9.7	中國時報開卷 46	情緒勒索	蘇珊 佛沃	杜玉蓉	智庫
.10.30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21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依莉莎百 貝克；葛恩 胥菡、烏利 西 貝克	蘇峰山 魏書娥 陳雅馨	立緒
.11.9	中國時報開卷 43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	克蕾兒 馬克斯	徐詩思	張老師
2001.4.8	中國時報開卷 14	巧克力	Sophie D. Coe, Michael D. Coe	蔡珮瑜	藍鯨
.12.23	中國時報開卷 15	BOBO 族	David Brooks	徐子超	遠流
2002.1.21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	紀登思	周素鳳 何春蕤 校訂導讀	巨流
.4.15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	朋尼維茲	孫智綺	麥田
.8.19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反動的修辭	Albert O. Hirschman	吳介民	新新聞
.10.14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性與理性(上下兩冊)	理查 波斯納	高忠義 林志明 校閱	桂冠

.12.9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7	非凡大師的非凡小 人物(標題)			
-------	------------------	--------------------	--	--	--

(三)范銘如：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分校東亞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專長領域為文學理論批評、現代文學，著有《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麥田，2002年3月)。女性文學研究室主持人。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2001.7.2	聯合報讀書人 30	革命家的夜間生活	林文義		聯合文學
.9.17	聯合報讀書人 30	月白的臉	林玉玲	張瓊惠	麥田
.12.10	聯合報讀書人 30	眾聲喧嘩以後	王德威		麥田
2002.2.18	聯合報讀書人 30	舞鶴淡水	舞鶴		麥田
.3.11	聯合報讀書人 30	血卡門	黃碧雲		大田
.6.2	聯合報讀書人 23	巴伐利亞的藍光	陳玉慧		二魚文化
.9.8	中國時報開卷 22	北歸南回	段彩華		聯合文學
.9.8	中國時報開卷 22	放生 背海的人 忠孝公園 北歸南回 (主題書評)	黃春明 王文興 陳映貞 段彩華		聯合文學 洪範 洪範 聯合文學
.10.20	聯合報讀書人 23	奔跑的母親	郭松棻		麥田
.12.15	聯合報讀書人 23	愛比死更冷	盧郁佳		洪範
2003.3.2	聯合報讀書人 23	走出白色恐怖	孫康宜		允晨
.3.16	聯合報讀書人 23	疫	章緣		聯合文學
.5.18	中國時報開卷 B2	《張愛玲學：批評、 考證、鉤沉》； 《傳奇未完張愛玲》	高全之 蔡登山		一方 天下遠見

(四)翁秉仁：

美國加州大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微分拓樸、微分幾何。「數學知識」網站負責人。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1998.7.16	中國時報開卷 42	無限探索無限	Richard Morris	黃逸華	新新聞

1999.4.15	中國時報開卷 42	錯誤的決策思考	Dietrich Dorner	鄭明萱	聯經
2000.6.8	中國時報開卷 43	數字感	Stanislas Dehaene	王麗娟	先覺
2001.3.18	中國時報開卷 15	數字愛人	Paul Hoffman	米緒軍 章曉燕 繆衛東	台灣商 務印書 館

(五)郝譽翔：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東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同時擁有作家的身分，著有短篇小說《洗》、《逆旅》，散文《衣櫃裡的秘密旅行》，評論《情慾世紀末——當代台灣女性小說論》，論著《目連戲中庶民文化之研究》。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2000.6.1	中國時報開卷 43	多桑與紅玫瑰	陳文玲		大塊
.10.19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21	《上海寶貝》《像衛慧 那樣瘋狂》； 《糖》	衛慧； 棉棉		生智 生智
.12.12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21	深藍	王家祥		九歌
2001.10.15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9	肚大能容 中國飲 食文化散記	逯耀東		東大
.11.18	中國時報開卷 15	無情/厄運	吉本芭娜 娜		時報
2002.5.27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元素 冰火同融	拜雅特		究竟
.9.2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5	何日君再來	平路		印刻

(六)陳義裕：

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博士，現任台大物理系專任教授，研究領域為非線性物理。

時間	報別/版次	書名	作者	譯者	出版者
1998.10.5	聯合報讀書人 48	愛麗絲漫遊量子 奇境	吉爾摩	葉偉文	天下 遠見
1999.7.29	中國時報開卷 42	想像的未來	戴森	楊玉齡	天下

					文化
2000.4.27	中國時報開卷 43	愛因斯坦的詭辯	科林 布魯斯	汪仲	時報
.7.20	中國時報開卷 42	自命不凡 亂中求序	賴國茂 John Briggs and F. David Peat	姜靜繪	高寶 先覺
2001.3.11	中央日報出版& 閱讀 19	物理與頭腦相遇 的地方	柯爾	丘宏義	天下 文化
.6.10	中國時報開卷 15	費曼的六堂 Easy 物理課	費曼	師明睿	天下 文化
2002.12.22	中國時報開卷 34	規範與對稱之美	江才健		天下 遠見
.12.23	中央日報 出版&閱讀 17	規範與對稱之美	江才健		天下 遠見
2003.6.8	中國時報開卷 B2	霍金前妻回憶錄	珍 霍金	常雲鳳、 王儷蓉、 李延輝、 常雲惠	天下 文化

註：另可參考台大物理諮詢網站 物理書評/評論

<http://e-physics.phys.ntu.edu.tw/htm/book.htm>

附錄三：訪談逐字稿(第四章附錄)

附 1：(報社的意見有多少?)當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啊，就是說，你看我們書評版面的這樣變化，其實都是跟報社的~~發行方針，因為改變而改變的，對，就是要告訴你說，我們 2 月這個版面會暫時沒有。

(因為人手?財務?)也不是~~其實有可能很快會有，也可能不會再有，事實上那些內容副刊也可以登啊，可以吸收，對，其實版面沒有獨立出來而已，那你說報社的影響力，我覺得~~一個大眾傳播媒體裡面，譬如說《讀書人》或《開卷》，他們一定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主事者不一定認為這個版面重要，他絕對不認為這個版面重要，因為他真的屬於非常小眾來閱讀，相對於大眾傳播的讀者，他是屬於小眾的，對不對?他不認為這個版面非常重要的話，他就不可能給你很大的空間，那我覺得我們的版面能夠很努力的這樣維持一個獨立性的話，主要是因為，我們從副刊原來的規模和地位，因為這樣子，所以我們能夠去庇蔭這樣的一個版面~~

(報社只針對版面多寡做刪減?)對，內容完全不會，因為他們尊重專業這部分還是做得到，只是說版面要不要，版面多大，因為這會牽涉到整個報社的調整，他到底要注重哪一方面，政黨新聞啦還是財經新聞，還是影劇、體育?都跟這個方針有關係。

(所以你們不定時會受到影響?)會會，我們有一段時間是每天都有，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很短暫，大概半年吧，就那時候~~有很多很多原因啦，就是報社剛好希望加強文教方面，那就希望我們多做一個版，那我們多做一個版我們當然喜歡做讀書版啦，所以就擴為每天，當然那時候很辛苦，可是也做得很起勁。(林黛嫻主編)

附 2：(書評小組?)~~這個機制其實，還是要有一個背後願意支持你這樣運作的一個報社，那報社在這個部分~~其實每年要投資下去的錢，其實是非常多的，那以每週來講，一年大概就要花到~~除了像人事費、編輯、稿費這些必然的支出，光是書評小組，大概就要支出到五十萬，那我們還有年度評選的時候，我們也是要找來人，那今年成人書就是九個人嘛，那九個人選，是七十萬的年度預算，所以七十加五十，大概一年就要多增加~~相較於聯合報，就多增加一百萬的支出，那，對任何一個企業來講都是要評估的，所以，其實我覺得中國時報在這方面是很有誠意，我其實也很感謝中國時報，願意這樣投資跟支持。

(你們版面改了很多次是因為什麼因素?)那個比較不涉及到個別財務，不會涉及到我剛才講的一百二十萬那個財務問題，而是整體的報社，比如說，報社以前也許總共有五十張，現在希望是四十張，是在這樣一個整體的考量下減少的，並不是在個別比如說開卷支出太多，倒不是。

(所以他們不會個別請你們縮減版面?)不是，倒不是，是整個報社的整體考量，因為你縮減版面跟支出那一百二十萬是沒有牴觸的，你現在剩下三張，還是一樣要支出那一百二十萬啊！

(原本我以為減少兩張可能可以挪去當廣告版面~~)廣告頁也是整體報社，並不是開卷本身，你想想看，比如說六個人五個人你不會因為少了三張就變成四個人，因為你變成四個人你怎麼討論？不能討論嘛，所以不是個別的問題。(李金蓮主編)

附 3：(和主編的互動?)那一般來講，書評經常上去的地方，我說比較一般比如《開卷》或《讀書人》，有時候是中央中副，現在可能還有一些，譬如像《科學人》，他們每一期大概也有一個書評，我所知道的像《開卷》，《開卷》是我最熟的，《開卷》他們找人寫書評經常完全沒有任何壓力，我的意思是說，他找我也不是因為，因為什麼他要特別推薦這本書，我經常覺得《開卷》很冤枉，因為它附屬於時報，所以它被經常講《開卷》什麼時報的份量很重，可是我覺得根本是沒有，其實算一算就知道(笑)，對啦，這種說法當然是挺多的啦，可是事實上你稍微算一下就知道了，其實沒有，因為我不只在開卷寫書評，我在《開卷》選過書，

(書評小組?)對對對，所以那個整個過程我是蠻相信~~(受訪者 B)

(選書方式?)到了年終的時候，我們選出來的這些書再由另外一批人 我們重覆的好像很少 另外一批人再去選年終好書，所以我想時報做得是比較認真，而且盡量擺脫由某些人來掌控，我覺得這我看到得非常清楚，雖然結果上有時候看起來，有時候好像時報的書比較多~~但是那純屬偶然，我記得我那一年好像時報一本書都沒有，所以我覺得不是誰能夠操控的，至少在《開卷》，操控的可能非常非常的低。(受訪者 A)

附 4：(那您本身涉入的程度? 比如說書評小組選出的書，您覺得不好的時候.....)

好，我想我這樣解釋，我覺得我在這個崗位超過 10 年了，我對書沒有情感、對書沒有意見，那是騙人的，也是不公平的，我當然也可以有我自己的意見，那我們在討論的時候，我會提醒他們參考的意見，比如說我可能比較擅長從出版的脈絡來看，比如說他們要選這一本書，我會告訴他們，這樣的書已經很多了，它容或是表現得很好，但是沒有超過太多，那我會提出這種很技術性的，或者在我位置上可以做的發言，那或者說，我在他們之前已經先讀了這本書，我也還是會表達我的意見，但是我覺得其實，應該說我信任他們，他們會不會信任我的想法，其實就在於他們會不會把這一票投下去，我想我可以很坦白的說，我會表達意見的。(李金蓮主編)

附 5：(最初做書評的理念?)我是副刊主編嘛，我們兼編這個版，我是覺得說，

突出這種一個書評的特色才出來，所以從 1999 年到現在也不過 3 年，那我覺得我們書評比較特別的是，首先一開始我在做這個版的時候，我就希望，鼓勵本土創作，因為~~我覺得~~一方面~~是我們文學副刊的特色，那文學副刊事實上都是中文創作的東西，那文學副刊上的東西，為什麼不能變成書評版面的重心呢？事實上你看《開卷》版，會發現翻譯書的比重非常多，那是一個~~他們的成員或許不像我們讀書版的成員具有文學副刊的背景，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第一個特色，是從一開始，就確定要以本土鼓勵創作為主~~但是後來當然你實際運作上會有困難，譬如說書沒那麼多，好書沒那麼多，對，所以慢慢當然也會有，一定有翻譯書，因為既然我們不能是專門做中文書的嘛，但是會有優先，所以在我們版面上刊載的中文書創作書的書評，都明顯比其他報紙多，對，所以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編輯方針~~~~其實，就除了剛才我編輯方針講的第一點，就是鼓勵中文創作之外，第二點就是我們希望以人文為主，這個中文創作和人文精神，事實上跟我們副刊編輯來做這件事有關係，所以我們選書做為書評的書，就會是，第一個它是人文書，比較啦，當然也會有一些科普書~~但是大部分是人文書，如果有中文創作的書，我們會比較寬容的去寫，如果說像翻譯書可能有很多本，明明都很好，但我們只能選一本，對不對？所以我們就會~~這是我們選書的機制。(林黛嫻主編)

附 6：(選書標準會不會不一樣?)我覺得會有一點點，但是那個倒不在於藝術層面，因為藝術層面是很主觀的，也很難說我覺得是在於類型，譬如說，我們介紹過幾本台語詩，事實上台語詩好或不好真的蠻難界定的，其實到現在也沒有個定論，那可是我們一口氣給它三本書的書評，就是我們鼓勵這個類型，我們覺得這個類型應該受到注意。(林黛嫻主編)

附 7：(選書?)我剛剛說跟我們的編輯方針一致嘛，具人文精神，儘量鼓勵中文創作書，當然也要是好書，那我們也會稍稍平衡一下出版社，為什麼？我們的書評版面事實上最大的原則，就是鼓勵圖書產業，那，我們會希望各出版社都能有機會來參與圖書產業的經營，如果我們老是登天下的老是登皇冠的，那其它一些小出版社特色~~如心靈工坊或更小的，就可能沒有機會被認識，那我覺得這樣，這個圖書產業就會集中在少數規模大的出版社手裡，所以我覺得這樣對出版產業是不好的，所以我們會希望儘量，那「儘量」的意思呢，就是~~事實上出版社送書給我們是批評，就是這是一個~~大家都一樣，因為為了發行的關係，他出書一定是一批的，這一批出八本，下一批十本、六本，送來是一批書，我們會盡量平衡，也就是這一批裡面我們只挑一本，所以其實有時候，這一批都是好書耶，但是因為我們希望說，我們已經介紹你這一本了，對，所以我們另外幾本就會捨棄，所以，我們會希望盡量能夠這樣，然後再來呢，大出版出好書是可以理解的，他

財力雄厚、他能夠找到的翻譯本、能夠拿到版權的條件比其他的人好，所以我們對他的標準會高一點，小出版社能夠參與市場機制的條件本來就比較小，所以我們會希望多給他們好的機會，他們出了一本書，我們覺得也許不是那麼好，譬如說翻譯的部分不是那麼好，可是我們還是基於鼓勵他們的原則，我們希望能夠推薦，所以我們會找人寫~~(林黛嫻主編)

附 8：(對書評的看法?)~~所以我對書評的看法，事實上它對作者和出版者的鼓勵和肯定比較大，尤其現在我們的文化產業，其實~~尤其是菁英的文化，是在非常小眾的地位，那在這裡的話，他們的努力其實是回饋非常少的，對，有這些書評，我覺得對他們是很好的回饋，至少是顯示，尤其是當一個，譬如說文學好了，一個純文學的作者他寫了一本書，根本沒有幾個讀者，那這樣對一個作者和出版社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可是如果有一篇書評，至少有一個讀者那麼深入看你的書，然後對這個作者來說也是很好的鼓勵，所以其實我對書評的看法是比較偏重這方面，對，也因為這樣子我會覺得說，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譬如說一本暢銷書，如《我的天才夢》，其實它也可以寫啊，可是我們卻沒有，它不需要藉由我們這個管道，我們給另外一本，也許質地上比《我》更好的，那它讀者可能只有個位數字的，我們寫一篇書評，對這個作者這個出版者出版好意的鼓勵作用是更大的，因為我們的版面有限，所以我們要做的是這樣的事情。(林黛嫻主編)

附 9：(可不可以談談您當初做書評版的理念或想法?) 其實~~因為你知道這個閱讀版面喔，在台灣，它算是一個~~蠻陌生的，它不像西方做書評都很有歷史，他們也比較嫻熟喔~~最早我們其實有《書評書目》這個雜誌嘛~~可是那個時候，《書評書目》的走向也比較傾向於~~介紹文~~介紹書的介紹~~評的~~其實《書評書目》是比較著重在人物的、作家介紹、還有書籍的介紹，比較傾向於一種知識的引介，那評的部份比較少，一方面可能也是那個年代，從國外回來的，比較文學的學者比較少喔，那台灣基本上是又比較小，又加上不曉得為什麼，我們學術文化其實跟社會現象是差不多存在一種狀態，是我們比較重北輕南，也就侷限了它比較擴大、向南部或中部去找學者來評論的這樣子的傾向，在那段時間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話，似乎像龍應台她一些書評，我們那時候都看得都覺得很刺激喔，因為比較小的關係，學者一般文學專業的評者，專業的讀者情況比較少的情況，所以那段時間大家最怕的一件事情倒不是專不專業，而且怕你會不會得罪人，所以那時候做書評非常困難的是人的因素，那後來，我們在那個「質的排行榜」裡頭也有，那個時候我們其實也都是些介紹的性質，借重一些學者在閱讀上的一些素養，所以我們「質的排行榜」開始的初期，也傾向請一些專業學者，我們有十個評審委員來做書的介紹，就是把他們當成一個專

業的讀者在那邊看，其實專業的讀者跟所謂專業的評論者其實是有距離的~~可是，也因此而奠定了後來我們做比較專業的書評的一個基礎，後來《讀書人》創辦以後，那時候的主編不是我，是陳義芝，剛開始的時候大家也可以看到，那是個非常簡單~~其實是一個試探性質的喔，因為在報紙的媒體做閱讀版面，或者說出版版面，事實上大家並不熟悉，我們副刊做得很熟悉了，副刊大概快有一百年的歷史了那個時候，因此，那個時候其實只有幾百字，好像剛開始只有四百字、五百字，一方面也是因為版面比較少，也就比較偏重書介的性質，那接著後來我們的版面擴大成兩個全版以後，書評版就變成了一個獨立的版面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版的資訊跟出版品評介的部份就是比較清楚了，那也比較好規劃，其實一般我們做為讀書版的編輯來說，我們在這麼漫長的時間喔~~我是民國 82 年 5 月開始接編這個《讀書人》，想想看，我們要經過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有這麼一個比較成熟的書評的生態產生，或說所謂的文化產生，那在這段時間比較好的是說它是併時發生的事情，就是一般的，學比較文學的學者，或西方理論的學者，他們也逐漸回到台灣來，也進入了很多學院，他們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甚至發展出了專業的、專類的~~他可能研究品特，他可能研究索因卡，本身他們在國外的時候，就有專業的研究對象，那他們回來的時候，逐漸就形成一個蠻綿密的這樣一個學術網路，因為有這樣一個學術網路的支持喔，因此在書評上，我們已經從一個純粹介紹人或介紹書，變成了評論，而且因為他們學的是西方式的評論，所以他們把西方式的評論帶回了台灣，那我們中國人的系統裡頭，這個，也有很多中文、外文都非常好的在中文系任教的學者，相輔相成，總之他們在文字上面或在理論方面，都有一個併時的發展，我想，比較成熟的書評應該這樣~~大概不出這三年的時間，大家才有一個比較成熟的書評發生。

(這樣壓縮的作業環境，跟您理想的書評有距離嗎?)距離不大耶，幾乎沒有，因為書評不是比賽的一種，它不像我們寫文章，我們非得挑出一個一、二、三名，如果參加一個評審，書評是幾乎都沒有~~如果這個人他不能寫，也許還會有另一個人，那並不代表第二順位的人會比第一順位的人差，所以，我覺得書評你會找到他，他一定有一個起評點~~綜合一般說起來，我們只會說：這寫得真好！我們很少說：這寫得真壞！書評是跟好書同時發生的，好的書評也會非常的好，所以為什麼創作這麼重要？其實是真的，它會激發出寫書評者的潛能，就像一個好的情人一樣，他會激發你在情感上好的那一面，所以，那種平平的書，可能是議題啊，那它要激發評者的另外一面，對這件事的看法，那就會牽涉到你個人同不同意它，那你這個個人，他那個個人都不代表所有的人，那我們原來也不可能訴諸一個全民閱讀的層次，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書評，其實在媒體裡頭，尤其在報紙，一般說起來，它會希望比較普及化、大眾化，讓一般人也可以看懂，可是就算是一般人能夠看懂的事情，譬如我

們說一加一等於二這件事情，其實裡頭也包含了一種條件，所以，一般人都能夠看懂的，我覺得它其實必須有一個基本的~~開始閱讀的那樣的平台，那樣的點再來講它是不是大眾化和全面性，我一直覺得閱讀這件事情，像書評這件事情，它基本上還是傾向一個精緻的，而且結構非常非常~~就像打鳥一樣喔，你很難去說明，用很簡單的公式或簡單語言來說明你的大體結構，我覺得書評也是這個樣子，甚至於就像一個很簡單的珠寶那種三十二面的雕刻什麼的，可能就只是告訴你這是三十二切面雕刻的一個鑽石，但是它一定是一個細緻的，而且已經是非常繁複的呈現的那種簡單的切面給你看，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東西是蠻複雜精緻的一個文化。

(會不會有矛盾？因為是寫給讀者的，但如果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可是譬如不是每個人都會去看《費瑪最後定理》這本書，閱讀真的在某個部分說起來，不只是很個人，有時候甚至是很小眾的，可是這小眾到底是小眾到什麼程度呢？難道只有一個人嗎？甚至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一萬個？也很難界定那個小~~所以當然不會是好玩的事，閱讀這件事情本身可以很好玩，可是不是每一本書都必須要這麼好玩，對不對？那我們去看影劇版算了，去玩滑板、去玩衝浪，又刺激又好玩，真的，我必須要強調，閱讀不是那麼~~我們必須要追求好玩才來閱讀的。

(所以你們的方針?)鼓勵閱讀，至於好的閱讀或壞的閱讀我們真的並沒有真的那麼大的立場來去判斷它，或去批評它喔，可是，就是鼓勵閱讀，當然不可能去鼓勵壞的閱讀，如果這本書是壞的書或不值得介紹的書，自然有人幫它淘汰，不需要我們來當閱讀警察來告訴你~~我們所有作的工作其實是，讓主觀的方式是一個客觀的行為，在判斷書的時候，其實我們有時候會有蠻主觀的看法，可是我們不會涉及到，我們要不要介紹這本書，我們要不要介紹這個作家，比較不會，很少。(蘇偉貞主編)

附 10：(年度選書?) 那進入這個書單裡的書，我們都會幫它建檔，也就是你進入了每週推薦書以後，到了年底，我們就進入年度評選，所以，其實有沒有這個書單是有一些意義的，那種沒有進到書單，只做書評的，我們就不會再進入年度評選，所以，所有這書單上的書，到了年底的時候就重新再選一遍，從裡面再挑出年度最好的書來，所以整套的機制是如此，那，以我自己來看這套機制喔，當然，它強調的是公平，強調的是客觀，強調的是透明，也就是說，它不會隨主編的喜好去挑選什麼書，而是有一個集體，一個小團體來選出來的，但是，我們其實是要要求書評小組的任期是一年，是不可對外公佈你在開卷選書，就是希望在往來頻繁的文化界、學術界或是出版界，不會給這些書評委員一些干擾，那這個，當然他們大部分人會做到，是不是百分百會做到，我不敢這麼說，但是，他們都會知道這個的慎重性，那，但是，這個機制，我回頭去看，這是唯一的一條路嗎？未必

是，譬如說，為什麼主編不能有自己的個人的喜好來挑書？當然可以，那如果這樣來說，這不是唯一的一個方式，那為什麼我們會到今天已經十幾年了，我們會堅持用這樣的方式，是因為我會覺得說，以目前我們開卷的編製來講，比說以《紐約時報》的編製，《紐約時報》書評版他們可能式編輯、主編自己來挑選書，他們不會成立這樣，不會借用學術界的能力，但是以現實來考量，我會覺得，開卷的能力是不足的，那，編輯的能力也是不足的，比如說，我可能比較擅長文學，如果我來挑文學或也許還算精準，可是我面對科學的書怎麼辦？我就不覺得我不見得有力量來判斷，以現在我們編製的規模來講，也沒有辦法，比如說這個編輯負責文學，這個編輯負責科學，也沒有辦法來做到，所以，在這樣權宜的狀況下，我覺得，藉助於學術界的力量，其實是比較透明而公平公正的，也認《開卷》這樣的一個版面比較不會~~照顧比較全面的，比如說我們不會去~~現在看起來，《開卷》比較稍微弱的一點的地方是財經的部分，但是其它的類別，大概我們都照顧得蠻全。(李金蓮主編)

附 11：(所謂的大眾?)我們說我們的讀者是大眾，那大眾到什麼程度還是有一個門檻，所以我剛才提到的，就是這個社會愛讀書的人，願意讀書的人，我想這是我們會設定的讀者，那當然我們會努力去開發，把很多沒有讀書習慣的人希望你能變成有讀書習慣，所以當然是我們的責任，我們辦這麼多的活動，一定也是如此，但我想我們還是服務一個你本來就有讀書習慣的人，那這個習慣可能是你一個月要讀兩本書，可能是一年讀兩本書，但是不管怎樣，你只要有這個習慣的人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啊，看你這個習慣的需求度的差別嘛。(李金蓮主編)

附 12：(覺得個人的風格強嗎?)我其實一直在~~差不多在兩年以前，科普類非常風行的時候，科普類幾乎也看不到，對不對？那時候我還非常非常注意說，文學的跟非文學的，它必須還是要求取一個平衡~~可是我後來有一天突然領悟道一個道理(笑)，我自己認為的，這話說出去不知道會不會被挨罵？我覺得其實所有的書寫，它到最後都是文學，包括傳記，我們在年度書獎，其實傳記是歸到非文學，可是你想想看，傳記它最後必須訴諸於一種文字、一種敘述，來表達他的要寫的，甚至我們看到像天下出了一系列跟勞倫斯那樣的科普類的~~研究螞蟻、或像珍古德的蠻荒歲月、跟猩猩生活的人類學家，甚至像《別鬧了！費曼先生》呀，他們研究物理化學的，我覺得它到最後，其實都歸向於一個~~那就是一個文學，甚至就是，也許說比較廣泛一點，可能是一個哲學的層次，那其實它都是靠著這個書寫、文字，透過它敘述的方式來告訴你，我們怎麼怎麼會認為，像《愛因斯坦傳》或《費瑪最後定理》我們怎麼會認為那種東西是數學？它不是數學，如果它是數學的話，你怎麼看得懂？一個幾百年都沒有人知道的一個公

式，然後有一個人把它解出來了，它要告訴你的絕不是數學公式這件事情，所以到最後我覺得所有的部分都會歸向哲學、文學甚至像社會學這樣一個層次，它不過就是要跟你產生一個共鳴，那這種共鳴可以藉由音樂、繪畫，那可以藉由文學，那在一個所謂的文字版面，當然是藉由文字了，所以，我慢慢也就覺得，其實大家都不需要這麼喜歡歸類(笑)，我覺得到最後為止，它就是看那個好壞而已，就是看你秀出來的部分好或不好，或者你看到那個人評那本書時，覺得真的是該找他去評喔，或者說你看到這本書時啊，想說這本書真好，我應該來看一下，可是隨即你又發現這本書我已經看過了啊，可是藉由他的介紹或藉由他的評鑑，你會對那本書產生不同的情愫(笑)，你會再去看看他評得對不對~~我覺得他應該是訴諸這樣的一個層次，不是以文學非文學來分。(蘇偉貞主編)

附 13：(書評小組成員?)沒有重覆過，但是他們有一個特色是，中生代的學者，就是比較年輕的學者，那比較年長的學者他們時間上可能已經都很忙了，還有他們比較不會~~他們還沒有那麼能夠理解大眾的工作的影響，或者應該這樣說，他們學術專注力更強，那年輕的學者，當然有升等的壓力，但是他們還是會覺得這工作有其重要性，那漸漸的，我也越來越感覺到，以前參加書評會議的學者，他們使命感很強，那現在你說，當然也還是有使命感，但是，愉悅感也很強，他們會覺得這工作太有趣、太好玩了，以前的人會覺得我是要服務大眾、教育大眾，那現在是覺得自己很沉浸在其中，高興得不得了，尤其到了年度好書，這種轉變是很明顯的。(李金蓮主編)

有一次跟金蓮聊天他是有提到，早年的書評委員跟我們後來的、比較年輕的書評委員，年齡上的差距~~也不能說是年齡的差距，因為他們十幾年前開始在當書評委員的時候，大概跟我們現在的年齡差不多，三十幾歲四十歲這樣，但是他們那時候大概整個台灣剛解嚴，所以他們非常的使命感，所以他們選書就會覺得這書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讀，可是到我這個年代，至少我自己，因為我在開卷當書評委員裡頭，也算可能年紀比較小，或者是說不是最輕的但是也稍微年輕一點的，但不過我們最近的這一批年齡都差不多啦，大概三十幾歲四十歲出頭這樣，那可是像我的話，我就會覺得創造讀者閱讀的樂趣，這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對，所以那對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的一個指標，就是說，不只是單純的文以載道而已，但我覺得文以載道有它的意義，但是閱讀的樂趣是不能不在~~(笑)如果這樣的話，這是一個有趣的變化，因為，像金蓮有一次就講，他覺得我們跟十幾年前的那一批老一輩的~~開卷頭一兩年的書評委員不一樣，他覺得就他們非常有使命感，那我們是非常強調閱讀的樂趣這樣子，但是當然有時候也會啦，我們有時候討論的時候會說，啊這本書很重要，即使是枯燥一點還是得選，那種東西也還是有，所以我想是一個比重的問題，不是說他們不重視閱讀

的樂趣，我們不重視使命感。(受訪者 G)

附 14 : (所謂的一般讀者?) 就是社會的閱讀社群嘛，就是愛讀書的人，那愛讀書的人，當然是~~其實我覺得台灣的讀者，以現在來講，是非常多元化的，閱讀已經是非常個人化的事情了，那，比較過度大眾，我們簡單的說很暢銷的那些書，我們會考慮到他們社會議題性的意義，比如說，《A 到 A+》這樣的書，我們會登書評，也會去討論它，我們並不會去，嗯，覺得它是本暢銷書我們就不會去處理，但是我們會去考慮它的議題性，那這個議題性是對當下的社會是能夠解釋的，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去做它，有一些暢銷書是沒辦法去解釋的，你要去解釋它什麼呢？比如說減肥書，那好啦，沒錯，這個社會的減肥風氣嘛，那你頂多能談的是，整體社會對美、對容貌得那種過度重視，或者對胖或瘦的價值判斷，但是除此之外，你還能怎麼解釋？它沒有解釋的空間了，這時候我們其實就不會去處理，對，所以對開卷來講，我覺得我也一直跟我的同事們談，就是說，我們絕對不要去做那種菁英和大眾的分別，我們不要去強調這個部分，就不要因為它只是暢銷書我們就看不起它或這不理它，但是要看的，這本書有沒有它解釋的空間，這是第一個，還有第二個是這個作者的發展，比如說這個作者我們不會去討論他，是因為他過度的重覆，有一次我們討論了吳淡如的那本書，前年出的吧？寫他家族的一些陰暗面，那我們就會覺得說，吳淡如顯然是被界定為一個通俗暢銷的作家，但是在這個作品裡，他超越了他過去的寫作，他不再是以老師的姿態教云云大眾你要怎麼過生活，而是有更多創作的企圖，這時候我們也會去討論，所以這兩點可能是我們在編輯上會去考慮的，那當然也有很多暢銷書作家在抱怨，啊我寫了十五本書五十本書了，你為什麼從來都沒有就介紹過我呢？但是我會覺得，不是我們不介紹，而是我們介紹的時機有我們的考慮，也就是我剛剛講的，你相對於此時此刻的社會，你有沒有可以被解釋的空間？另外還有就是你作家創作企圖有沒有新的展現這樣。(李金蓮主編)

附 15 : (書寫時會分通俗或嚴肅?) 對，我看到的話，有些非常~~我看到的話，有些非常~~有些可笑的地方(笑)，比如說當我們在討論一個嚴肅文學的時候，我們可能有一些術語，比如說，人物的心理分析啦、內在的深層心理活動啦這些東西，這在嚴肅的文學作品裡面，你是可以去討論這些企圖的，比如說複雜的結構、語言的試鍊、人物內在的深層心理，可是，假定你要寫這一套去分析通俗文學的話，勢必是行不通的，比如說你可不可以去分析痞子蔡的人物深層心理？我當然還是可以去分析他的心理，可是假定你要去這樣分析他的心理的話，我覺得有點可笑，就是，那個東西不應該是他的重點，我覺得，嗯，任何東西都有它訴求的對象跟他的位置，就像我剛說的，媒體也是一樣，中國時報聯合報誠品好讀壹周刊，他們都有

不同的位置，訴求的對象、說話的方式，嚴肅文學跟通俗文學也是一樣，不應該用同一套說話的方式，把他們放在一起，那我覺得通俗文學裡面~~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反而~~我不是說瞧不起通俗，而是說，我覺得你用那一套嚴肅文學的話語去分析通俗的東西的時候，我覺得反而對他們不敬(笑)，因為我覺得你沒有說出他們的好處，真正的好處和優點是在哪裡，因為比如說痞子蔡那些東西，絕對不是靠人物的深層心理去打動讀者的，他可能有另外一些東西在，比如說他所營造出來的，一種輕盈的風格、一種甜美的風格、一些新鮮的比喻，對，然後他的~~比如說，他的傳播的方式符合了現代的生活，就是透過網路這樣，我覺得那可能才是他的重點，所以我覺得還是必須要去區分，對，所以我覺得，通俗有通俗的價值，嚴肅有嚴肅的價值。(受訪者 D)

附 16：(選書?)我覺得開卷跟其他相關的閱讀媒體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覺得我個人對書有很多的感情，因此我會願意給書最大的機會，我不會讓自己的成見去決定一本書，那也因此開卷的書單裡面，常常就會有一些，別的版面不會照顧到的書出來，或者一些小出版社的書出來，那我覺得這個部分~~當你一個年度好書攤開來，看起來好像時報的書很多，大塊的書很多，那但是呢，其實每年或每隔個一、兩年都會有一個~~很驚訝它怎麼會跳出來的一本書，那我覺得會這樣的書特別高興，因為只有在對書真的充滿了情感和誠懇態度的一個工作的 team 裡面，這樣的書才會被推出來，我舉一個例子，當年小知堂出那個《惡童三部曲》，那個作家是這麼的陌生，如果不是因為開卷是這麼謹慎的看待一個作家，看待一個新的出版社，它不會進入每週的書欄，它不會從年度好書裡被選出來，對，還有一個作家叫錢伯斯，他寫了一本《在我墳上起舞》，那本書其實也是一本你完全陌生的作家，然後，那個作品因為帶著一點青少年色彩，今天，我真的不瞞你說，如果讀書人版真的就會被忽略了，他就會想，啊青少年的書嘛，可是在我們成人書的書評小組裡面，我讓一個書評委員帶回家去讀，因為當場沒有辦法決定，不知它是好是壞，那我這點也是我要再補充的，所以當場也會有一些書是沒辦法決定的，我們就會叫書評委員帶回去讀，那那個書評委員帶回去詳讀之後，回來大力推薦，結果我們每個人自己都還跑去買回來讀，連書評委員都自己跑去買來讀，然後那本書在那一年也經過了每週推薦，然後也變成了年度好書，那後來很多出版社就在出錢伯斯的書，好像那本書也是小知堂出的，小知堂後來又出了很多錢伯斯的書，我就會覺得，開卷因為對書有特別更深的情感，因此會給每一本書更謹慎的機會，那有些是很容易被媒體忽略的書，就會跳出來，那這個東西很細緻的，你沒辦法你不見得從每年的書單你都能檢視得出來，但是，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會對這樣的書能夠跳出來，更感到欣慰。(李金蓮主編)

附 17 : (《開卷》的年度選書?)

受訪者 A 描述：「中國時報是書擺在報社，然後我們花幾天的時間到那邊，他給你車馬費，還蠻優厚的錢，去那邊看，二十四小時開放，所以那邊就今年年度好書擺幾堆，然後你自己找時間去看。」然後就是開會的過程，受訪者 G 指出：「年度的書都開兩次會，就是說各組先開，然後又整個全部合在一起開，因為書評委員很多嘛，因為它年度每次公佈出來，大概有~~差不多十個書評委員，我看它三組，每組大概三個。」

附 18 : (每個人一份書單?)對，每個都有一份，這不會是完完全全的~~我必須要說因為這也沒辦法騙人的喔，因為它不會是個完全公平，或是甚至完全那麼客觀，甚至他不是個全面性的閱讀，因為我們不可能有某一個人他閱讀那麼多書，也不可能有一個人他完全是一個客觀的~~我太太出的書我不選他喔~~在台灣的社會其實還是很難擺脫的，可是我們這麼做，一方面希望用一個比較客觀的群體來選這本書，另外一個希望是用主觀的閱讀來看待這本書，因為閱讀它的確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私密性和非常主觀的行為嘛，所以這是我們書單的產生，那這幾年我們已經可以比較坦然面對有許多質疑的聲音，譬如說，你們為什麼會選這本書？那個薩依德的書那麼難讀，為什麼每一年他只要在台灣出書都去選他喔？甚至有些會說，在 1980、90 年代就已經出版了，在台灣比較晚被引進，那為什麼要選他？我們現在比較能坦然面對，是當然因為時間所累積出來，如果在第一年、第三年辦的時候，我們會覺得，對啊~~我們會想說~~可是當然十年之後，我們知道，那不會是哪一年發生的事情，它這一年發生的時候會到明年、後年一直累積下去，那我們現在就有比較大的自信。(蘇偉貞主編)

附 19 : (讀書人的年度選書?)

受訪者 A 表示：「我對它比較詬病的方面，相較於中國時報的地方，因為它年終的時候只寄給你一張單子叫你勾十大好書，我覺得這樣不對啊，因為我有些書我沒看過啊~~我覺得應該分類啊，像是社科啊，文學的我覺得它是好書不是好書，不應該有任何影響，因為我沒有判斷的能力嘛，不能說因為我寫過書評，就夯不啣噹一堆書看~~」受訪者 H 也表示：「《讀書人》他是年底的時候發，讓我們推薦，然後你寄去的時候他再把書填一填，然後發給學者專家去打勾，那學者專家他怎麼知道那個？結果很好笑就是，這些學者專家通通跑過來問出版社的主編~~對啊，你覺得哪本書比較好看？因為，譬如說我做科普的，我會知道今年的科普出了哪些書，我也會知道因為這些是我的市場競爭者，所以他們會來問我們，那不是變球員兼裁判？有被問到的人，那如果是說，好，我很公平的那就算，如果我是覺得，機會來了，落到我手中了，然後再透過那學者又寄出去到《讀書

人》那邊，然後十大好書就這樣子出來~~」所以他認為這是個值得議論的地方，而且針對結果統計的部分，似乎也沒有明確的數據公佈，受訪者 A 覺得這樣缺乏公信力，「那萬一我影印，然後我跟出版社掛勾，然後我就寄了一百張給他~~或什麼之類的，那他看得出來嗎？然後他沒統計數字啊，就這個得幾票~~《開卷》都有票數啊，但他後來不一定公佈，但他都有票數，沒有票數公信力就會有一點問題，那就跟我們社會科學作民調一樣嘛~~」

附 20 : (中央日報年度選書?)

曾擔任過 2000 年年度好書決選委員的受訪者 A 這麼回憶：「中央日報那次他們的年度好書，我覺得還做得還不錯，中央日報是最大方的，把所有的書送給你，候選的書四十幾本，」他描述道，「那時候六個還七個書評委員，每一套都快遞送來呀，所以就在家看啊，中央日報作得最好是這個部分~~那中央日報全部送給你，你要劃線幹嘛都可以~~為所欲為，然後到時候他還給你車馬費，所以賺到書又賺到車馬費啊，我覺得中央日報在這個制度上面，我覺得最體貼書評者，因為我的時間是我自己控制嘛，」然後是開會決議的部份，「中央日報到後來，他送書給你之後，那有一天會叫我們去咖啡廳吃飯開會，開會呢就一本書一本書討論，就先投票，然後最後再投出來，中央日報在最後也做得很好，那大家就在說服人家，我們就幾個坐一排，坐在那邊，說你覺得這本書好你覺得為什麼~~就沒過半數的書，那我覺得不好為什麼，或者過半數的書會建議說，有沒有人反對意見的，覺得這本書不該列入年度好書~~我覺得這樣就很好啊~~」

附 21 : (目前三報的選書?)

受訪者 H 這麼表示：「選書就是有個問題啊，到底要怎麼樣的選，才會選得面寬然後又是切合讀者的需要，那是一們很大的學問，但是又不失說，耶，我是主導這個風氣的，因為你是書評嘛，你總是希望說引導整個閱讀示範~~」在他看來，目前的年度選書影響力已漸小了，「不大，就編輯來講的話，其實最終回歸到就是說，我上了你的那個讀書版，到底會不會在我的銷量上面增加嘛，對不對？可是，我跟你講，在十幾二十年前的時候，那時候你要是選到《開卷》年度開卷好書，大概可以再增加一版，再多印兩、三千本是沒問題的，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大家也無所謂了，因為你只要去問你旁邊的人嘛，十大好書你看了幾本？像我的話我常常是，我一本都沒有看過，對啊，或者是說看也很少超過五本的，對啊，那整個社會已經是不一樣了，因為你十幾年前的話你出版的數量跟現在不一樣，那整個類型閱讀的話有很多很多種，所以你看看，偵探小說是一定不會十大好書嘛，真是豈有此理！可是多數人的話他會覺得，有些偵探小說真的非常好看，可是永遠~~我從來沒看過一本偵探小說入選嘛，因為他們

就是覺得漫畫是休閒，其實，只是你們不曉得，你們這些學者專家不曉得，人家漫畫已經到了什麼樣的地步了，對不對？那就沒辦法了啊，所以說你有很多東西沒有辦法包括進去，對啊，最終的結果是你們自己玩你們自己的，那大家就，喔，選上了就選上了，影響力也就小了~~」

附 22：(書評者的選擇？) 比如說我們書評會議，不是都會推薦寫書評的人？然後我們慢慢累積寫書評的人，那我每一年都會在今年度來的書評裡面，找出來我覺得寫得很好的人，那這個寫得好有一些條件，當然除了文筆好見解好以外，你會感覺得到他有寫書評的動力，那，或者熱情，當他有寫書評的熱情的時候，表示他其實有持續在關注這些書籍的出版，那這樣的人，我其實做了很多的簡報，一份一份的，那這個時候我就會考慮就把他請來當書評委員，這是一個方式；那第二個方式，就是我們前一年的書評委員他們來推薦，那他們推薦對《開卷》來講就會有很多生力軍加進來，那他們推薦會有個好處就是，他們很知道他們周邊的朋友他們的專長是什麼，他們的興趣是什麼，他們的狀況是什麼，所以他們很多人是從上一輪的人推薦而來的；那第三，我也勤於做簡報，很多常常在報紙上發表言論的人，那我只要感覺到他很樂意去做~~這種類似社會大眾工作的人，文筆好見解好，我也會做簡報，也會特別去留意，那這樣的人我不會貿然把他找來就是，還是會先去寫書評，然後，看看他對書的感情，那我覺得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工作，這個工作讓開卷十幾年來，大概已經超過了兩百位，甚至有更多的學者來參與開卷書評小組跟年度評選的工作。(李金蓮主編)

附 23：(因為書評者很難找，所以重複性高嗎？) 我覺得這是一定是必須的，因為你不可能找一個它不嫻熟的去寫，你會常常去跟他合作，一定是有他的優點，而且，我覺得閱讀是一種累積，其實是訓練他們也訓練我們，他會就由這樣的不停的~~如果它是個外文書的話，他其實是對那本書幾乎也都看過了，只是轉換成中文，靠著翻譯或什麼的，那如果是中文書的寫者的話，我們想想看，如果我們出一個白先勇，我們突然找一個新生代來評他，對白先勇的閱讀的方面是不夠的，而且其實裡頭還有很大一個是閱讀的情境，那他對那個情境，甚至是創作的情境，不見得是那麼貼切的去了解，同時，還有一個，我們也要相對的尊重這個創作者，我們當然也希望有新的聲音，可是呢，我們其實也必須要看，他也寫得那麼久了，我們當然也必須要找一個相當的人來反應他的書寫，就像是年輕的一代作家我們也會找比較年輕的一代，因為他~~當然不是說街上隨便亂抓一個人，而是說他一定~~你要知道他們倆是比較貼近的，評論者也比較貼近創作者，他的整個書寫的情境、書寫生命的特質~~這都是我們在找書評者要考慮到的。(蘇偉貞主編)

附 24 : (書評者的尋找?) ~因為閱讀那本書，一般對我們來講不會是問題，只是說你喜不喜歡他而已，~對這個書評版的主編或編輯來講，那應當那是他最親的一個工作，因為閱讀反而是一個最親的工作，你要找什麼人來評它，找對的人評它~而且我們也做商業啊、自然科學那些，不僅僅是文學，所以，找那些科普類的作家，剛開始真的是弄得焦頭爛額，那還好喔，台灣的教育非常特別，我們早期大概前二十年~諸如此類，我覺得那時候的通識教育對我們~我們在這件事情上反而看到~當然我們今天不是要談教育喔，可是，我反而在這件事情上看到通識教育的可愛之處、優點，有些學科學的人，非常喜歡文學，而且他的文筆非常的好，那他的文筆好可能跟他的閱讀，或他在高中或其他時刻必須要練作文啦或必須要背那些東西有關係喔，可能他自己本身的傾向，所以有好多學科學的人，反而會覺得他的文筆非常精鍊喔，那他們正好，才，因為對閱讀的喜歡，那他們在海外的時候或多或少都看過一些~因為那時候很孤寂嘛，他不可能訴諸於科學來排遣寂寞，他反而會訴諸一些文學的~因此呢，我們認識一些類似這樣的人，因為他訴諸於文學，他對文學就會有喜好，所以他也很喜歡寫一些東西，用文學表達他的意見，對，所以就靠這些~才突然發現以前那一種通識蠻不錯的，聯考蠻好的(笑)~

(即使是科普書，也要寫得...) 科普書要寫得人家看得懂，不能像公式、寫公式在上面，所以他們寫東西我覺得蠻不錯的

(算中生代?) 差不多，現在要找新的，就是比較年輕一代唸科學的，甚至是寫科普的那些比較難，我們找來找去，文學的比較容易，文學比較新的，像那些六年級呀、五年級後段的都出來了，但是科普的仍多停留在四年級，他們是最有文采的一代(笑)，而且，最守信用，學科學的非常守信用，你請他寫書評，他都非常準時的交，而且非常準確，他不會~因為他們的訓練嘛，他們會學，譬如說請他們寫一千兩百字，他們如果多了幾十字，會請我們刪，那學文學的，如果你請他們寫一千兩百字，他往往會寫到了一千六或一千八(笑)，所以我現在有點擔心，書評再多下去喔~對，他們這一代的~你看像吳大猷他們，他們的文筆都非常好，老一輩學科學的人，他們有那種文學上的訓練~ (蘇偉貞主編)